水牛少年文庫2
水牛出版社

印度王子與神猴

徐速 改寫

水牛少年文庫2
水牛出版社

印度王子與神猴

徐速 改寫

少年文庫2

印度王子與神猴 徐速

水牛出版社

■國小高年級讀物
■內文注音附插圖

印度王子與神猴

本書取材自古印度兩大史詩中的「羅摩耶那」。內容是記述王子羅摩與神猴哈奴曼迎救王妃悉達如的神話。這個神話在印度可以說是家傳戶曉，比西遊記封神演義在中國還要深植人心。這不僅是它的趣味性，而且它的道德精神，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也發揮很大的影響力，至於它的文學價值，在世界文壇上早已奠定不朽的地位了。

特價85元
美金4.30 港幣14000

水牛少年文庫

1.①世界民間故事集
②世界民間故事集
③世界民間故事集
2.印度王子與神猴
3.小楊與野馬
4.櫻桃園
5.卡林諾先生的馬戲團
6.中國民間傳說
7.淘氣的麗莎(上册)
8.淘氣的麗莎(下册)
9.柯家小弟
19.荒島歷險記
11.牧夢
12.天使星座
13.巨人保羅
14.愛的微笑
15.忠狗復仇記
16.少棒訓練與比賽
17.鑽石奇案
18.奠石奇遇記
19.歐茲國的鐵樵夫
20.綠野仙鄉歐茲國
21.小王子
22.獃子伊凡
23.基度山恩仇記
24.神奇的老馬
25.妖怪與冒險故事
26.青鳥
27.蘇菲亞的故事
28.湯姆探險記(上册)
湯姆探險記(下册)
29.恐龍探險隊
30.金星探險記(上册)
金星探險記(下册)
31.神秘歐茲國
32.阿法那雪夫童話
33.荒野大樂園
34.五小冒險海島・地牢・黃金
35.五小冒險機密與地道
36.五小冒險逃亡破大案
37.五小冒險偵破走私團
38.五小冒險篷車・隧道竊案
39.歐茲國的稻草人
40.歐茲法師地底歷險
41.歐茲的魔術
42.少年偵探團
43.短篇童話傑作選
44.奇異的科學
45.石之花

封面設計／高旭蔚

水牛少年文庫

2

印度王子與神猴

徐速 改寫

水牛出版社

目次

前言……徐速……一

印度王子與神猴

求子……一
神仙打官司……四
羅摩王子的誕生……五
王子的婚事……八
王子要繼位了……一一
凱姨向十車王要求一件事……一五
狠毒的婦人……一八
災難來了……二〇
放逐……二四

寃魂出現……二七
二王子回國……三六
鞋子做國王……四〇
森林裏來了一個女妖……四三
衆妖大戰王子……五〇
火海對人海……五六
馬力設計搶息姐……六〇
十頭魔王大戰鷹王……六八
羅摩思念息姐……七三
得到了息姐的消息……七七
熊精偷襲羅摩……八一
猴國大戰……八五
息姐在苦難中……九四
猴王背義忘信……九六
猴軍遠征……九九
蛇母擋路……一〇一
神猴計騙羅刹女……一〇五
拉伐那向息姐求愛……一〇九
哈紐曼的歌聲……一一二
神猴大鬧魔宮……一一四
火燒神猴尾巴……一一六
面臨大海……一一八
造橋渡海……一二六
兵對兵將對將……一三五
牛隊衝鋒……一三七
飛來一條小蛇……一四三

神猴二次探魔宮……一四九
神猴變大豬……一五一
劫獄……一五九
愛吃眼睛的小野狼……一六一
眞假神猴……一六四
交換三個條件……一六七
以哭止笑……一七四
陀羅討戰……一八三
大破蛇箭……一八七
打賭……一九〇
十頭魔王出陣……一九八
魔法……二〇四
毒氣戰……二〇七

拉克慘死……二一〇
回生草……二一三
偷營……二一六
起死回生……二二三
決心殺死息姐……二二八
閉目等死……二三三
羅刹國的救星……二三八
康巴喀那……二四一
羅刹美女……二四六
巨魔上陣……二六〇
猴軍慘敗……二六三
多情的妖女……二六九
各打三拳……二七五

將計就計……二八五
到了一間密不透風的大屋……二九〇
鐵石心腸……二九四
啄眼睛的蒼鷹……二九九
七十三變……三〇一
龍爭虎鬥……三〇七
活葬……三一一
決戰……三一三
愛與罪……三一八
大破楞伽城……三二一
魔鬼的下場……三二四
自焚明志……三二八
回國……三三二

前言

在世界文學名著中，東方的印度史詩與西方的希臘史詩是交相輝映的。但是，由於文化傳播的關係，希臘的伊里亞特和奧特賽在中國的譯本已很普遍，一般人也可以從「木馬屠城記」之類的電影中看到荷馬史詩的片斷，但對印度史詩羅摩耶那（Ramayana）與大戰書（Mahabharata）卻很陌生。

雖然，我國佛典雜寶藏經中的「十奢王緣」與六度集經的「未名王生經」，都有關於「羅摩耶那」本事的記載，但一般與佛學不多接近的讀者很難得見到，而且也止於「本事」而已！

印度史詩流傳遲滯的主要原因，因爲原本是用深奧的梵文寫成的，在翻譯上很困難，而且卷帙浩繁，直到現在英譯精校本還沒有全部出齊，那已經費去從事這一工作的學者們的二

十年功夫了。

筆者讀到的印度史詩的情節，還是近年印度研究社出版的糜文開教授的「古印度兩大史詩」的中譯本。

糜譯的兩大史詩，採用節譯的散文體，使我們對於欣賞印度史詩有一個初步認識，在溝通中印文化的觀點來說，糜教授的功蹟是不可磨滅的。

本書就是取材於糜譯的「羅摩耶那」，參考我國神話小說的格調，再加上文藝創作的想像力，以及迎合出版者指定的讀者對象的興趣，改寫而成。

事緣於一九五四年夏，香港「少年雜誌」的編者，要我給少年讀者寫一點關於西洋神話的傳說；在當時，以少年爲對象的讀物很時髦，時尚所趨，筆者也被捲進這爲「少年文學」而創作的高潮裏。

許多西洋神話的故事，都被人一寫再寫，大多不合刊物要求的新奇標準，於是，引起我改寫印度史詩的動機。

在兩大印度史詩中，我選擇了羅摩耶那，因爲另一史詩摩訶婆羅多（大戰書）情節很複雜，場面也不易處理。羅摩耶那比較單純，而且故事也適合中國人的口味。

羅摩耶那原本共分七大卷，四萬八千行，比荷馬的伊里亞特長三倍，在世界史詩中佔第二位，（第一位是「大戰書」共十八卷，二十萬行。）詩中自敘是印度隱士梵爾密寇所作，成書大約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這首史詩的內容是記述王子羅摩與神猴哈紐曼迎救王妃息妲的神話。這個神話在印度可以說是家傳戶曉，比西遊記封神演義對中國人民的印象還要深刻得多。當然，這不僅是它的趣味性，而且它的道德精神，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也發揮很大的影響力。至於它的文學價值，在世界文壇上早已奠定不朽的地位了。

據胡適先生考證，我國西遊記與羅摩耶那史詩甚有淵源，西遊記的孫悟空與神猴哈紐曼

頗多相似之處，糜文開教授在「羅摩耶那在中國」一文中甚至研究到哈紐曼的騰空法與孫悟空的「斛斗雲」都是一式的跳水姿式。這未免有點過於穿鑿附會，但不可否認的，印度文學透過佛教文學對於中國唐宋以後的文學作品確實有很大的影響。

改寫伊始，並沒有作爲出版專書的打算。只是針對着少年讀者的閱讀水準和興緻，所以在文字上力求淺顯，情節上也諸多渲染。有許多地方，筆者曾作大膽的「補充」，現在出版成書，讀者羣擴大了，深怕以僞亂眞，在這裏必須聲明一下：

一、本書簡化了故事人物的譯名：例如十車王的第三子拉克什曼那（Lakshmana）簡稱拉克，第二王妃凱蕊姨簡稱凱姨，羅刹女蘇巴伽簡稱蘇巴娜。至於許多難記的印度諸神的名字，與羅摩放逐時所行經的地區，都被刪減了。

二、十頭魔王拉伐那的家系與楞伽國的政府組織，原書中沒有完整的交待，以至後來卞皮沙的起義，康巴喀那的出現，都使讀者看來很突然。所以筆者在開頭將他們寫成拉伐那四個結義弟兄，並且在性格上簡略的介紹一下，這是與原著不同的地方。

三、原著故事的戰爭場面，到哈紐曼造橋渡海，經過兩次會戰便草草結束了。筆者覺得份量不夠，所以加重了這段情節的描繪，創造出哈紐曼與康巴喀哪鬥法鬥智的場面。

四、哈紐曼探魔宮，尋找息妲，原書是變成一隻貓爬進去，後來在一棵大樹上唱歌給息妲聽，貓會唱歌？因此筆者將他寫成先變宮女問路，再變一隻鳥唱歌，我想，鳥唱歌似乎比較合適些。

五、原書中哈紐曼變貓探魔宮，給筆者一種想像力，所以筆者加插了「二探魔宮」，變大猪救卞皮沙，這些情節都是原書沒有的。

六、戰爭結束，救回息妲，本已成了「大團圓」的局面，所以本書也到此告一段落，但原著後面還有許多曲折，大意是羅摩和息妲回國後，人民懷疑息妲的貞操，又被放逐森林；及至後來羅摩懺悔戰爭中殺戮的罪行，舉行馬祭，那隻周遊大陸的黑馬在一處被人强佔了，

又引起一次戰爭；而與他對手的兩個少年，恰恰是他親生的兒子。這樣，證明了息妲的無辜，但息妲深感生命痛苦，祈禱地母收容她，於是大地裂口，息妲乘四蛇寶座，自沉成仙。羅摩也因悲悼息妲，馬祭後有仙鳥接引，升入天國……。

除了上面舉出幾點，還有很多細節的改動；不過，故事大體上還算保持了原書的脈絡。至於情景的描寫，文字的組織，當時爲了針對少年讀者的閱讀水準，那就談不上什麼文藝價值了。當然，這是我感到深深遺憾的，好在英譯本和糜著的中譯本到處有售，本書只可做到一點普及推廣的作用罷了！如有可取的地方，那完全是原著的成功，如果改寫不好，只好由筆者負責了。

徐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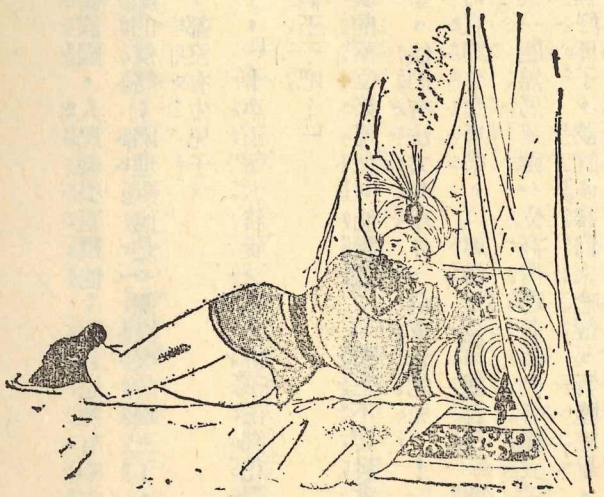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四月

印度王子與神猴

求子

在三千以前，印度也像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分成許多小國家。當時靠近尼泊爾西部的地方，有一個富强的國家，叫做皮薩羅國，它的京城設在阿玉陀。

阿玉陀是一個熱鬧的城市，車水馬龍，櫛宇相接。皇帝住的宮殿，更是巍峨雄偉，御花園中到處是奇花異草，引人入勝，眞可說是人



十車王爲國憂。

間的天堂。

國王的名字叫十車王，爲人誠實溫和，辛勤謀國，人民都很喜歡他；而且他擁有强大的軍隊和許多忠心於他的謀臣勇將，絕不擔心隣國的侵略；照理說他是一個快樂的國王了，但是他心裏卻充滿了憂愁，因爲他娶了三位王妃，都沒有生兒子。

「神啊！全能的神啊！請你賜給我一個兒子。」十車王每天清晨黃昏，徘徊在御花園裏，默默的對着上蒼祈禱：「請賜給皮薩羅國一個王子吧！」

十車王的心事，感動了天上的諸神，皇宮裏的兩位祭司便向他說道：「國王不要發愁，我們可以舉行馬祭，請求諸神下界來商討這件事，他們有法力賜給你一個寶貴的兒子！」

十車王當然高興的答應了，並且叫兩位祭司立刻準備馬祭。「馬祭」是印度古代一種隆重的祭禮儀式；事先選定一個月圓的夜晚，找到一匹黑馬，由一位高僧牽着牠到各處去遊玩，到了第二年才回來；然後設好祭臺，選定一個好日子，請許多和尚來唸經，行禮完畢，才由皇后親自持刀將黑馬殺死，其餘妃子幫助她將馬肉一塊塊割下來投入火焰裏。

一年以後，「馬祭」的儀式開始了，十車王在羅兪河搭起一座高大的祭臺，祭臺上點起雪亮的火炬，擺滿了供神的祭品。那匹黑馬雄糾糾的站在臺下，四面站着隣國觀禮的國王和貴賓，還有成千成萬看熱鬧的羣衆。

馬祭在莊嚴的氣氛中進行着。一輪明月照在清澈的河水上，皇后珂莎雅手裏的鸞刀發出一縷縷寒光，和尚唸經的聲音由低沉而漸漸高亢。

祭禮完畢，接着是招待諸神，一會兒，風神、雨神、雷神、火神，以及天國的聖人和祖先的神靈，都騰雲駕霧而來。

這些神仙們，聽到祭司們的懇求文，吃了十車王的祭酒，都滿口答應他的請求，而且一下子就答應給他四個兒子，喜得十車王連聲道謝。

神仙打官司

神仙們辦完了公事，又忙着辦私事去了。因爲諸神間也有衝突，有時候還要打官司，他們商量一起到最有權威的天神——婆羅摩——那裏去控告十頭魔王拉伐那的暴行。

拉伐那原來是一個苦修而成的十頭怪物，婆羅摩爲了獎勵他這種苦修的精神，公告諸神和魔鬼都不能傷害他；可是拉伐那卻藉此行兇，他命令死神閻摩做他的奴隸，火神、風神，以及太陽月亮都要服從他；並且壓迫諸神，阻礙祭禮，鬧得不成樣子。諸神曾經將他的罪行報告婆羅摩，但是婆羅摩很爲難，因爲他已經答應過這位魔王，對他也無可奈何；這一次諸神正式向他提出了控訴，祇有指點他們去請教宇宙之神毗濕奴。

宇宙之神看到諸神的哀求，心中着實不忍，也就義不容辭的說：「好啦，我答應拯救你們，我知道婆羅摩當初答應拉伐那時，曾經說過諸神和妖魔都不能侵犯他的諾言，但沒有說明人類和猴子。好吧！我們只有利用這個空隙了，現在你們一個個都下凡去變成猴子，我呢！」毗濕奴想了一想，計上心頭，於是他微笑的說：「你們不是答應給十車王四個兒子嗎？現在，我就分身爲四，投胎做他的兒子，等將來我和那個魔王戰鬥時，你們來幫我好了……」

羅摩王子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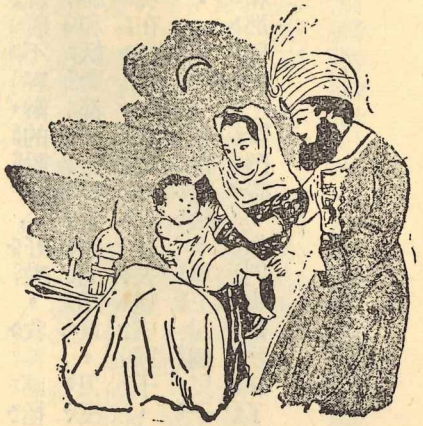
說也奇怪，自從馬祭以後，三位王妃果然都懷孕生子，王后的兒子取名羅摩，西宮的兒

子名叫婆羅多，東宮生了雙胞胎，一名拉克，一名沙德路。

當然啦！全國人民爲這件事都高興得瘋狂了。整個京城，掛燈結采，大排喜宴，有的演戲，有的舉行舞會，所有學校、商店都放假三天以示慶祝。

十車王的四個兒子以羅摩生得最美，不但是五官端正，而且有一種靈秀之氣。祭司們發現他的面貌很像宇宙之神毗濕奴，都驚異他將來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領袖。

可是，這位小王子的脾氣卻很奇怪，他從不喜歡普通的玩具，每天晚上總是向天空伸着兩隻小手要拿月亮來玩，拿不到就大哭大叫，誰也沒法子哄他。後來還是一位聰明的大臣拿着鏡子放在他的手



十車王高興的看着新生的王子。

中，鏡子裏反映出一個月亮，這位小王子以爲眞的拿到了，才滿意的停止哭泣。

京城裏的人聽了這件王子玩月的故事，都相信羅摩王子將來一定是一個志向很大的君主，能爲人民帶來光明與福利，對他都寄以莫大的希望。

果然，羅摩王子在少年時代，已經很出人頭地，他小小年紀便學會文學、音樂、跳舞、繪畫……在全國比賽中都得到冠軍。再過幾年，羅摩開始學習軍事，他的劍術和騎術，連全國最優秀的軍官都不是他的敵手。

就在這個時候，隣國受到羅刹女的擾害，派人來求救兵，羅摩自告奮勇，在森林裏和羅刹女苦戰三日，終於將女魔殺死，只有駙馬馬力逃去了！這一來聲威大震，不但贏得全國人民的愛戴，連諸神也欽畏他的本領。

王子的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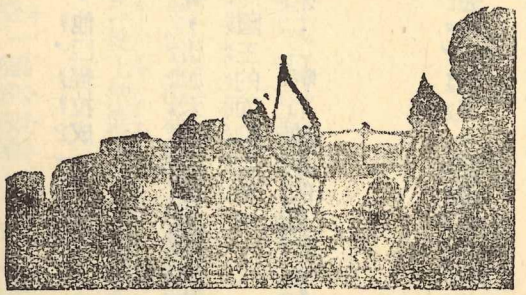
羅摩王子長到了十六歲，按照皇室的老規矩，要給王子娶親了。國王和大臣們爲了這件事，開了許多會議，都沒有選到合適的對象；後來打聽到毗提訶國有一位美麗而賢慧的公主，現尚待字閨中。本來，以羅摩王子的身分和本身的條件，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毗國的國王卻是一個高傲而頑固的人，他拒絕所有的求婚者。他曾說過：公主的婚姻完全由她自己的命運來作決定，不一定非要嫁給王子，到時他自有妙計選婿。

一天，機會到了，羅摩王子和他的兄弟，到毗提訶國參加一個大典，在盛會中，毗國國王賈納楷將公主息妲介紹給貴賓們認識，並且當衆宣佈說：「我現在有一個神弓，從來沒有人可以拉開它；如果那一位有力量拉開它，我便將我的女兒息妲嫁給他。」

參加大典的許多賓客，都想娶這位美麗的公主，但是誰都知道沒有力量拉開神弓，就在這時候，羅摩王子突然站起來說：「國王，我可以試試嗎！」

賈納楷看着這位英俊的王子，微笑着說：「可以的，不過我看你的希望不大呢！」

於是，國王立刻命令一隊衞士將那個大弓取來，不一會，一輛八輪鐵車拖着一架龐大無比的神弓來了，參觀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但是，羅摩王子卻神氣自若的捲起了衣袖，拿起弓，扣上弦，運用他的臂力，祇聽得喀喀一聲，弓弦漸漸的被他拉動了。



羅摩王子拉開神弓

「好啊！好啊！」參觀的人都驚奇的喝起彩來。

羅摩王子一語不發，他的眼睛注視在張開的弓弦上，不一會，他已經拉成一個圓形了。

「哎呀！」看熱鬧的人驚叫一聲，就靜默下來。

好個羅摩王子仍然是面不改色，拼命的向外拉，忽然霹靂一聲，仿如天塌地崩，當場的人都嚇得跌到了，原來這個神弓已折爲兩段，羅摩王子拿着折弓向國王的面前走去。

「這的奇蹟啊！」賈納楷國王擁抱着羅摩王子，失聲的叫起來：「啊！神勇的王子，你現在是我的女婿了！……」

羅摩王子望着美麗的息妲公主，內心充滿了快樂與幸福。

「啊！」國王高興得擦着眼淚說：「好吧！來人呀！快點去通知十車王，請他來參加婚禮，我們以前是老朋友，現在又是親家了。」

快樂的婚禮在賈納楷王宮舉行了，而且息妲的妹妹們也嫁給了羅摩的弟弟們。

四對夫婦婚後都很幸福，尤其是羅摩王子和息妲公主。

王子要繼位了

光陰過得眞快，羅摩王子已經長成一個精壯的青年，而十車王又年邁體衰了。有一天，國王召集朝中大臣，商量繼位的人選問題。

羅摩王子是十車王的長子，按照國法應該是皇位的承繼者。全體大臣都贊成羅摩卽位，十車王也滿心高興，立刻下詔書通知全國人民，並且吩咐羅摩當天晚上偕同妻子息妲到聖廟裏住一夜，第二天就舉行登基典禮。

全國人民聽到這個好消息，都高興萬分，他們認爲國家有這樣一個好領袖，一定能爲人

民謀福利。於是，家家戶戶都舉酒狂歡，張燈結彩，慶祝這件喜慶大事。

可是，當千千萬萬人的歡呼聲中，卻弄惱了一個凶惡的老婦人，這婦人是二太子婆羅多的褓姆，名叫蠻太爛，生得奇醜，短頸子、扁胸膛、大肚子、斜眼睛，不但相貌長得難看，心腸更爲毒辣。當他看見全國人民這樣擁護羅摩，想到她從前曾經虐待過他的事，將來她在宮中便沒有地位了；越想越氣，氣極生怨；這個老惡婆便眉頭一縐，計上心來。

當夜，她找到二太子的母親西宮娘娘，裝着誠懇而驚惶的樣子說：「哎呀！我的主人呀，大禍臨頭了，你還在這兒做夢啊！」

「什麼事？」凱姨也被她嚇獃了：「我最忠心的褓姆，有話快說呀！」

「你看見全城人民都在狂歡嗎？」

「看到的！那是慶祝明天太子登極，剛才我還陪皇上喝酒哩！」

「大概娘娘飲得太多了！連心也醉了！」老惡婆緊張的說：「娘娘！你沒有想起羅摩太子做了皇帝後的情形嗎？」

「那很好！」凱姨毫不在意的說：「我也算是他的母親啊！」

「但他不是你親生的兒子！」

「那會怎樣呢？」

老惡婆輕輕的關上房門，跪在地上說：「娘娘啊！羅摩王子不是你親生的兒子，他得位後，那會將你看在眼裏呢？……」

凱姨一聽這話，酒也嚇醒了。

「你的意思是，他做了皇帝，便要壓迫我們了！」

「因爲你的兒子是第二個接替皇位的人，」老惡婆睜起圓圓的斜眼，眼睛裏放出一道凶光，但還裝出誠懇的樣子，說：「娘娘！請你想想，羅摩要想永遠做皇帝，一定要害死二太子，要害死二太子，就要一定先將你逼死，這不是一定的道理嗎？就連我這老婆婆，他也不

會輕饒的，因爲我是二太子的裸姆呀！」

「我的兒子現在外國旅行，等他回來再商量好嗎？」

「那就什麼都完了，羅摩不會讓婆羅多回來的，你要不先下手，恐怕永遠看不到二太子！」

這一番話，將西宮娘娘凱姨嚇得冷汗直流。

「那怎麼辦呢？」凱姨慌作一團。

「很簡單！」老惡婆斬釘截鐵的說：「請皇上收回他的命令，要你的兒子繼位！」

「這樣大事，皇上怎麼會答應呢？」

「他會的！」老惡婆微微一笑：「我知道他會的，請娘娘想想看，你忘記以前的事情嗎？」

凱姨凝思一會，說：「如果他不答應我？」

「他會的……」變太爛附在凱姨耳上低低私語。

「唔！」凱姨被變太爛提醒了，驚喜交集的點點頭。

「下決心吧！娘娘！天快亮了！」老惡婆伸一伸懶腰，將一條美麗的大紅外套披在凱姨身上。

凱姨向十車王要求一件事

天快亮了，宮外傳來了幾聲雞啼，兩個小宮女打着紗燈在前引路，凱姨憂愁的跟在後面；她們來到皇帝住的寢宮，看見十車王還沒有睡覺，正在檢點文件，大概準備明天親手交給羅摩的。這老頭兒一點也沒有倦意，面上還露出興奮的笑容。

「陛下」凱姨輕輕的走進來，跪在十車王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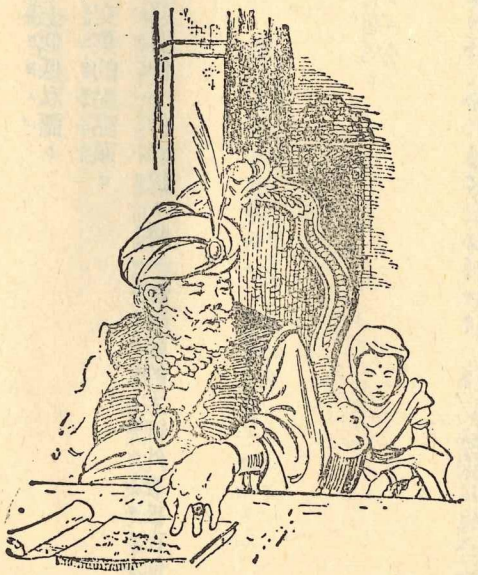
「啊！這麼晚了！你來做什麼呢？」十車王將他拉起來，輕輕吻一吻她的臉。

「我有一點事要求陛下！」凱姨又跪在地下磕一個頭。

「你要什麼，說吧！」十車王哈哈大笑：「我有的是金銀財寶，車馬絲綢，只要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不！我只要求一件事！」凱姨忽然流下了眼淚：「皇上不是要退位了嗎？」

「是的！」十車王說：「我老了。



●事件一求要王車十向姨凱

國家應該有一個新主人來管理！」

「陛下還記得從前的事嗎？有一次你和敵人打仗，重傷將死，那是我辛苦的看護你，才恢復了健康！」

「對啦！這是你一件大功勞！」

「當時，你親口說過由我提出任何兩個要求，你都會答應的，皇上忘記這件事沒有？」

「我永遠不會忘記。」十車王點頭說：「你現在就說吧！我還有權利給你的！」

「！」凱姨豎起一個手指，冷靜的說：「第一件要求，請你下令立我的兒子爲你的承繼人，明天就登基。第二件！」凱姨又豎起一個手指：「請你立刻下令，將羅摩驅逐到荒林裏去，十四年後才可以回來！」

「什麼？」十車王聽了這段話，仿如沉雷貫耳，眼前一陣昏黑，就暈倒在地。

狠毒的婦人

隔了好一會，十車王恢復知覺，他看見凱姨仍然跪在他的面前，他揉一揉眼睛說：「親愛的！我是在做夢嗎？一個可怕的惡夢啊！那些話眞的是從你那美麗的小嘴裏說出來的嗎？」

「是的！一點也不錯！」凱姨咬咬嘴唇說：「要不要再向你重說一次？」

「你這狠毒的婦人！」十車王憤怒了，像一頭發狂的雄獅，他大聲吼叫着：「你這狠心的婦人喲！我從前多麼的愛你，想不到你現在竟變成一條毒蛇；你忍心要破壞我們的朝庭制度，你忍心分開我們的父子，你不是想活活的將我逼死嗎？」

「請陛下冷靜一下！」凱姨冷冷的說：「如果你對救過你生命的人背誓失信，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將這情形向全國人民宣佈，假使你殺死我，你的名譽便立刻完了，他們都會背叛你、鄙視你的！」

「天啊！」十車王像一隻受傷的老鹿，他哀求的說：「賢良的妃子啊，你可以改換另外的要求嗎？」

「不可以，」凱姨堅定的搖搖頭：「我希望你做一個誠實的君王，如果你不答應，那麼在天亮之前，我就要宣佈，即使你現在殺死我，別人也會知道的。」

「天啊！是什麼魔鬼迷惑了她的心呢！」十車王哀哀痛哭：「我怎能忍心放逐我最得意的兒子呢？但是，我也不能對一個婦人失信，叫天下人都恥笑我！」

十車王不住的啼哭，凱姨却在一旁催促他快下決心。天亮了，太陽昇起來了，十車王嘆口氣說：「好吧！我答應你的要求，但是，我永遠恨你，拋棄你，連你的兒子也在內。」

「謝陛下！」凱姨向窗外看一看，在御花園的晨光中，他看見老惡婆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

災難來了——

天剛破曉，宮庭人員都忙着爲羅摩王子佈置加冕典禮，宮殿裏氣象一新，那張黃金寶座擦得明亮照眼，座上鋪上虎皮，上面遮着白色的傘蓋。軍隊集合在宮前的廣場上，等待新國王檢閱，全城的大象和馬匹都準備參加加冕遊行的行列，千千萬萬的人民聚集在街頭，等着看熱鬧。

「皇上醒了沒有？」首相蘇曼喜氣洋洋的跑進皇宮，迎面過見了西宮娘娘凱姨，連忙鞠躬的說：「我們文武百官都到齊了，請娘娘催一催皇上！」

「忙什麼？」凱姨怪聲怪氣的咳嗽一聲：「首相，傳旨將羅摩王子請來，皇上有話跟他說哩！」

蘇曼首相馬上派人轉告了羅摩。

「是！我立刻去見父王！」羅摩毫不疑心的向妻子息妲說：「親愛的，在家等着我，我去聽父親的吩咐！」說着，他吻一吻她的頭髮，便駕着馬車向皇宮馳去。

十分鐘後，羅摩在人民夾道歡呼中到達宮庭了，走進寢宮，一眼就看見十車王愁眉苦臉的坐在御床上，西宮娘娘凱姨陪坐在身旁。羅摩按照宮庭的禮節，跪下來給十車王磕頭，然後親吻凱姨的脚，凱姨却冷冷的笑一笑。

「啊！皇兒……」十車王忽然流淚滿面，嗚咽的說不出話來。

「兒臣罪該萬死！」羅摩惶恐的說道：「但不知什麼地方得罪父王，請父王恕罪！」

「你並沒有得罪你父親，」凱姨站起來說：「只是他不便說出他的意思，除非你先答應順從他！」

羅摩毫不猶豫的連聲答應：「父王啊，自古道，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父王有什麼差遣，兒臣雖粉身碎骨，也一定去做。」

十車王聽到羅摩的聲音，心如刀絞，雙手掩着臉，痛哭失聲。

「好了，我替你父親說吧！」凱姨冷笑的說道：「羅摩！你知道你父親是一個誠實的君主。當我救了你父親的那年，他立誓答應我兩個要求，現在我要他實踐諾言，我的條件是：一、要你今日放棄皇位，讓給你的弟弟婆羅多……」

羅摩王子打了一個寒顫，但他還冷靜的說：「請母后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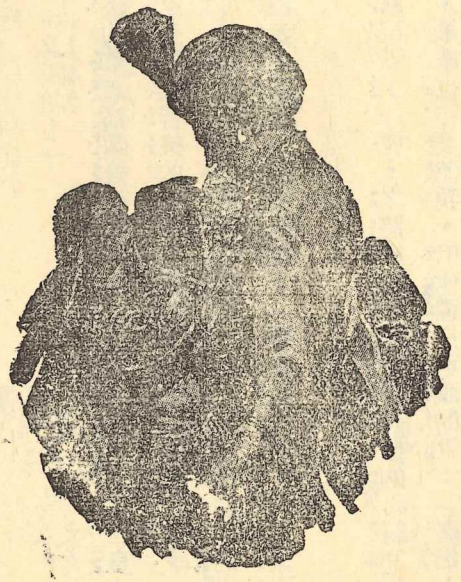
「第二、將你放逐到千里外的大森林去生活，十四年後才准許回國！」

「父王！」羅摩王子轉過頭來直視着十車王，嘴唇微微的顫抖。

凱姨不等十車王開口，立刻嚴厲的喊道：「羅摩！如果你是忠臣孝子，不准你提出任何意見！知道麼？」

「是！母后！」羅摩王子咬一咬嘴唇，鎮定的說：「兒臣今天就離開京城，到那森林裏去，請你安慰父親不要傷心，兒臣知道榮譽比皇位還重要，所以樂意服從父王的命令！」

「皇兒……」十車王已經哭不成聲了，他想抱一抱羅摩，但羅摩已經站起來轉身去了。



凱姨嚴厲的對他說，如果你是忠臣孝子，……。

放逐

當羅摩走出宮門時，街上等着觀禮的羣衆都圍着他歡呼：「吾皇萬歲，天佑吾皇！」羅摩的內心痛苦極了，但他仍然忍着眼淚苦笑的向羣衆揮手，匆匆的回到家裏。

「兒啊，媽多麼高興的看你回來了，快舉行加冕儀式了嗎？」皇后珂莎雅慈祥的說。美麗的王妃息妲也親自倒一杯美酒送給羅摩，微笑的說：「親愛的夫君，別太緊張，看你高興得流出眼淚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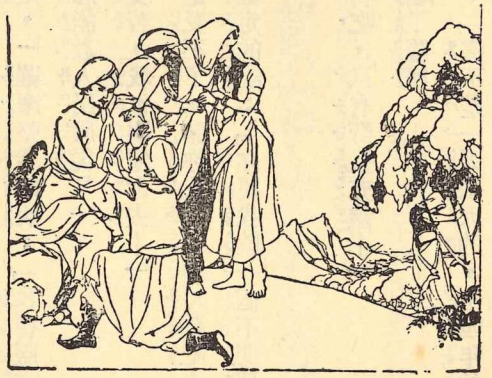
「不！那是爲悲傷而流的！」羅摩沉默了一會，才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的母親和妻子。

「天哪！」婆媳倆同聲的哭起來，羅摩也陪着流淚，但他還是勇敢的說：「媽媽！請你不要悲傷。」又回頭對息妲說：「哭什麼！你們應該鼓勵我勇敢的接受這苦難的來臨。」

「兒啊！你那裏懂得母親的心呢！」皇后珂莎雅悲痛的說：「我老了，你不能離開我去受苦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要去找你父親收回他的命令，我要用皇后的權力，將凱姨打進冷宮！」

「不能，媽媽！」羅摩搖着頭說：「你是我國的皇后啊；不能像沒有知識的老百姓那樣亂吵亂鬧的！」

「不！」珂莎雅哭了一會，擦擦眼淚，又冷靜的說：「羅摩！這個時代是青年人的，你不應該盲目服從一個老朽昏庸的父親，他現在已經變成那個壞女人的奴隸了！如果你不走，人民會擁護你的！」



來起哭着抱擁人兩媳婆雅沙珂和妲息。

「對的！哥哥！我們都效忠你，就照母親的意旨做吧！」三太子拉克和四太子沙德路也從旁說：「不然我們也要陪你到森林裏去。」

「現在二弟在外，朝中無人，你們兩個不能都跟我走，」羅摩堅定的說：「我要服從父王的御旨，保全他的信譽，不然，就是我得了王位，我怎能教人民服從？」

「夫君！」息姐也向羅摩說：「如果你決意到森林受苦，我也跟隨你去！」

「那不可以！」羅摩吻着息姐的額頭：「那個苦你是受不了，請你代我孝順母親吧！」

「不！妻子必須跟隨他丈夫分受他的災難！」息姐堅定的說：「你要我做一個不明理的妻子嗎？」

「那森林裏沒有人烟，只有毒蛇猛獸！沒有好的食物吃，只有野果充饑！」

「我不怕，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息姐勇敢的答覆了羅摩。

「你不要忘記了！」羅摩嘆口氣，向息姐和拉克說：「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十四年的悠長歲月啊！」

「那怕是受苦一輩子，」拉克、沙德路、和息姐都齊聲的說：「我們也不後悔的！」

「好！請四弟留下！」羅摩考慮一會，悲壯的說：「現在我去向父王辭行了！」

羅摩和息姐換了獸皮裝，向十車王辭了行，拉克也向他妻子吻別，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國，人民都憤怒悲傷，但又欽佩他的忠孝信義的行爲。

寃魂出現

十車王爲了實現了寵妃凱姨的諾言，忍心的將王子羅摩放逐到蠻荒的森林去受苦受難，可是，他也從此終日悲痛，不到一個星期，他的病勢越來越沉重，御醫們也感覺束手無策了

。

當十車王生命危殆的時候，有一夜，他在朦朧中忽然看見一個血淋淋的少年向他走來。

「你是誰？」十車王驚惶的說：「難道你是皇兒嗎？羅摩！是你的陰魂嗎？」

「難道你不認識我了？」那個陰魂悽凄的哭道：「十車王！還記得二十年前的事嗎？在你臨死的時候，我要你好好的回憶一下。」

十車王像受催眠似的，自己覺得又回復到少年時代——那時候他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王子，天天帶着隨從們到野外去打獵，他自幼就練成了一副射箭的本領，也是全國有名的神箭手；他的箭術神乎其技的，不要說百步穿揚的功夫，在夜間只要聽到一點聲響，向着那個發聲方向射去，絕對是百發百中的。

十車王學到了這樣的神技，自然是藝高人膽大，打獵時連衞士也不用帶了；往往一個人騎一匹馬，馳騁在山野，追逐那些凶狠的虎豹。

有一天，十車王又是一個人出去打獵，爲了貪戀黃昏的美景，天黑時才滿載而歸。在歸途中，經過一條小河，他忽然聽到河邊有潑剌的水聲。

根據他平時經驗的判斷，以爲是野象或者是野鹿在河裏飲水，要不然就是河裏的毒蛇發出的聲音。十車王夾緊了馬，熟練的抽出一枝箭，搭在弓弦上，朝着水響的方向，大喊一聲：「小畜生看箭！」

說時遲，那時快，弓弦響處，只聽見河邊草叢裏一聲大叫：「哎喲！痛死我了！」

十車王聽到人聲喊叫，不禁大吃一驚，急忙

十車王一箭誤射河邊的孩子。

催馬上前觀看，原來是一個孩子躺在血泊裏。

「小弟弟！你怎樣了？」十車王驚惶的跳下馬來，將這少年抱在懷裏。

「我與你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射死我？」受傷的少年向他發怒的哭叫起來。

「對不起！小弟弟！你爲什麼到這個地方來？」十車王又抱歉又慚愧，看着孩子蒼白的臉色。

「我……我是來舀水給爸媽喝的，他們的眼睛都瞎了，看不見路！」

「你住在什麼地方，我送你回去，」十車王也嚇得手忙脚亂。

「在那紅色的小木房子裏。」少年痛苦的向東南方指一指。

「這是我無心的過失，對你很抱歉，但我負責給你醫好！小弟弟！」十車王慚疚的說：

「我是太子，將來的國王！」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那少年向他鄙視一眼，又哀痛的說：「還不快點將我的箭拔出來！」

「好！」十車王急忙握住箭桿，向外一拔，那少年疼痛得火燒似地，在地下翻滾。

「怎樣？」十車王脫下衣服，裹住少年的傷口。

鮮血像噴泉似的流出來，這少年已經疼得不能說話了，他掙扎一會，指一指身旁的水罐，便大叫一聲，氣絕而死。

十車王無緣無故的傷害了一條人命，心裏也自然痛苦萬分，但什麼都遲了。這時，他看到了水罐，想起那少年的孝心，便舀滿了水，兩手捧着，一步步的向那座紅色的房子裏走去。

紅色的小房子裏面沒有一點燈光，慘白的月光從幽暗的窗口照進去，十車王看見兩個衰弱的瞎老人，躺在床上，在病中呻吟；十車王又懊悔，又慚愧，不覺的流出了眼淚。

聽見脚步響，那個盲目的老太太微弱的說：「孝順的兒啊！你怎麼來得這樣的遲？你的

爸爸和我都快要渴死了！水呢？快拿水給我喝！」

十車王不敢說話，將罐裏的水倒出來，送到他們的手裏。

「兒啊！」老頭子喝了一口水，摸一摸十車王的頭髮，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你眞是我們孝順的兒子，如果沒有你，我們不知道怎樣生活了！」

「你怎麼不講話呢？」老太太喝完了水，咳嗽一聲：「兒啊！講一講外界的新聞給我們聽吧！可憐我們這一雙沒有眼睛的人！」

十車王還是不敢開口講話，低下頭，輕輕的嘆口氣。

「是誰欺負了你？」老頭子從床上坐起來，拉着十車王的手：「告訴我，我可以去報告國王，因爲我從前跟他出征過，他一定會保護你的。」

「哎呀！」十車王輕輕的跪下來，在心裏默默的想：「我殺了一個對國家有功人的兒子呢！」

「你手上那裏來的這樣的戒指呢！」老頭子摸到十車王的手指，奇怪的叫起來：「是誰？你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呢？」

十車王實在不能隱瞞了，便硬着頭皮說：「唉！你的兒子被人殺了，但殺你兒子的人不是有意的！」

「什麼？」一對瞎眼的老人，同聲喊道：「天啊！誰殺了我們的兒子？」

「就是跪在你面前的人，我！」

「你是誰？」一對老夫妻都緊張的問。

「我是國王的兒子，……」十車王痛苦的將這段經過述說一遍，這兩個老人還未聽完，就昏過去了。

「醒來！醒來！」十車王將罐裏剩下的冷水，灑在他們的頭上。過了好一會，老頭子甦醒過來了，哭泣着說：「看在老國王的面下，我不將你的罪惡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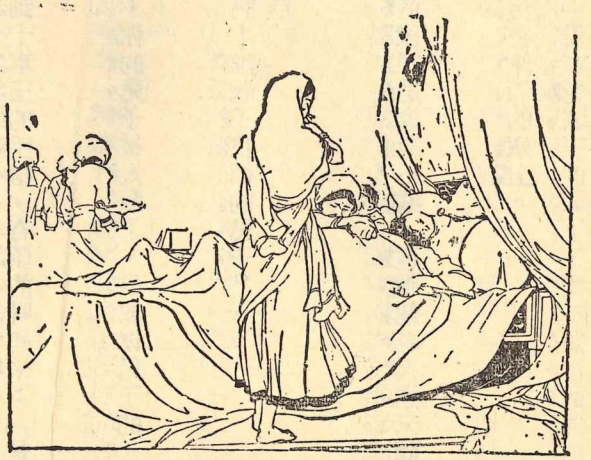
佈，但是，請你領我們兩個去摸一摸兒子的屍體！」

十車王沒可奈何，只有將他們領到小河邊，兩個瞎老人抱着孩子的屍身痛哭。

「喂！殺我兒子的人！」老頭子哭了一會，擦一擦眼淚說：「我現在要求你替我兒子舉行葬禮，我們的規矩是火葬，去多找些木柴來。」

十車王砍倒兩棵枯樹，燃燒起一堆柴火，瞎老頭子跪在地上合掌禱告，唸起經文，又洒些聖水在孩子身上。

葬禮完畢，老頭子向十車王像唱詩似的說：「十車王啊！你知道父母愛兒女的心情嗎？將來你會體會到的。現在你的權勢要我們忍痛含悲，將來你也會達到這同樣的痛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將來也要爲你的兒子悲慟喪命，來贖回你的罪惡。」



十車王自言自語的說，我的死期到了。

老人說完，便向他的妻子道：「可憐的瞎婦人啊！我們還有什麼留戀，跟我們心愛的孩子去吧！」老婦人點點頭，扶着老人，兩個人一縱身向火堆裏跳去……。

十車王從回憶中醒來，看見面前站着的那個少年，就是當年被他射死的那個孩子。

「還我命來，還我命來！」那少年大聲喊叫。

「是你？」十車王點點頭，低聲的說：「不錯，我的死期到了，但願你能原諒我的罪惡，讓我的死來贖回我的罪惡吧……。」

二王子回國

十車王死後的第二天，凱姨立刻派遣使者召婆羅多王子回國，這時候二王子婆羅多還在國外旅行，一點兒消息也不知道。

過了一個星期，婆羅多星夜趕回來了，他走進王宮，覺得情景大變，便懷疑的去叩見他的母親凱姨，凱姨故意裝着傷心的樣子說：「皇兒！你的父王已經很安靜的進入天國了，現在我們還在悲痛的紀念他……」

二太子婆羅多一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立刻就痛哭失聲，他伏在十車王的靈前，哭訴着說：「父王啊！原諒你不孝的兒子吧！我眞悔恨這次出遊，連見你最後一面都不可以了！」

凱姨急忙將二太子扶起來，一面勸止他哭泣，一面正色的對他說：「婆羅多！現在不是你悲痛的時候了，國家不可以一日無主，我派人召你回來，就是要你子承繼他的皇位！」

「怎麼？」婆羅多奇怪的看着凱姨：「我哥哥羅摩才能承繼父親的皇位，怎麼能輪到我呢？」

「傻孩子！這都是爲了你啊……」凱姨將全部的情形，詳細的說出來，說完後，她滿以爲婆羅多會高興的感謝她，想不到婆羅多臉色大變，額上的冷汗直流，急得雙脚亂跳，幾乎要瘋狂了。

「媽媽！」婆羅多急躁的喊道：「你那裏是愛我呢！我如果照你的辦法去做，我便變成了無義之人！全國人民都會痛恨我，我還有臉去見哥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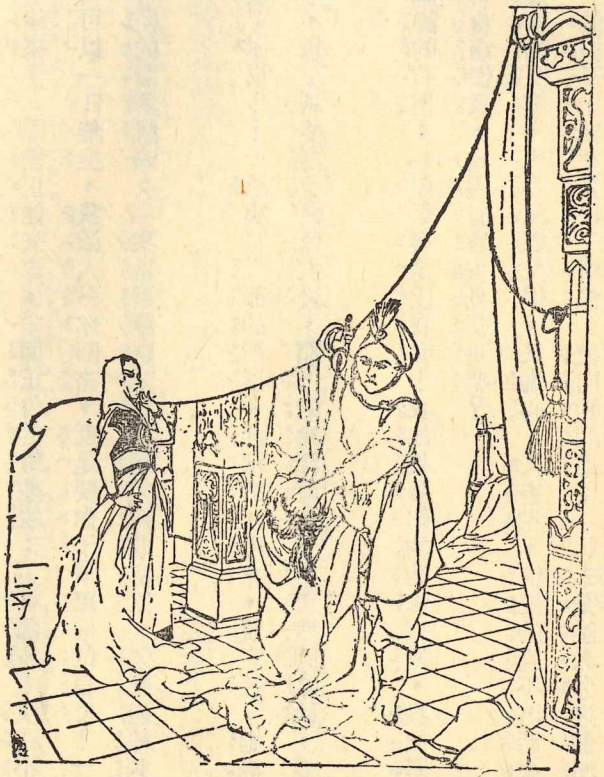
凱姨料不到兒子是這樣的反應，內心又悔又恨、又傷心、又害怕，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婆羅多看見凱姨頹喪的樣子，畢竟是母子情深，便向她問道：「媽！是誰教你這個壞主

意呢？難道是魔鬼迷惑了你的心，媽！你可以告訴我嗎？」

「也是我一時胡塗！」凱姨羞慚的說：「不應該聽信那老惡婆的鬼話！」

「我也猜想是那個老妖精，」婆羅多立刻叫人將蠻太爛叫來，一手抓住他的頭髮，一手抽出防身的寶劍，指向老惡婆的心窩，大聲罵道：「你這老不死的畜生……」話未說完，劍尖一戮，老惡婆倒在血光下了。



太子氣極了，一劍殺死了蠻太爛。

凱姨一看婆羅多殺了蠻太爛，嚇得飛也似的逃走。婆羅多十分傷心，暗自忖思：

「我剛回國來，便遇到這樣的大事，現在還是去看看皇后珂莎雅，她一定會指示我該怎樣做的。」

於是，婆羅多立刻到皇后的寢宮裏。珂莎雅看見他，大吃一驚，她說：「婆羅多！你知道這些變化嗎！你現在已經是代替你哥哥成爲國王了！」

「母后！」婆羅多跪在地下哭道：「我不願做國王，我只要做羅摩的好弟弟！我要立刻將哥哥請回來！」

「啊！你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珂莎雅聽到婆羅多的話，眞是驚喜交集，抱着婆羅多痛哭了一陣！大家才冷靜的商量辦法。

鞋子做國王

第二天，婆羅多給十車王舉行了火葬，將國事付託給首相蘇曼，決定去尋找羅摩。皇后珂莎雅和四太子沙德路，也與他同行；另外還有軍師賈理，和一千名軍士。

他們沿路得到人民的指引，經過十多天的路程，終於在吉多羅地方找到了羅摩。

羅摩沒有想到婆羅多會來尋找他。現在見到許多親人，又驚又喜，但他知道父親已經逝世了，便忍不住嚎啕大哭。

大家悲傷了一陣，婆羅多哀懇的向羅摩說道：「哥哥，我的來意是想請你回去。這是國家的制度，我不敢破壞它，我母親也可以因此而減輕她的罪惡！」

「親愛的弟弟！」羅摩不等婆羅多說完，便正色的說：「你不能這樣想，我們要完成父親的誓言，你的盛情我只能心領了。」

「不！」婆羅多聽了羅摩的話，不覺流着眼淚，跪下來說：「哥哥！我求求你，我們千辛萬苦的跑來找你，難道你就忍心的讓我們痛苦的回去嗎？」

「謝謝你！弟弟！不！現在你已經是我們國家的君主了！」羅摩也跪下來握着婆羅多的手：「你要知道我們要做出榜樣給人民看！要他們知道什麼是忠，什麼是孝，什麼是信義，什麼是節操。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尊敬我們；十四年後，我會回來見你們的，現在！你們快回去吧！」

「太子！請允許臣發表點意見，」軍師賈理跪下來說：「恕臣直言，你的想法是錯誤的。爲什麼你要這麼頑固呢？遵守死人的誓言，是多麼愚笨啊！」

「賈理！我看你越老越胡塗了！」羅摩有點發怒的說：「你要知道，人生是短促的，眞

理卻是永恆的。如果不是這一點，人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賈理也弄得無話可說，婆羅多悲痛的從行李箱裏拿出一雙新鞋，雙手遞給羅摩說：「哥哥，請你接受我這點小禮物，你穿上它，行路也方便些！」

羅摩將鞋子接過來在脚上試一試，便還給婆羅多，他搖搖頭說：「弟弟，謝謝你的好意，但是我不能穿這雙舒適的鞋子，我的諾言是受苦行的。」

婆羅多看一看羅摩堅定的眼光，心裏更欽敬他的人格，便不再勉强羅摩了。

婆羅多拿着那雙鞋子，向兵士們喊道：「你們要明白我只是一個代理國王，我國眞正的君主還是我的大哥羅摩。十四年後，我便將皇位讓給他。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將這鞋子放在皇位上，用黃傘遮着，表示羅摩還在統治全國的意思。此外我和我的哥哥一樣，也穿着樹皮，住在城外附近的森林裏處理國家大事。」

森林裏來了一個女妖

羅摩王子恐怕二太子婆羅多再來糾纏，便帶着息妲和三弟拉克連夜南行。他們越過了峻險的文特山，渡過了洶湧的哥達河，歷盡千辛萬苦，好容易才在森林裏找到一塊平坦的空地，用樹皮和竹子蓋了一座房屋，開始他的苦行生活。

寂寞、淒涼、挨凍受餓，經過了十多年悠長的光陰，再過半年，羅摩苦難的放逐生活就滿期了。想不到就在最後的半年，一場大禍又降臨在這多難的王子身上。

一天，荒林裏來了一個女妖，名叫蘇巴娜，她是十頭魔王拉伐那的妹妹。這女妖生得醜陋無比，說起話來像烏鴉叫的一般，但他卻看中了健美的羅摩王子，她變成一個美麗少女

，走到王子的面前，裝着嬌滴滴的誘惑聲音：「先生！請問你尊姓大名？你爲什麼走到這蠻荒的地方來居住？這裏是魔鬼的老巢呢！」

羅摩正在門外修理打獵用的弓箭，看見一位美貌的少女，向他賣弄風波，便紅着臉說：「小姐！我叫羅摩，是十車王的長子。爲了成全我父親的諾言，帶了妻子和弟弟來這裏過放逐的生活！」

「我早已打聽過了！」蘇巴娜摘一朵野花，嬌笑着擲在羅摩的身上，嗲聲嗲氣的說：「啊！算起來我們還是鄰居呢！」

「失敬！失敬！」羅摩還以爲她是一個修行的仙女，來探試他的意志，便向她客氣的行禮：「原諒我沒有拜訪過你，我眞想不到這荒林裏還有這麼美麗的小姐哩！我也想請問你爲什麼一個人飄泊到此？」

蘇巴娜默默含情的向羅摩看一眼，羞笑的說：「我叫蘇巴娜，是這荒林裏的主人，我的哥哥是十頭魔王拉伐那。」

「啊！久仰！久仰！」羅摩聽到是大名鼎鼎的拉伐那的妹妹，便大吃一驚，因爲拉伐那是無人不知的魔王，他凶惡無比，妖術無邊，並且長了十個頭二十個手臂，使用二十種武器，他還有兩個弟弟做他的助手。從沒有人敢與他爭鬥的，他的妹妹當然也是一個不好惹的野性姑娘。但他還是很有禮貌的說：「蘇巴娜小姐，你來此有什麼指教嗎？」

「可愛的王子！」蘇巴娜誤會羅摩愛上她了，便大膽的說：「我是女孩兒家，有一件事雖然不好出口，但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我只得坦白的告訴你了，我小時候多病多災，算命卜卦的都說我將來要嫁給一個王子，如今我總算等到了，王子！你猜到我的意思嗎？」

羅摩看見這位美麗如花的少女，竟開口向他求婚，忍不住笑起來：「謝謝您的好意，眞抱歉，我已經結過婚了！」

「我知道！」蘇巴娜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就是那個又蒼白又瘦弱的息妲嗎？她怎

能和我相比；老實說，她眞不配做你的妻子！」

「那是因爲這幾年生活的折磨！原來她也是很美麗的。」羅摩嘆口氣說：「不論怎樣，我已經是有婦之夫了，而且她跟我吃了許多苦，我們仍然相愛如初……」

「照你這樣說，」蘇巴娜急忙打斷他的話：「你是不願和忘姐離婚了！」

「當然！我愛她，雖然你也很美麗，但美麗並不是愛情的條件！」

「那麼，你拒絕我了，無情的羅摩王子！」蘇巴娜有點惱羞成怒的喊道：「你知道我的本領嗎？我看我只好將息姐吃掉，那時你成了單身漢，便想娶我了！」

「你會吃人？」羅摩眞想不到這位美麗的少女，竟會說出這樣可怕的話來。

「哎呀！你還不知道我是有名的羅刹女嗎？」蘇巴娜舐舐舌，哈哈大笑：「是的！我吃人比吃香蕉還容易；人肉的味道好極了，我哥哥常將他捉到的新鮮人肉給我吃，比你們吃巧克力糖還有滋味呢！不過，如果我嫁給你，我便學好了！」

羅摩低頭一想，這個妖女眞是不知羞恥。但自己忍受了十多年了，也不想得罪她；於是他想了一個脫身之計，便和她商量道：「小姐！別開玩笑，我已經有了妻子，只有謝謝你的美意，希望你能找到另外一個稱心如意的情人！」

「你分明是在騙我的！」蘇巴娜說：「難道世界上所有的王子都在這裏嗎？」

「在這森林裏，除了我和我的弟弟；」羅摩誠實的說：「我沒有看過其他的男子！」

「對啦！我幾乎忘記了，你弟弟拉克是與你同來的！」蘇巴娜說：「我想他一定與你長得很像，你能給我介紹認識嗎？」

羅摩自悔失言，他不希望拉克和她糾纏。

「好！好！」蘇巴娜學着羅摩的口音連忙向屋內喊道：「三弟！快出來，有一位小姐要見你！」

「誰？」拉克聽見哥哥喊他，立刻從屋裏跑出來。

「這位蘇巴娜小姐，希望與你做一個朋友！」羅摩無可奈何的給他們二人介紹：「她是拉伐那的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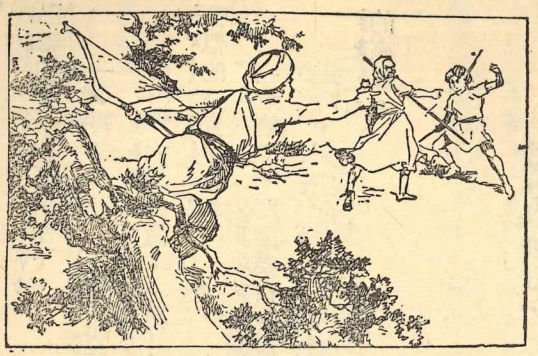
「啊！原來是十頭魔王的妹妹！」拉克天眞的說：「他們大概開了人頭餐會，想來邀我參加嗎？」

羅摩將蘇巴娜的來意說明，最後向拉克和蘇巴娜說：「如果你們雙方有意，可以先交朋友！」

「好！」蘇巴娜看着三太子拉克長的也很英俊，便含羞答答的低下頭。

拉克年青氣盛，沒有羅摩那樣的修養，冷笑的說：「好不要臉，你本來是一個吃人不眨眼的羅刹，現在變成美女，還來騙我；不久，你就會恢復你那醜陋的怪樣子了！」

「哼！」蘇巴娜圓睜怪眼，惡聲的說：「拉克！你竟敢侮辱我，你們現在在我們的勢力範圍之中，我可以隨時要你們的性命！」



友朋做娜巴蘇和紹拒克拉。

「不要臉的妖怪，你想怎麼樣？」拉克是個性情暴躁的人，當然也不肯向她示弱。

「我要吃你！」蘇巴娜凶性大發，立刻現出原來凶惡的面目，張開血盆大嘴，伸出魔掌向拉克撲去。

羅摩在一旁看見事情弄糟了，便乘勢將拉克一拉，跳開有一丈多遠。

一場惡戰驚動了息姐，她原來在屋裏縫補獸皮裝，聽到外面吵鬧聲，便跑出來看看，蘇巴娜看見息姐出來了，便轉移了目標，向她撲去。

正當蘇巴娜要抓住息姐的頭髮時，羅摩王子從後面一伸手抓住蘇巴娜的肩頭，運用神力，將她像鐵餅似的擲向天空。這時拉克也像燕子似的跳上天空。手起劍落，將蘇

巴娜的鼻子和耳朵割下來。

「不要傷害她！」當拉克還要挖蘇巴娜的眼睛時，羅摩大聲的喝止他。

蘇巴娜大聲喊道：「好！羅摩！你們竟敢動手傷我，我要回來報仇的！」說着，便像雷鳴似的逃進了森林。

「弟弟！」羅摩嘆口氣說：「闖了大禍了！我們快準備惡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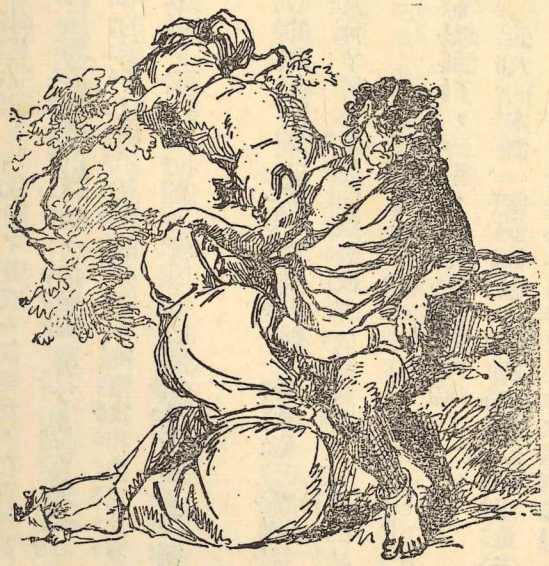
這時，天空起了一片黑雲，將太陽的光都遮蓋了，森林裏發出呼呼怪聲，好像預兆惡戰的來臨。

衆妖大戰王子

女妖蘇巴娜被拉克割了鼻子、耳朵，正往森林裏逃命，心中有說不出的悲憤。這時天空中黑雲堆裏，忽然鑽出一個巨大的妖魔，聲若洪鐘似的喊道：「妹妹！你到那兒去？」

蘇巴娜抬頭一看，原來是他的三哥葛亞，便向天空招手道：「三哥！我被人欺負了，現在我要去找大哥給我報仇。」

「誰傷害了你？」葛亞從雲端落下來，拉着蘇巴娜的手，驚奇的說：「哎呀！你的鼻子和耳朵都沒有了，傷口還在出血呢！」



蘇巴娜向妖魔葛亞哭訴。

蘇巴娜啼哭了一會後，編成一套謊話，向葛亞說：「我剛才變成一個美女，在森林裏遊玩，遇見羅摩王子和他的弟弟拉克，他們弟兒倆看我長的俊俏，便來調戲我；拉克還向我求婚，我不答應他，他們便憤怒了。這時羅摩的妻子息妲妒忌我的美麗，挑撥我和拉克比賽武藝，我一個女子，怎能打得過他們兩個男人呢！可惡的拉克，便凶狠的將我鼻子和耳朵割下來！」

「那還得了！我要喝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葛亞氣得雙脚亂跳，看見蘇巴娜的容貌，又痛惜的說：「女孩子沒有鼻子還能見人嗎？啊！看你的腦袋像個油葫蘆呢！可憐的妹妹，就是我們這裏最醜的羅刹也不愛你了！」

「是啊！」蘇巴娜痛哭的說：「我眞不想活了，三哥，你要替我報仇呵！」

「那當然！」葛亞遲疑的說：「可是這個人的本領一定很高强，我們去找二哥商量去！」原來統治羅刹國的有四個魔頭，他們結爲兄弟，大魔王名叫康巴喀那，因爲觸犯天條，被宇宙之神毗濕奴處罰在石洞裏沉睡不醒，國事便由老二十頭魔王拉代那繼任，葛亞是第三位，負責軍事訓練，老四名叫卞皮沙，管理羅刹們的賞罰，是四弟兒中比較正直的一個。蘇巴娜是女妖的頭子，他們便將她算成結義的妹妹。

蘇巴娜看到葛亞要去報告拉伐那，恐怕被卞皮沙問清事由，反而麻煩，便採取激將法，諷刺葛亞說：「我知道你有點害怕他們！三哥！怪不得他們瞧不起你！」

葛亞是急性子的妖魔，在吃人的時候，往往連骨頭都吞下去的，那裏受得起這口氣，便跳起來說：「羅摩怎麼說？」

「哼！」蘇巴娜眨眨眼睛，向葛亞撇撇嘴，做出鄙視的樣子：「羅摩說你不敢碰下他們的頭髮，所有的羅刹都不是他們的敵手！」

「殺鷄焉用牛刀！看三哥的手段吧！」葛亞憤怒極了，再不願說什麼，便拍起手掌，大聲喊叫：「我的徒弟們！快到這裏來聽令！」

聲猶未了，只聽一陣風響，從樹林裏鑽出十幾個面目猙獰的老妖來，他們抱拳直立，恭敬的說：「聽候三魔王的命令！」

「我的妹妹被羅摩王子兄弟欺負了，」葛亞圓睜起兩道凶眉：「現在我命令你們隨我前去報仇，捉拿羅摩弟兒，回來後我將他們的鮮血賞給你們喝！」

「得令！」十幾個老妖向蘇巴娜參拜完畢，歡天喜地的駕起妖風，直向羅摩的住地飛來。

「那個穿樹皮的高大的男子，就是羅摩王子！站在他身邊的是割我鼻子的拉克與王妃息姐。」蘇巴娜向老妖們指點當面的敵人，老妖們一聽，便舉起鐵棒，將他們團團圍起來。

羅摩正和拉克商量早點離開森林的問題，忽見天空中蘇巴娜率領衆妖怪前來，便立即招呼息姐躲進屋裏去，和拉克抽出寶劍，躍起迎敵。

「拉克！賠償我的鼻子！」蘇巴娜看見拉克，眞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掄起鐵棒惡狠狠的向他劈來，拉克持劍將鐵棒架住，轉頭向羅摩說：「大哥！你去收拾那些惡鬼！讓我來戰他！」

兩個人一棒一劍，來往交鋒，這邊羅摩取出神劍來，颼！颼！颼，就是幾枝連珠箭，弓弦響處，彷如疾風掃落葉，十幾個老妖應聲而倒。

好一個英勇的羅摩，不到十分鐘，便將老妖們打得落花流水，他這才向蘇巴娜喊道：「蘇巴娜，你的部下都被我射死了，現在饒你不死，快點回去，以後不要再來找我們的麻煩了！」

蘇巴娜大戰拉克，已經感覺非常吃力，忽然聽見羅摩的聲音，回頭一看，老妖們都躺在地上死了，她心裏一驚，臂上又挨了拉克一劍。

「哎呀！」蘇巴娜手中的鐵棒落在地上，她急忙蹲下拾起，拉克一劍又刺在她的肩頭上。

「痛死我了！」蘇巴娜知道不是羅摩的敵手，便張開大嘴，吐出一團黑霧，趁着拉克看不清楚她的時候，便閃電般的逃去。

「不要追趕！」拉克還想追趕，羅摩忽然止住他說：「弟弟！寃仇宜解不宜結，我們給她這次教訓也夠了！」

火海對人海

蘇巴娜負傷跑進森林，看見葛亞還在等候消息，忍不住大放悲聲：「二哥！我們戰敗了，你的徒弟都死在羅摩的箭下。我的肩頭又被拉克刺中了，快找大哥來吧！」

「氣死我了！現在還用不着驚動大哥，只要我的大將來就成了！」葛亞一聽，也不去安慰他的妹妹，便將身跳到半空中，拿着竹筒嗚嗚的吹了三下，大喊道：「杜沙何在？」

「三魔王！我在這裏練兵哩！」遠遠的山谷隱隱的傳來了杜沙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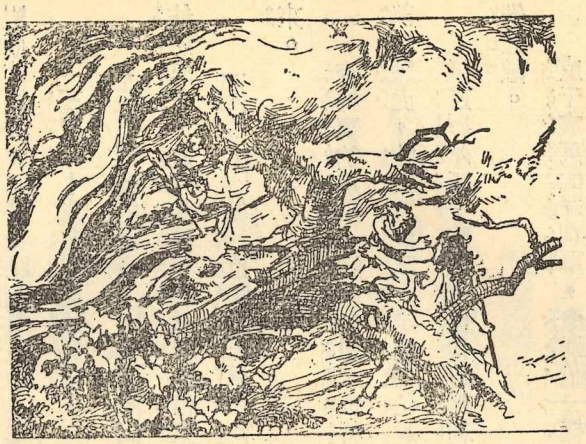
「這是緊急的命令！」葛亞向山谷裏面叫道：「集合你的一萬四千名羅刹軍，向羅摩的住所出發，將我的戰車和武器也帶來！」

「得令！」杜沙也吹了三聲竹筒，頃刻間一萬四千多名羅刹軍，像一片烏雲似的蜂擁而來。

森林裏的鳥獸，好像知道大戰將來，咆哮悲鳴，四散飛奔。爲了掩護大軍前進，杜沙叫部將羅虎，吐出毒氣將太陽的光芒遮住，更顯得雲愁霧慘，暗無天日。

這邊羅摩王子和拉克也知道羅刹大軍快要來到，立刻將盔甲戴好，弓上弦，刀出鞘，準備迎敵。

成千成萬的羅刹軍，像螞蟻一樣的包圍上來。葛亞和杜沙兄弟倆在後督戰，高聲的向羅



了。死燒都兵利羅名千四萬一將箭火用使摩羅

摩喊道：「你們還不投降嗎？看我們的人海戰術啊！」

好羅摩眞是身經百戰，也一點也不慌忙，立刻拉動神弓，向天空禱告道：「諸神，請助我一臂之力，我要用火海破他們的人海！」

「颼！」一支神箭射中了森林裏的枯木，馬上便燃燒起來。一萬四千個羅刹軍，見了火，便四散奔逃，可是火勢越來越凶，森林裏變成了一片紅色的火海，小妖們有的皮膚被灼傷，有的葬身在火窟裏，眞是鬼哭神號，不消半個鐘頭，這一萬四千個羅刹都變成了黑炭。

三魔王葛亞和杜沙坐着戰車，眼看着親手訓練成功的羅刹兵，一個個都給大火燒死了，心下不禁大怒。這一怒不打緊，卻把他的氣鼓成了一陣迴旋的捲風，在森林的火海像深淵裏的逆流漩渦一般，把火舌熊熊的往上一捲；頓時，森林大火一下子上昇了十多丈，烟屑夾着火舌，直繞着兩人的戰車，烘烘的燃燒起來。葛亞與杜沙的戰車着了火，但他倆還是勇猛向前，兩輛戰車像火球似的向羅摩滾來，羅摩眼明手快，拈上兩枝火箭，叫聲：「中！」二箭齊發，轟的一聲，這兩魔王，立刻車燬人亡，也滾向火窟裏去。

火光熊熊，烟屑騰騰，大火熾烈地蔓延到四週，森林內的禽獸，早已逃避一空了，山谷間除了火舌和燃燒的木頭爆裂聲之外，再沒有剛纔喊殺聲了。

羅摩把神弓往下一沉，轉身對拉克說：「妖魔已經覆滅了，往後，一定還有惡戰，我們趁大火還未熄滅，魔王的餘黨還未知道消息，我們先休息一下。」

拉克點着頭，坐在草地上。

不多時，大火熄了，息妲抱着英勇的羅摩王子，興奮的吻他，拉克忙着檢點戰場，羅刹軍幾乎是全軍覆沒了，但他卻找不到蘇巴娜的屍身。

馬力設計搶息妲

原來蘇巴娜一看戰爭的形勢不利，早已乘機逃跑，這一回她不再在路上躭誤了，駕着妖風，一直飛到楞伽島的十頭魔王拉伐那的魔宮。

「哥哥！現在只有你出頭給我們報仇了！」蘇巴娜哭訴着這次戰役的經過。

拉伐那聽到了三弟葛亞和大將杜沙全軍覆沒的消息，氣得他暴跳如雷，嚷着要去報仇。可是蘇巴娜這一次卻冷靜的勸道：「哥哥，我要忠告你，羅摩的神箭是法力無邊的。他弟弟拉克也是驍勇過人，我看這二人只有智取，不可力敵！」

「你看我們用什麼計策好呢？」拉伐那十個腦袋急得東搖西擺，二十隻眼睛都閃起血紅的凶光。

「別急！哥哥！」蘇巴娜摸一摸平滑的鼻子說：「我們好好商量，這一次只許成功，不能再失敗啊！」

「有了！我有一條妙計！」這時坐在拉伐那身旁的一個年老的羅刹，站起來說：「大王！我們可以不傷一兵一卒，就可以教羅摩向我們投降！」

蘇巴娜轉身一看，說話的這個老羅刹名叫馬力，是一個著名的鬼計多端的謀士。他在年青時做過大魔王康巴喀那的部將，後來在羅刹女國做了駙馬，幾年前被羅摩打敗，逃到楞伽島來，依靠拉伐那生活。蘇巴娜聽說他有妙計勝敵，便急忙過來和馬力拉手，誠懇的說：「馬力先生，請你快點將你的妙計說出來，我知道你是樂於替我們報仇的，因爲你以前也被羅

摩打敗過，跑到我們這裏來的！」

「是啊！蘇巴娜公主！」馬力點點頭說：「現在正是我雪恥報仇的機會來了！」

「你打算怎樣？」蘇巴娜急急的問。

「你不是說，羅摩王子和他的弟弟都有神力嗎？」馬力微笑的回答。

「是的！除去息姐，他倆的武藝很高强！」

「那麼！我們何不將息姐捉到，羅摩既然愛他的妻子，當然要向我們投降，救他妻子的性命！」

「妙計，」蘇巴娜拍掌叫好：「最好將息姐殺死，羅摩也就不能生存了，但是怎樣才能捉到息姐呢？他們時時刻刻的在保護她啊！」

「請你放心，現在暫不宣佈，」馬力神祕的向拉伐那耳邊輕輕的說了一會，高興的喊道：「大王，現在請你預備啟行了！」

拉伐那點點頭，一面叫蘇巴娜回去調治傷口，一面叫人預備飛車。

十分鐘後，拉伐那和馬力坐上一輛飛車，這飛車是用十二個長着翅膀的驢頭羅刹拉着，像一隻大鳥在空中飛行。

不到一小時，飛車已經到了羅摩居住的附近，馬力向拉伐那說道：「大王，我去引誘他們前來！你看機行事便了！」

奸惡的馬力，抖擻精神，唸一段魔咒，叫聲「變！」立刻變成一隻金毛銀斑的梅花鹿，一跳一跳的走出森林。

羅摩和息姐、拉克正在林外散步，息姐忽然發現一隻梅花鹿在草地上吃草，便高興的喊道：「你們看啊！那隻鹿美麗極了，牠的角好像珊瑚架，牠的眼睛像藍寶石，牠身上的毛皮多麼光滑啊！如果我能得到牠，便心滿意足了！」

羅摩看見愛妻這樣喜歡，便拿了繩子，向息姐說：「親愛的，我去將那個梅花鹿捉來送

給你，你和拉克在這裏等我！」說着，他騎上了在森林裏捉到的野馬。

「哥哥！」拉克叮囑羅摩說：「小心點啊！聽說羅刹會變成鹿來引誘人呢！」

「那裏的話！」羅摩一面放心大膽的催馬前去，一面向拉克說：「如果你要擔心，就好好的保護你的嫂嫂，難道我還怕什麼嗎？」

那隻梅花鹿看到有人來追趕牠，立刻向林裏奔馳，羅摩也縱馬追隨，一鹿一馬，一前一後，在林內像流星似的奔馳着。

羅摩追趕了好久，離開住所已經很遠了，但怎樣也捉不到梅花鹿，他看看天晚了，心裏急得冒出火來，便取出神弓，颼的一箭向鹿心射去。

「哎喲！」那隻鹿躺在地上，立刻現出馬力的原形，但他並不求救，反而模倣羅摩的聲音大聲喊叫起來：「拉克！拉克！快來救我啊！快來救我啊！」

羅摩聽見喊聲，大吃一驚，便起上前去一看，那裏還有梅花鹿，原來是從前和他交鋒過的馬力。

「果然被我弟弟猜到了！」羅摩驚奇的說：「他已經被我射死，我休息一會再回去吧！」

這邊息姐和拉克正在等待羅摩回來，忽然聽到遠處傳來羅摩求救的聲音，便急忙向拉克說：「弟弟，你聽到你哥哥求救的聲音嗎？還不快去救他啊！」

「我不相信妖魔能傷害偉大的羅摩，」拉克遲疑的說：「恐怕又是羅刹的詭計。」

「那分明是我的丈夫的聲音！」息姐急得渾身發抖，催促拉克說：「你難道見死不救嗎？」

「我是奉他的命令保護你！」拉克還是遲疑的向四周看看：「等一會再說吧！」

「狠心的弟弟！」息姐發怒了：「救兵如救火，如果你再遲疑，你哥哥便被羅刹吃了，他死了你可以娶到一個寡婦，是不是這個意思？」

「嫂嫂，你瘋了！」拉克聽了息姐的話，氣得臉色發青，他怒沖沖的說：「我一向是尊敬你的，你怎麼這樣懷疑我呢？唉！我現在就去找我的哥哥，不過，你要是被羅刹捉去了，可不要怨我啊！」

拉克說罷，立刻上馬加鞭，到森林裏去尋找羅摩。

現在，只剩下息姐孤單單的一個人，心裏又害怕起來，便立刻向他們的草屋裏去。

當息姐快走到家門，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年青的和尚，向她施禮，很有禮貌的說：「小姐！我是個迷路的僧人，請你指點我向楞伽島的道路。」

息姐看見這僧人容貌端正，很像有德行的出家人，誠懇的對他說：「大師父！你休息一會吧！我的丈夫很快就回來了！」

「啊！謝謝你，善心的女菩薩，森林裏眞怕人呢！」那和尚說：「我剛才看見森林裏有一個男人的屍首，羅刹們正在吃他的肉，聽他們說，還是什麼王子哩。」

「眞的嗎！」息姐忍不住哭起來，「希望不是我的丈夫吧！」

「你這麼美麗，還怕找不到丈夫嗎？我看不如嫁給我好了！」

「胡說，我就要告訴我的丈夫！」息姐說：「你知道羅摩王子蓋世無敵的本領嗎？」

「哈哈！」和尚笑得更利害：「論本領，我才是世界無敵哩！我可以將大山吹成灰塵，我能將太陽打下海去，我的箭可以射穿大地……」

「你是誰？」息姐心裏害怕極了。

「我是羅刹王——蓋世無敵的拉伐那！」那和尚搖身一變，馬上現出原形，只見他十個頭，二十條手臂，身軀巨大無比。他伸出一隻手抓住息姐的頭髮，一隻手將她輕輕的抱起來。

息姐一看，立刻嚇昏過去，拉伐那從容的將她放在飛車上，像風一般的迅速飛去。

十頭魔王大戰鷹王

十頭魔王設計搶了息姐，坐上飛車，在空中飛騰。好一會，息姐才甦醒過來，便大聲呼喊羅摩求救，拉伐那向她惡狠狠的說：「你知道我的利害了，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的順從我吧！現在，你就是喉嚨喊啞了也沒有人聽見哩！」

息姐想到自己的前途，更爲悲痛，這時山頂上忽然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是什麼人的哭聲，吵醒了我的好夢？」

「伽泰！不干你的事？」拉伐那伸出一個頭叫道：「鷹王伽泰！你還是好好的睡覺吧！」

息姐聽見有人講話，便掙扎的向下一看，原來是一隻雄姿英發的老鷹兀立在山頭。她想起羅摩跟她談過，幼年時在野外打獵，救起一隻受傷的老鷹，後來這老鷹做了鷹王，她便大叫道：「鷹王先生，快來救我！我是被她搶來的。我叫息姐，我的丈夫是羅摩王子！」

王鷹了醒驚聲叫的姐息

「啊！原來如此！怪不得這幾天我睡得不大安寧！」鷹王伽泰搧動了翅膀，飛到飛車前面客氣的說：「十頭魔王！羅摩王子是我的好朋友！看我的面子放了她吧！即使羅摩因爲什麼事情得罪你，你也不該搶他的妻子！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做中間的調停人！」

「你管不着！」拉伐那勃然大怒，圓睜着二十隻血紅的眼睛，惡狠狠的說：「走開，你知不知道我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我知道！」伽泰也驕傲的說：「拉伐那！你也應該知道我是衆鷹之王，而且我是山峯的主人。百鳥都聽我的命令，你有什麼了

不起！古人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何況你現在從我的山頭經過？別人怕你，我鷹王卻不在乎……」

「好！你竟敢反抗我！」拉伐那不等他說完，就一劍向鷹王刺來。

「來得好！」鷹王伸出鐵爪，噹啷啷！將寶劍推在一旁，拉伐那一劍不中，便伸出二十隻手，二十件武器，一齊向鷹王刺入，鷹王眼快，便一展翅飛上天空，橫掃一翅先將拉飛車的驢頭羅刹殺死，再一翅，飛車便被牠擊碎了！

拉伐那一看情勢不妙，恐怕息姐被鷹王抓去，便伸出一隻手抱住息姐，然後飛在空中和鷹王大戰。

兩個在天空中一來一往，好一場惡鬥，論本領，鷹王當然不是拉伐那的敵手，但他恐怕羅摩趕來，也無心戀戰，不到幾個回合，便一劍將鷹王刺傷。

「息姐！我戰敗了，你自己保重吧！」鷹王向息姐悽慘的喊道。

「哼！」拉伐那也不再追趕鷹王，抱着息姐，頭也不轉的向魔宮楞伽島飛去。

「我的命眞苦啊！」息姐看見鷹王滿臉流血，知道沒有痊癒的希望了。

「前面是猴山！我們快到楞伽島了！」拉伐那得意洋洋的說：「美人兒！我看你還是死了心吧！」

「死鬼！」息姐憤怒的說：「別打如意算盤，我叫你什麼也得不到！」說着，她將身上戴的首飾，向猴山拋下去。

「哈哈！」十頭魔王大笑道：「你丟了什麼東西，全送給猴子當做禮物吧！我的魔宮裏的珠寶多着呢！」

息姐氣得沒有辦法，又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有哀哀啼哭，過了很久，只聽見拉伐那拍拍他的肩頭說：「美人啊！到了！」

息姐睜眼一看，發覺已經落在一個四面是海的小島上，島上有成千成萬的羅刹正在排隊

歡迎，蘇巴娜見到她，便怒氣冲冲的要跟她拼命。

「妹妹！」拉伐那急忙拉住蘇巴娜：「這樣的美人兒吃了多麼可惜呀！」

「難道你還想娶他做王妃嗎？」蘇巴娜冷笑一聲：「她才不願順從你哩！」

「我有辦法！」十頭魔王獰笑的說：「她受不了苦，自然會答應的！」說着，便叫幾個羅刹將息妲關在女獄裏，好好的看守。

蘇巴娜知道拉伐那是個好色的魔頭，不敢當面衝撞他，心裏計劃在女獄裏將她苦死。

「走吧！」拉伐那說：「我們進宮開個慶祝會吧！」

蘇巴娜陪着拉伐那走進魔宮，心中猶有餘恨，她向拉伐那埋怨的說：「你爲什麼不將羅摩也捉來呢？大哥！」

拉伐那聽了，哈哈大笑，便將馬力的計策告訴她：「羅摩失了息妲，等於失了生命，你等着聽好消息吧！」

羅摩思念息妲

可憐的羅摩，這時眞是悲慘極了。他含着眼淚，和弟弟拉克到處尋找息妲，但是，那裏還有息妲的踪跡呢！

「息妲呵！我親愛的妻子，你到那裏去了呢？」

「嫂子！你在什麼地方，回答我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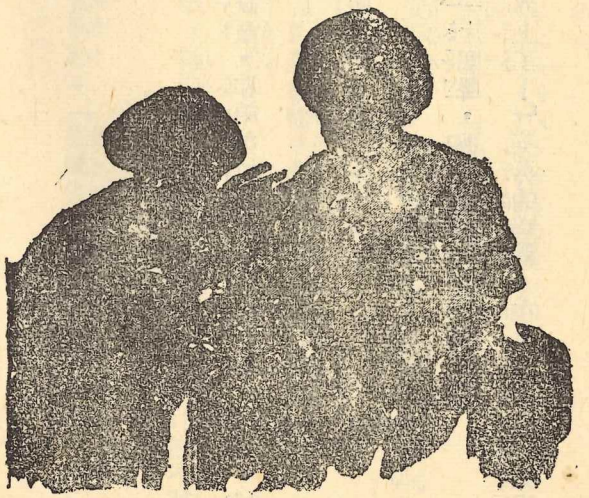
羅摩和拉克在森林裏大聲喊叫，可是除去一片回聲，那裏還有息妲的影子？

「啊！息妲！沒有你！我也不願活在這世界上了！」英勇的摩羅，在失望中也不禁哭起來。

「哥哥！你看那是什麼？」拉克忽然在幽暗的森林中發現一道光芒，連忙跑過去，原來是息姐的花冠，那是她與拉伐那掙扎時，遺留下來的東西。

「哎呀！」羅摩悽慘的喊道：「這證明息姐被人用暴力搶走！」說着，他大叫一聲，暈倒在地上。

「哥哥！醒來！」拉克取了些冷水洒在羅摩的頭上，不一會，羅摩甦醒了，仍在痛哭，拉克也着急的說道：「照你這樣，等不到找到嫂子，你先就哭死了，我看我們還是耐心的找



拉克發現了息姐遺下來的花冠。

她吧！」

羅摩聽了，只好擦擦眼淚，與拉克到處找，他們開始訪問每一座山嶺，查詢每一隻鳥獸，希望牠們能知道息姐的下落，但是牠們只說當天曾見天空中有一個女人啼哭，不知是不是息姐，更不知被什麼人搶去。

「啊！我找到了！」當羅摩找到一個池塘邊，池塘裏正盛開着荷花，他便大叫道：「那不是息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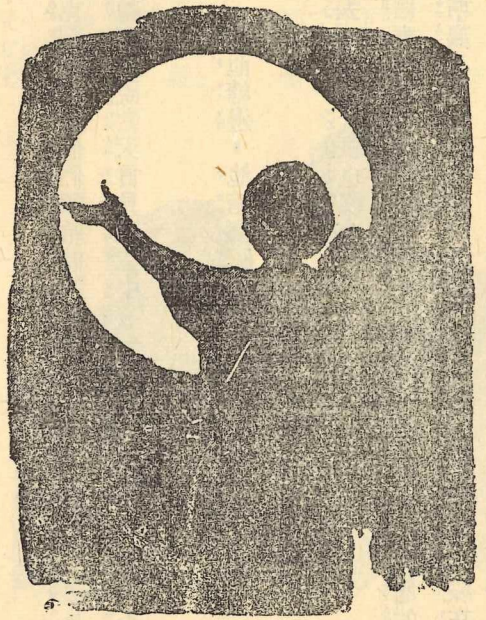
「哥哥！你說什麼？」拉克趕過去一看，什麼也沒有。

「你看！那不是你嫂子的臉！」羅摩的眼睛，已經被淚水浸得模糊了；本來，息姐的臉與荷花一樣美麗，他以爲息姐躲在池塘裏，於是他高聲的喊道：「息姐！我的妻！你躲在池塘裏做什麼呢？是不是你想試驗我的愛情？唉！親愛的！我的心快碎了，你快出來和我回家去吧！」

羅摩一會兒啼哭，一會兒大笑，拉克在一旁看到這樣情形，知道羅摩已經受傷得神智不清了，於是，他跪下來向羅摩說道：「哥哥！那是荷花！你看錯了，現在我們回家去吧！明天再出來尋找她！」

羅摩揉揉眼睛，知道自己的錯誤，再抬頭看看天空，一輪明月正發出清幽的光芒，於是他深深的嘆口氣，喃喃的說：「月亮啊！你照遍世界，看得見所有的生物，請你告訴我，我的愛人現在那裏？」

「哥哥！明天再找吧！」拉克用力拉住羅摩的手臂，勸他回家去。



羅摩痛哭的呼喊：「息妲！回來吧！……」

夜深了，月暗了，森森裏是寂靜，只有草屋裏傳來羅摩哭泣的聲音：「息妲！回來吧！回來啊！息妲！」

得到了息妲的消息

第二天，羅摩王子一早起身，便叫醒弟弟拉克，準備好行裝和乾糧，弟兄倆便計劃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找息妲。

走了很久，他們經過了一塊深可沒人的荊棘叢，忽然聽到一陣呻吟聲，羅摩驚奇的說：「弟弟，你聽見了嗎？那難道是你嫂嫂受傷的聲音嗎？」

「不像！」拉克聽了一會，搖搖頭：「這是男人的聲音，也許是被野獸咬傷了，我們快

去看看！」

羅摩飛快的跑到那受傷者的面前，失聲的喊道：「哎呀！原來是我們的老朋友——鷹王，啊！伽泰，你怎麼被人打傷了？」

鷹王已在垂危，但他還聽認出羅摩的聲音，掙扎的說：「好心人啊！給我……水！」

羅摩即刻叫拉克將帶來的水給他喝。

「謝……謝謝你！」鷹王喝了一口水，比較好了一些，他流着眼淚……

「你怎麼啦？老朋友！」羅摩一面撫摸他受傷的翅膀，一面安慰他：「不要緊！你很快就會好起來的，告訴我，誰傷害了你！」

「拉……伐……那！」鷹王緊握着羅摩的手，已經是呼吸迫促了。

「這萬惡的魔王！」羅摩咬牙切齒的說：「他爲甚麼下這毒手？」

「因爲……」鷹王只能喘息的說：「因爲我……去搶救你的妻子！」

「啊！」羅摩驚呼道：「是他幹的？」

鷹王點點頭。

「你知道他將息姐帶到那裏去了？」拉克也緊張的問。

「向……」鷹王勉强坐起來向南方指一指：「哎喲！痛死我了，我的眼睛看不見了，我……我要……」

鷹王最後一句話還沒說完，便眼睛一閉，躺在羅摩的懷抱中死了。

「伽泰！伽泰！」羅摩抱着鷹王的屍身大放悲聲：「我的好朋友啊！爲了我，你犧牲了生命，我將怎樣報答你！」

「哥哥，不要悲傷了！」拉克擦擦眼淚說：「我們想辦法將他安葬吧！」

「好！我們應該通知他的子民，」羅摩停止了悲泣，縱身一跳，便跳在一棵棕樹頂上，大聲的喊叫道：「森林裏的衆鷹及鷹王所統治的鳥類聽着，你們的王不幸給十頭魔王拉伐那

刺死了，現在我通知你們，趕快來替他舉行葬禮！」

羅摩的聲音，好像洪鐘，山谷裏也起了巨大的回聲。不一會，果然從四面八方飛來數不清的鳥類，牠們的黑翼幾乎將藍色的天空遮蓋了，羅摩和拉克舉目觀看，前面是一隊隊老鷹，後面跟着許多奇禽怪鳥，他們都唧唧喳喳，發出悽慘的啼聲。

羅摩兄弟也整衣迎接，幫助衆鷹替鷹王舉行祭禮。

「羅摩王子，你到那裏去呢？」葬禮完畢後，鷹王的弟弟山巴向羅摩懇切的說：「如果你須要我們幫忙的話，我們是萬死不辭的！」

「謝謝你們的好意！」羅摩說：「我們弟兄儘夠應付了，現在我將依照你們鷹王的遺言，向南方去尋找息妲的下落！」

「南方比這裏還要蠻荒啊！那裏有許多妖魔鬼怪呢！」山巴向羅摩提出警告：「王子！請你們多多保重，祝你倆一路平安，早日找到王妃，殺死那萬惡的拉伐那，以慰我們鷹王在

熊精偷襲羅摩

羅摩兄弟和衆鷹洒淚告別，逢人便打聽拉伐那當日搶奪息妲的情形，看到的人有的指東，有的指西，有的反而說鷹王眼睛昏花了，根本錯認是拉伐那。

原來這些人都是拉伐那派來的特務，故意來迷亂羅摩，幸虧拉克還算冷靜，識破了拉伐那的詭計，直向南方追尋。

這一天，來到一個暗無天日的黑樹林，遠遠就聽到林內蟲蛇虎豹亂叫亂跑的聲音，拉克向羅摩說：「哥哥！這地方多麼險惡！我們要小心啊！我看，我們明天再過這黑樹林吧！」

「不！我的心急死了！」羅摩搖着頭說：「怕甚麼，我們連羅剎都不怕，還怕這些野獸麼？」

拉克看見羅摩堅決的態度，也無可奈何，只有壯着膽氣，拿出長劍，一面將攔路的樹木砍掉，一面前進。

林森黑到來弟兄摩羅。

天亮了，羅摩弟兄總算走過了這座黑樹林，拉克提議休息，羅摩看見前面的路也比較平坦了，便解下衣囊和乾糧，躺在一棵大樹下。正要入夢的時候，羅摩覺得有一條粗繩落在他的頸上，使他又酸又癢又痛，他立刻站起來招呼拉克，拉克忽然在夢中驚呼：「哎喲，是甚麼東西套在我的頸子上，痛死我了……」

羅摩向上一看，在熹微的晨光中，一個滿身烏黑的怪物，蹲在樹上，正伸出兩條又長又粗的手臂纏住他們的頸子，他便大聲喊叫道：「弟弟！小心點，我們被妖魔纏住了！」

「我想是一隻八爪魚的怪物吧？」拉克向樹上一看，原來是一個古怪的妖精，他的頭上只生有一隻眼睛，牙齒却長得怕人，好像是小鋼矛一樣。

「哈哈！」樹上的妖魔，怪聲怪氣的笑道：「喂，羅摩弟兄，我看這一回你們可被我捉住了。」

「你是誰？」羅摩一面掙扎，一面喘息的問。

「我是彭陀，拉伐那派我在此等候你們的！」那怪物緊緊纏住羅摩兄弟的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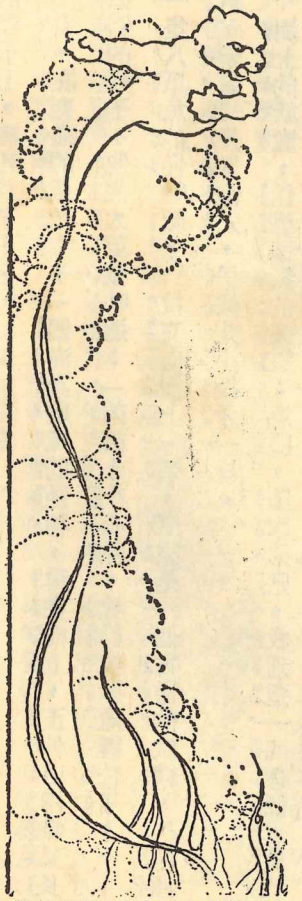
「啊！又是拉伐那！」羅摩向拉克喊道：「弟弟！不要慌！快抽出劍來。」

羅摩看着拉克已經快暈倒了，便舉起長劍，將纏在拉克頸上的妖臂砍下來。

「哎喲！」那怪物慘叫一聲，兩隻手臂都鬆開了，從樹上跳下來，張開血盆大嘴，先向垂危的拉克撲來；但被羅摩手起一劍，又將另一條妖臂砍下來。

妖物疼痛難忍，便轉過身來向拉克撞去，拉克急忙閃到大樹背後，那妖物便一頭撞在樹幹上，將他的牙齒都撞碎了，那隻獨眼也被樹枝戳傷了。

那妖怪倒在地上亂滾，現出原形，原來是千年成精的老黑熊。牠向羅摩哭道：「王子！我要死了！我一點不怨恨你們，這是我應該得的報應，你能答應我最後一點小的要求嗎？」



熊精的靈魂在火堆中現出了。

「你說吧！」羅摩看着重傷的熊精，心裏也感覺不忍。

「請你焚化我的軀體，並給祈禱，使我能在來生得以解脫，變成人形。」

羅摩答應了牠的要求，便掘一個坑將牠焚化，於是，熊精的靈魂在火堆中現出了，向羅摩叩首：「王子！息妲現在在楞伽島上，如果你要去救她，快去找猴王蘇格禮，他手下有一個神猴名叫哈紐曼，唯有他才可以戰勝拉伐那！」

羅摩聽了黑熊靈魂的指示，眞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如今才知道息妲眞實的下落，悲的是

難關重重，不知何時才能如願。

弟兄二人商量一番後，便日夜向猴國進發。

一個星期後，羅摩來到猴國的首都尼爾格里山，猴兵連忙去報告猴王蘇格禮。於是猴王與神猴哈紐曼都迎下山來。

「猴王！」羅摩將拉伐那計搶息妲的事向他們述說一遍，然後說明來意：「我兄弟二人千山萬水來此，希望你們能幫助我。」

「是的！前些時我去巡山，」神猴哈紐曼說：「我看見一個女人被一個羅刹攝在半空，經過我們的山前，拋下一串首飾，被我檢到，你們看一看！」哈紐曼從口袋裏將首飾掏出來，遞給羅摩。

「這果眞是我妻的首飾！」羅摩當然認識這些東西，不禁流下淚來。

「猴王！你願意幫助我們去攻打那十頭魔王嗎？」拉克乘機向蘇格里提出要求。

「當然！」蘇格禮誠懇的說：「我們願意除暴安良，幫助你救回息妲，不過……」他忽然愁眉苦臉的嘆口氣。

「猴王！你有甚麼困難嗎？」拉克着急的問。

「很對不起！我們也準備打仗！」哈紐曼向羅摩說：「唉！你知道我們猴王的妻子也被他不同父的弟弟拔里霸佔了嗎？拔里是一個大壞蛋，他現在還想爭奪王位，我們猴國也分成兩派，這幾天就要有大戰發生哩！」

「眞是豈有此理！」拉克氣得跳起來：「這還成個世界嗎？」

「王子們！」蘇格禮愁悶的說：「我們來個互助協定好不好，你們先幫助我打內戰，然後我們再幫助你攻打拉伐那！」

「你們在甚麼時候宣戰呢？」羅摩恐怕耽誤自己的行期，但也不好拒絕猴王的要求。

「就在這兩三天之內，」蘇格禮說：「昨天我們已經接到拔里的宣戰信了！」

「那麼明天與他決戰好了！」羅摩心裏想越快越好：「我兄弟當然爲你們效命！」

「謝謝你們！」猴王一面緊張的拔出一根令箭交給哈紐曼，叫他速去整頓猴兵，一面高興的大排筵席，招待羅摩弟兄。

正當猴王陪着羅摩兄弟飲酒的時候，忽然一個小猴慌慌張張的跑來，大聲的喊道：「不好了！叛兵殺來了！」

。曼紐哈猴神和禮格蘇王猴了見會兄弟摩羅

猴王聞言，立刻臉色大變，傳令猴兵迎戰，羅摩兄弟也拿起武器，跟下山來。

戰鼓鼕鼕，戰馬嘶嘶，好一場猴兵大戰，眞是自古沒有的奇觀。漫山遍野，都是猴子軍，兩邊旗幟分明，猴王的隊伍穿着藍色的戰衣，拔里的猴兵穿着紅色的戰衣，有的騎着馬，有的騎着獅子、老虎、大象，雙方的兵馬都在吶喊助陣。

猴王蘇格里命令哈紐曼壓住陣脚，怒氣冲冲，手持大砍刀，摧馬上陣，大叫道：「喂！叛兵聽着，請你們的主帥前來答話！」

一聲鑼響，只見敵陣裏跑出一隻花斑豹，上面坐着一隻又黑又大的猴子，身穿紅袍，手執一根狼牙棒。

「弟弟！」猴王蘇格禮在馬上正色的說：「你怎麼這樣無禮？强佔嫂嫂，還想爭奪皇位！」

「這是我的自由！」拔里不但不慚愧，反而嘲笑的說：「嫂嫂歡喜我，所以我才娶她，

王位是父親留下來的，我也有份！」

「你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畜生！」哈紐曼在一旁忍耐不住了，從耳朵裏，取出一根繡花針，迎風搖了幾搖，叫聲「長！」那個針立刻長有一丈多長，碗口粗細，他舞動鐵棒，直向拔里頭上劈去。

拔里看見哈紐曼來勢凶猛，急忙向旁一閃，向猴王蘇格禮笑道：「哈！你原來是個懦夫，自己不敢和我交鋒，要別人出戰，就是贏了也不光榮。」

蘇格禮一聽此言，氣得渾身發抖，急忙止住哈紐曼，自己站在前面說：「好！讓我來教訓你，要別人出戰的不算是英雄好漢！」

雙方猴兵看了，都安靜的站好，觀看主帥決鬥，一時鑼鼓齊鳴，雙方面都吶喊助威。

拔里和蘇格禮都跳下坐騎，各執武器，拔里驕傲的說聲：「請！」還不等蘇格禮準備，便舉棒向他腹部戳來。

蘇格里猛不提防的先挨了一棒，立時口吐鮮血，面色發青，但他還能忍痛還擊，兩隻巨猴便一來一往的大戰起來。

好一場惡戰！十分鐘後，只看見鐵棒如蛇，刀光似雪，已經看不見兩猴的影子了。

拔里畢竟是年青力壯，棒法純熟，蘇格禮剛才受了內傷，又因爲氣憤過度，雙方大戰一百回合，蘇格禮漸漸氣喘不支了。

拔里看見蘇格禮刀法凌亂，更奮勇狠鬥，一根棒圍着蘇格禮的身前身後，只要蘇格禮稍不當心，便要被鐵棒戳個窟窿。

兩個又大戰了十個回合，拔里故意留出一個空隙，讓蘇格禮一刀劈來，他向旁一閃，舉起狼牙棒猛的一聲，打中了蘇格禮的刀柄，這口刀立刻折爲兩段，蘇格禮大叫一聲，站着等死。

拔里這時眞是高興極了，舉起狼牙棒就向蘇格禮頭上打下，正當這危急的當兒，只聽見

一聲弓弦響，拔里反而先倒下來。

這原來是羅摩的神箭，救了蘇格禮的性命。

紅色猴兵看見主帥已死，便立刻四散奔逃，這邊哈紐曼揮動大軍直撲過來，一剎時，殺聲震野，血流如河，拔里的猴兵都被哈紐曼消滅了。

哈紐曼收兵回山，蘇格禮拜謝羅摩救命之恩，全山慶祝勝利大會，羅摩正要提出攻打拉伐那的計劃，就在這時，忽然天空中烏雲密佈，雷雨齊來，哈紐曼嘆口氣說：「羅摩王子，這不是我們不願幫忙，因爲雨季開始了，山洪立刻暴發，猴兵是不能行動的！」

羅摩放箭救了蘇格里的性命。

「這雨要下多久呢？」羅摩着急的問。

「至少三個月看不見太陽！」蘇格禮說：「我們只能躲在石洞裏！」

「息妲啊！」羅摩望着天空，默默的流着眼淚：「你的苦難甚麼時候才能得救呢！這三個月的時間啊，比三年，三百年還長久！啊！天上的諸神啊！你爲甚麼要這樣來折磨我們，折磨那麼美麗的息妲，啊！太陽神啊！請你露出光芒來吧！啊！風神和雨神啊！請你們發發慈悲吧！你們眞能忍心的躲在黑雲裏嗎！」

可是，風聲，雨聲，雷聲，將羅摩的哭聲遮沒了。彷彿是天崩地裂似的，猴子們呼兄喚弟，紛紛鑽到石洞裏去。

息妲在苦難中

在苦悶的雨季中，羅摩王子每天思念他的妻子息妲，眞是痛苦極了。

那美麗的王妃呢，這時比羅摩還要痛苦，蘇巴娜派了許多凶惡的女羅刹在獄中折磨她，十頭魔王又天天來糾纏她，要求她答允婚事；但是，貞烈的息妲，情願死也不肯服從他。本來，拉伐那有幾次想用暴力來强佔她，幸好被天神婆羅摩阻止了，他嚴厲的警告拉伐那，如果用不正當的手段强逼息妲，他便與他爲敵。

拉伐那既不敢與婆羅摩爲敵，又覺得强佔息妲也沒有面子。他改變了態度，用溫和的方法來騙取息妲的愛情。於是，他命令女羅刹們把息妲帶到一座幽美的樹林中，這樹林名叫無憂樹林，是十頭魔王遊玩作樂的好地方，他在樹中間蓋了一座美麗的別墅，種了許多奇花異樹，養了許多珍禽怪獸，而且使用妖法，任何人到這裏都會醉心悅目，忘記憂愁。

息妲到了無憂樹林裏，十頭魔王供給她漂亮的衣服和美味的食物；又教女羅刹慢慢說服她，如果再不回心轉意，拉伐那便要將她殺死。

但是，息妲毫不動心，寢不安眠，食不甘味，仍然一心一意的等着她心愛的丈夫。

每天，她站在窗口，喃喃的禱告：「天神啊！救我

息妲在想：「什麼時候才能回到丈夫的懷抱？」

的苦頭吧！告訴羅摩來營救我吧……。」

猴王背義忘信

三個月後，雨季過了，天氣放晴。羅摩向猴王蘇格禮提出出兵的要求；那知猴王自從得到勝利後，天天飲酒作樂，那裏將這種事放在心裏。羅摩看到這樣的情形，內心十分着急，便找到拉克商量：「弟弟，你覺到蘇格禮對我們背約了？他不願意幫助我們啊！」

拉克是個性情暴燥的人，聽到羅摩的話，便氣得大叫道：「是的！我昨天還向哈紐曼談過這個問題，他也怨恨蘇格禮不講信義哩！」

「那怎麼辦呢？」羅摩嘆口氣說：「眞是傷透腦筋了，我們還是向他好好的談判吧！」

「這傢伙怕硬欺軟！」拉克跳起來說：「豈有此理，他弟弟欺侮他，他就愁眉苦臉，我們幫他打了勝仗，他就不大理會我們了。好！對付這樣的人，我看非用武力不可。」

羅摩還要勸止拉克，但這年青的王子早已飛快的跑了。

蘇格禮正在猴宮裏抱着猴妃飲酒作樂，一眼看見拉克跑來，便慌忙的站起來說：「啊！拉克王子，失禮了，有甚麼事指教嗎？」

「有！」拉克粗聲粗氣的喊道：「你看見天上的太陽嗎？」

「看到的，我們剛才還在太陽底下吃水果呢！」蘇格禮莫明其妙的陪着笑臉。

「既然如比，你應該知道現在是雨季過了，」拉克冷笑一聲：「但是你倒忘記雨季以前的諾言了。」

「沒有！沒有！」蘇格禮猴臉一紅，勉强的笑一下：「不過，我國大亂之後，元氣大傷，現在還沒有復元呢！」

「胡說，你的棍傷早已好了！」拉克颼的一聲抽出寶劍來，指着蘇格禮的鼻子說：「今天我就是來跟你算賬，你有勇氣，我們就在這太陽下面決鬥！」

聽說決鬥，蘇格禮打了一個寒噤，但他又不願失去面子，裝着鎮定的樣子向哈紐曼說：「聽到了嗎？現在有人向我決鬥，你願意先和他比試比試嗎？因爲我是猴王，元首怎能和外邦的王子決鬥呢！」

「本來我是願意的！」哈紐曼向猴王叩一個頭，站起來說：「但是我覺得一國的元首，向外邦人失信，比不敢與人家決鬥還可恥。」

蘇格禮聽到哈紐曼的話，知道是自己理虧，反而輕鬆的說：「你們都誤會了，我那裏是一個不講信義的人？不過是試試你們的勇氣罷了！」

「既然如此！」哈紐曼乘機的說：「大王！一言爲定，那你現在已經決定出兵了！」

蘇格禮被逼得沒有辦法，心裏雖然暗暗怨恨哈紐曼不來幫忙他，但表面上還裝着贊成的樣子，把一根令箭交給哈紐曼：「好！現在我就派你做先鋒官，指揮我第一線的猴軍。然後，我們分四路向拉伐那進攻！」

猴軍遠征

出兵的命令下來了，拉克和哈紐曼都十分高興，他們急忙去通知羅摩，恰巧羅摩恐怕拉克出事，也正向猴宮跑來。

大家商量了一會，馬上開始整頓猴兵，猴兵們聽到消息，也十分高興，因爲他們早就知道楞伽山是出產生菓的好地方，十頭魔王還有很多珠寶哩。

三天後，猴兵浩浩蕩蕩的出發了。哈紐曼帶一支猴兵做先鋒，第二路是拉克，第三路是

羅摩，蘇格禮在最後面，準備勝則前進，敗則先跑。

哈紐曼一面前進，一面打聽息妲的消息，在一座大山前面，遇見了鷹王的弟弟山巴，向他報告息妲現在住在無憂樹林裏的消息，哈紐曼迅速的教猴兵通知羅摩，羅摩聽了，更是悲憤，希望哈紐曼立刻將她救出來。

「別忙！」哈紐曼搖搖頭：「他們一定戒備森嚴，那有這樣容易啊！」

「只要能將我這隻戒指送給她，她就可以放心了！」羅摩嘆口氣：「我的好朋友！我只有求你幫忙了！」

「讓我試試看！」哈紐曼接過羅摩的戒指，縱身跳到空中，燕子似的向楞伽島飛去。

蛇母擋路

當哈紐曼前進時，天空中忽然響起一個巨大的聲音。「喂！哈紐曼！你到那裏去？」

「是誰在叫我？」哈紐曼四處一看，發現一條比大工廠烟筒還粗長的大蛇，擋住他的去路。他連忙向大蛇打個招呼：「啊！好久沒見了，蛇母！你好嗎？我現在要趕到楞伽島去，回來時我們再談吧！」

「那也可以！」蛇母仰起頭來，張大了嘴巴：「不過，你一定要從我的嘴裏鑽過去，如你能這樣做，我就放你過去，否則，你別想經過我的地區！」

「你想將我吞下肚子去嗎？」哈紐曼有點着急了。

「不！我只想試試你的本領，」蛇母昂着頭說：「來吧！小猴子，我這幾天都沒有吃飽哩！」

哈紐曼知道蛇母的脾氣兇狠，不得不照她的說法，跟她比個輸贏。於是，他一縱身跳到蛇母的嘴裏，蛇母立刻將嘴閉上，想將他一口吞下去。

哈紐曼在蛇母嘴裏，知道不能立刻跳出去，便念動咒語，叫聲「長！」

一霎時，哈紐曼的身體，立刻長了十倍，蛇母一見，也將嘴巴盡量的張開，哈紐曼看到用這種法術不能勝過她，便心生一計，叫聲「變」！立刻又將身體縮成姆指那麼大小，從蛇母的牙縫裏跳出來。

「哈哈！我贏了！」神猴笑嘻嘻的說：「蛇母！你現在可以讓我走了？」

蛇母滿面羞慚，只好低着頭說：「好！你去吧！我承認輸了！」

「我才不認輸呢！」哈紐曼剛要動身，忽然天空中又發出一個宏大的聲音，哈紐曼抬頭一看，原來是一條雌龍，張牙舞爪的向他撲來。

哈紐曼大叫一聲：「好孽龍！氣死我了，我們無怨無仇，你無端的找我麻煩，看我的利害。」

「你也敢跳進我的嘴裏然後再跳出來麼？」雌龍向哈紐曼笑道：「這一回要看你的本領，我的肚子正餓了呢！」

神猴也不答話，將身一縱，跳進雌龍的嘴裏，雌龍恐怕他溜出去，急忙將嘴緊緊的閉住。

這一次神猴可不那麼客氣了，他在雌龍嘴裏，直往裏走，乘機滑下雌龍的咽喉到她的肚子裏。雌龍的肚子眞大，好像是城裏的臭水溝，哈紐曼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起鐵棒，向雌龍的肚皮用力戮去。

「哎呀！痛死我了！」雌龍倒在地上痛得亂滾：「神猴，你饒了我吧！」

「哼！饒了你！你不知害了多少人哩！」哈紐曼仍然是一棒跟着一棒，像搗蒜似的。

「我以後再也不敢了！」雌龍呻吟的哭了。

「下一輩子再學好吧！」

哈紐曼在雌龍肚子裏，漸漸聽不見雌龍求救的聲音了，只覺得悶熱非常，一時興起，他將雌龍的內臟打得稀爛，然後在肚子上打一個大洞鑽出來。

「喲！累死我了！」神猴累得滿身大汗，回頭看看雌龍氣息奄奄，他覺得心裏不忍，嘆息道：「雌龍，你恨我嗎？」

雌龍勉强睜開眼睛，喘息的搖頭說：「不！我不恨你！我現在懊悔我自己的行爲，我吃的人太多了！」

「你爲什麼作惡呢？」神猴憐憫的擦擦牠肚子上的傷口：「你還想活命嗎？」

「不能了！」雌龍流出眼淚：「我希望你替我禱告，就說我老龍臨死時明白了自己的罪過！」

神猴替牠禱告完畢，雌龍已經死了，再看看蛇母也逃得無影無踪。

神猴計騙羅刹女

神猴哈紐曼，不一日到了十頭魔王的根據地——楞伽島。

他恐怕白天驚動守衛的羅刹們，一直等到夜深人靜，變了一隻小黑貓，輕輕的爬進拉伐那的魔宮。

魔宮的設備，眞是富麗堂皇極了，水晶的地板，黃金的傢具，珠寶鑲成的門窗，這些金銀珠寶都是魔王歷年來掠奪的東西。

「息姐在那兒？無憂樹林在那兒？」哈紐曼東走西走，焦急萬分。最後，他大膽的闖進了內室，看到宮女們都熟睡了，一個個的睡態，美麗得像一朵朵睡蓮。

神猴知道這些嬪妃都是拉伐那搶來的女子，她們一入魔宮，插翅難飛，只好順從魔王的淫慾。

神猴在內宮裏尋找一會，也沒有看到息姐。這時他忽然聽到一陣囈語，原來是一個守夜的宮女打磕睡。

哈紐曼心裏一驚，立刻計上眉尖，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宮女的模樣，手裏捧着一大盤水果和美酒，迎向宮女走來。

「這麼晚！你到那兒去？」守夜的宮女聽見脚步響，揉揉惺忪的睡眼，奇怪的看着他。

「大王要我送東西給息姐吃的！」神猴學着女人嬌滴滴的聲音說：「姐姐！你餓了嗎？我請你吃點宵夜！」

「哎呀！大王知道可不得了！」守夜的宮女順手拿了幾個鮮果，笑嘻嘻的說：「多謝！多謝！」

「姐姐！」神猴裝醉裝傻的說：「我剛才偷喝了一杯酒，覺得頭腦昏沉沉的，什麼也記不得了，你能指引到我息姐住的地方嗎？」

「你眞是喝醉了！」守夜宮女向北方森林裏指一指：「就在那無憂樹林的別墅裏，從這裏先向東，再向北，有一條白色的小路可以通達。快去吧！路不近呢！天亮前才可以趕到！」

神猴聞聽大喜，連聲道謝，急忙忙向那守夜的宮女告別，走了幾分鐘，便恢復原形，駕起雲頭，一會兒就飛到了無憂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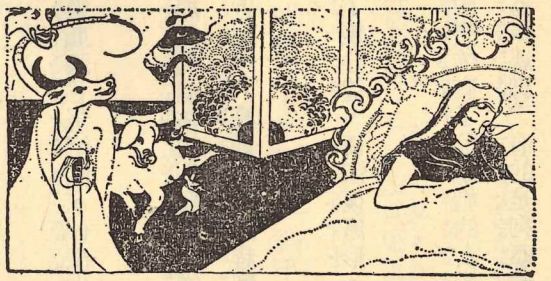
燈光掩映，羅帳低垂，美麗的息姐已經疲倦的睡着了。寢宮兩旁佈滿了監視她的女羅刹，這些女羅刹一個個都長得猙獰可怕，有的是牛頭人身，有的是豬臉馬脚，有的是狗頭蛇尾

，有些身軀高大，像一頭大象，也有的個子矮小，像一隻松鼠；有的生三隻眼睛，也有的只有獨眼；有的牙齒長在唇外，也有的全身長毛，形形色色可怕極了。

神猴本來想叫醒息妲，告訴她羅摩的消息，忽然覺得有一件事使他疑猜，他想先弄個清楚。

「且慢！」神猴自言自語的說：「羅摩常說息妲是一個貞烈的女子，我看在這樣舒適地方，她也許變了心，如果她是如比，我何必幫助羅摩救回一個淫賤的女子；如果她眞是一個貞烈的王妃，就是犧牲性命也是值得的。」

想到這裏，他不願冒冒失失的去驚醒息妲。轉回身走到樹林裏，爬上一棵大樹閉目休息；他打算等到第二天清晨，看一看拉伐那和息妲之間的關係。



。西東的狀怪形奇是都剎羅女的妲息視監

拉伐那向息妲求愛

天剛破曉，東方金紅色的曙光射在樹林裏，神猴在樹上正睡着，忽然羣鳥飛鳴，狂風大作，險些兒將他從樹上吹下來，神猴向天空一看，啊！原來是十頭魔王拉伐那來了。

神猴立刻變成一隻黃鶯，悄悄的跟隨拉伐那飛到息妲的寢宮，他落在窗外一棵大樹上，目不轉睛的注視室內的情形。

拉伐那走進息妲的床前，掀開帳子，笑嘻嘻的摸摸鬍子，正想低下頭吻她的時候，忽然息妲從夢中驚醒了，她立刻披衣坐起，怒目向拉伐那喊道：「魔鬼！你來幹什麼？」

「啊！美人兒！早安！」拉伐那擠眉弄眼的說：「我是來伺候您的，難道這些天來你對

我一點感情也沒有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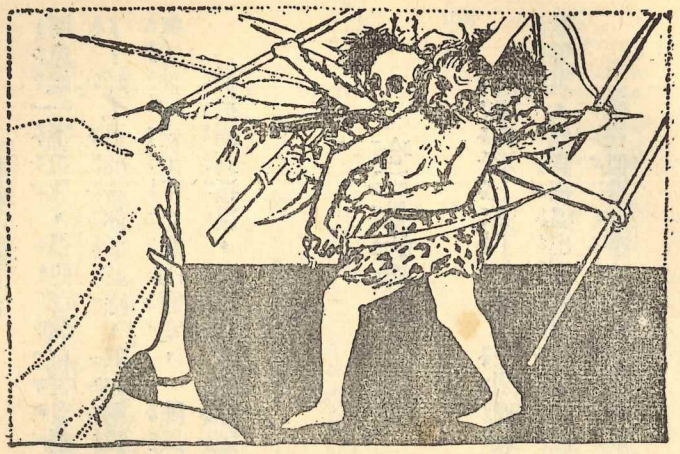
「走開！」息妲向拉伐那譏罵道：「你這不要臉的魔鬼，眞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噢！美人兒，原來你嫌我長得難看！那很容易！」拉伐那一面笑，一面唸起魔咒，叫聲「變」！立刻變成一個俊俏的美少年。他笑嘻嘻的說：「這可趁你的心意了！來！我的美人兒！快來吻我一下吧！我愛你快要發狂了！」

「滾！」好一個貞烈的息妲，連眼皮兒都不動，她大聲的喊道：「魔鬼，就是你變成世界第一美男子，也不過是一時的幻像，但是蓋不了你內心的醜惡！」

「那我可要露出凶相給你看了，美人兒！」拉伐那笑道：「你不要害怕，還是順從我！」

「任何怪樣我都不怕，告訴你！」息妲毫不畏懼的說：「我息妲要不是意志堅定，也不配做羅摩王子的妻子！」



拉伐那向息妲求愛

。相醜的來原出現便現諾允的妲息到不得那伐拉

拉伐那頓時氣得臉色發青，他一語不發，只是嘰哩咕嚕的唸動魔咒，忽然，美少年的容貌消失了，露出一副猙獰可怕的面目。一會兒，他的肩上出現了一個青面獠牙的腦袋，一會兒又長出一個赤髮怪眼的頭，不出一刻鐘，他十個腦袋都露出來，另外又長了十隻手臂，拿着各種不同的武器，凶狠的站在息妲的面前。

息妲看到這樣的怪物，嚇得她大叫一聲，連忙用手遮住她的眼睛，但她還是强硬的說：「走開！羅摩的王妃，從不怕妖魔的威脅。」

拉伐那眞的忿怒了，氣得他哇哇怪叫，他本想

將息姐一下打死，但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哼！要不是我不想得罪婆羅摩，我早將你毀滅了！好！再准許你活些時，限你兩個月內回心轉意，否則，我就要殺死你了！」說着，他怒氣冲冲的走出了息姐的寢室，一陣風走了。

神猴看到這裏，不禁默默的點頭欽敬。

哈紐曼的歌聲

息姐在床上哭了一會，便閉着眼躺下休息。於是，神猴在樹上便唱起讚賞她的歌曲，在歌聲裏，他詳細唱出羅摩尋找她的經過，現在正集合猴子軍，不日就可救她出險……。

息姐在似夢非夢中，忽然聽到歌聲，驚奇的坐起來。這時哈紐曼縱身一跳，跳到息姐面前，向她舉手致敬說：「息姐王妃，我是神猴哈紐曼，羅摩派我來看你的。我們的計劃，你在我剛才唱的歌曲裏都聽到了，不用我多說了！」

「你！……」息姐驚奇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她才說：「你是拉伐那變的吧？我不信！」

「王妃！我有東西使你相信的！」神猴說着，從口袋裏掏出羅摩的戒指遞給她，息姐接過來一看，不禁流淚滿面，原來那是她與羅摩結婚的信物。

「那麼！我現在救你回去吧！」，神猴想一下說：「省得大動干戈！」

「我是一個女人——怎能走過這麼遠的路程！」

「我揹你走好了！」

「不！除去羅摩，我從不自願碰一下別的男人的身體！」

「王妃啊！你的腦筋太封建了，現在是什麼環境啊！」神猴躁起來：「快點跟我走吧！

「即使我願意也不行！」息妲搖着頭說：「他們幾百人看守我，怎能眼睜睜讓我離開，你有法術，可以來往自如，我只是一個世間的凡人啊！去吧！哈紐曼先生，謝謝你！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那我不是空跑一趟了！」神猴聽得有理，無可奈何的說：「我怎樣回報羅摩呢？」

息妲思索了一會，從頸上取下一串珠鍊，交給神猴：「這個給羅摩，他是認得的，並且請你告訴他，如果不打倒拉伐那，我們一輩子也不能見面。」

神猴大鬧魔宮

神猴收了珠鍊，向息妲安慰幾句，便告辭出來。他在路上前思後想，覺得不大服氣。於是他拔起一棵大樹飛到拉伐那的魔宮上空，照着屋頂亂打一陣，以洩胸中之憤，只聽見嘩啦啦一陣響，魔宮上的琉璃瓦，都被他打得破碎不堪。

這時，守衞宮門的幾個羅刹，看到有人破壞宮殿，便疾言厲色的跑來干涉，頭一個上來的被神猴照頭一樹幹，打得頭破血流，第二個羅刹一看不是敵手，轉身便逃，一面大叫道：「不好了，從天上來了一個猴面的人，將我們的宮殿打壞了，還打死我們的人哩！」

拉伐那在內宮裏正和嬪妃們飲酒取樂，忽然聽到屋頂一陣響，院子裏揚起一陣飛沙走石，接着又聽見守衞的吶喊，連忙命令他的兒子陀羅出去看個究竟。

陀羅是個很有妖術的小魔王，他出來一看，原來是一隻猴子行凶，便一聲不響的拔出他的邪毒的武器——蛇箭，向哈紐曼射去。

哈紐曼正打得興起，猛不提防的看見一條小蛇向他飛來，他不以爲有什麼妖術，說時遲，那時快，那支箭已經飛到他的身上，像一條繩子將他綑住。

「捉住了，捉住一個猴子！」羅刹們鼓掌叫好：「送給大王去，等一會我們有鮮血好喝鮮肉好吃了！」

「唉！吾命休矣！」神猴躺在地上，不覺難過起來，他嘆息道：「我哈紐曼不是怕死，可是再不能幫助羅摩，救回息妲了！」

火燒神猴尾巴

衆羅刹將哈紐曼捉住，送給十頭魔王，拉伐那不認識他是神猴哈紐曼，以爲他只是一隻普通的妖猴，哈紐曼乘機說他是猴國派來的使者，特來向十頭魔王送宣戰書來的，但是宮前的守衞，不但不給他通報，反而侮辱他，於是衝突起來。拉伐那那管得這許多規矩，立刻下令將神猴處死。正在這危急的當兒，老四卞皮沙向十頭魔王說：「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這猴子單身來此，被我們捉住，如果我們將他殺了，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嗎？」

「難道我們就輕輕饒了他麼？」拉伐那怒氣未消。

「有辦法！」陀羅笑嘻嘻的說：「我們將他尾巴上纏一塊油布，用火點着，如果他不該死就讓他跑了，如果他被火燒死，也不怪我們！」

「好！好！」魔王鼓掌大笑，立刻叫小妖們如法辦理，點着火，拉伐那還假情假意的說：「再見吧！看我們對你多客氣，還送你一枝火把給你照路呢！」

好神猴縱身一跑，口中念念有詞，將毛一抖，那些毛都變得水淋淋的，大火只是將油布燃着，燒不到半根毛髮。

「哼！正好藉機會報仇了！」哈紐曼拖着帶火的尾巴，從這個屋頂跳到那個屋頂，不一會，全城都變成了一片火海。

「不好了！」羅利們一看弄巧成拙，都忙着打水救火，神猴卻趁着濃烟，逃得無影無踪。

面臨大海

白雲滾滾，碧浪滔滔，好神猴施展了飛行術，不一刻回到了營帳，急忙找到羅摩王子，便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羅摩聽了，大大的誇獎神猴的聰明和勇敢，心裏却着實高興，因爲他知道息妲還活在人間。

猴王蘇格禮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大爲高興，立刻下令向楞伽島進軍。

原來楞伽這地方就是現在的錫蘭，離開印度大陸有六十哩之遙，當中隔一個海峽，如果用陸軍進攻是很困難的。

這一天，猴子軍推進到海峽的岸上。羅摩王子、拉克、哈紐曼、和猴王蘇格禮都在海岸前觀看敵陣；但見風大浪急，波濤洶湧，就是海峽最窄的地方，一個泳術很好的人，也不容易通過。

猴子軍在岸上亂跳亂叫，紛紛向主帥報告：「隔着一條大海怎麼辦？如果我們要冒險游水，敵人只要在岸上擲石頭，就將我們消滅了。」

「我看還是收兵吧！」蘇格禮愁眉苦臉的說：「我們不是海軍呀！怎能在海裏和敵人作戰……。」

「不要怕！猴王！」羅摩恐怕猴王影響士氣，急忙接着說：「我來想辦法渡過大海！」

「你有什麼辦法呢？這麼寬的海峽啊！」蘇格禮搖搖頭：「反正我是不會游水的，我身上的毛，沾水發癢，馬上就變成風濕病，這可不是玩的！」

「不要緊！我請海神幫忙！」羅摩嚴肅的說：「猴王！請你教你的部下給我預備祭禮吧！」

猴軍聽了，不等吩咐就將祭台弄好了，台上點了紅色的臘燭和祭神的生果。羅摩點上香，就跪下來禱告：「海神啊！我羅摩爲了救妻子，費了千辛萬苦，來到此地，猴子軍都願意熱心幫助我；但是隔了一道海峽，不能到楞伽島去，海神啊！請你發發慈悲，用你的神力將海底現出一條陸路，讓我們通過。」

羅摩與神猴商量戰法。

羅摩禱告完畢，站起來等待海神出現，可是海面上風平浪靜，海水綠得像一塊滑的翡翠石，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羅摩第二次又再跪下來禱告：「海神啊，請你憐憫我羅摩的苦心吧！我一向是照着神的意旨去做世間的事；爲了實現我父王的誓言，我情願拋棄王冠，到森林裏苦修十四年；想不到那萬惡的拉伐那，却乘機搶去我的妻子，而且想謀害我的性命，所以我弟兄等大開殺戒。現在，我爲了正義才進攻楞伽，難道你不肯幫助我嗎？」

第二次禱告後，等了好久，海峽上仍然沒有發現一點奇蹟。蘇格禮看到這情形，認爲羅摩的禱告沒有靈驗，便在一旁冷冷的笑道：「我看算了吧！還是收兵回山，等到冬天，說不定海面會結冰的，我們再來吧！」

羅摩聽了，心中難過極了，他也不願和猴王爭辯，便又跪下來流着淚說：「偉大而仁慈的海神啊！難道你也是十頭魔王的同黨嗎？難道你是害怕他對你報復嗎？

我們一向尊敬你的權威，難道你不幫助正義的一方嗎？難道你忍心看到羅刹對我的譏笑嗎！海神啊！施展你的神力吧！」

羅摩第三次禱告完了，大家都注意海面，可是，海面上仍然沒有絲毫的變化，只見幾隻海鳥，若無其事的在海空中來回飛行。

猴王蘇格禮幾乎要笑出眼淚來，他也學着羅摩的聲音說：「海神啊！你怎麼不給羅摩王子一點面子，教我的軍隊空跑一趟？」

羅摩聽了蘇格禮的諷刺，幾乎將心肺氣炸了，但他還是忍耐的向蘇格禮說：「猴王，我不怪你，這是我和海神的事情。」

說着，他取出神弓，上一隻神箭，向大海憤怒的喊道：「海神！我三次禱告，你都不理，現在，我可不客氣了！」

那隻箭嚓的一聲射到海裏，一霎時天昏地暗，狂風大作，雷電閃馳，山岳動搖，海水被

羅摩禱告無效，用火箭射海。

那隻神箭激起十幾丈高，彷彿發生了恐怖的海嘯。

這一箭，海面立刻變成了火海，海水彷彿是變成了汽油，火焰直衝向天空。

衆猴軍看了，一齊拍手叫好，蘇格禮嚇得不敢出聲，倒是哈紐曼在一旁嘆息的說：「羅摩王子！這個辦法是不行的，世界上的海洋都是連通的，就是燒乾了這個海峽，別處的海水馬上又補滿了；而且，被火燃燒的海水，變成了水蒸汽，又變成了雨水落在海裏，這樣，不是永遠沒有燒乾的時候嗎？」

羅摩沉吟不語，果然，火焰變成了烏雲，天空中降下了一點點雨點，天氣也立刻陰沉下來。

「唉呀！」當羅摩正和哈紐曼商量間，猴軍忽然齊聲的喊起來：「怪物出來了，怪物出來了！」

羅摩定睛一看，一個人頭、魚身、龍尾的怪物出現在海面，身旁有幾千條海蛇圍繞着他，羅摩知道這是海神，連忙將火箭一指，頓時火止風息，水平浪靜！

「羅摩王子，小神這邊有禮了！」海神客氣的站在海面上。

「請海神原諒！」羅摩也匆忙還禮說：「我因爲一時性急，冒犯了你！」

「不是我不幫助你！」海神說：「前天我接到天帝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從海裏通過的，你的火箭也不能達到目的！」

「爲什麼天神這樣和我爲難呢？」羅摩傷心的說：「難道我的經過，還不能感動他嗎？」

「這是天神的意旨，我也不太明白！」海神搖搖頭：「大概他還要折磨你，鍛鍊你。羅摩王子，你要知道你的災難還沒有完呢！」

「天哪！」羅摩失望的嘆口氣：「過不了海，我們是前功盡棄了！」

「我指點你一個法子！」海神沉吟了一會：「你還是請你的朋友神猴哈紐曼幫忙吧！」

「當然，我是願意的！」哈紐曼立刻向海神說：「但我不知道怎樣爲力！」

「你可以！」海神向神猴說：「你們貴族裏有一隻猴子名叫納拉，你認識嗎？」

「他是我的堂弟！」哈紐曼說：「很小的時候我們在一起玩，現在多年不見了！」

●面海了現出神海

「他的父親是工巧神迦摩，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的！就連納拉也是有名的工程師哩！」

「好啦！你去請他們父子幫助你設計一座橋，你們就可以通過了！」

「那裏有這麼多的材料！」哈紐曼縐縐眉說：「這個工程大極了！」

「你的猴子兵不可以用上嗎？每人搬一方石頭就不少了！」海神向岸上指指，哈紐曼羅摩轉過頭來向隊伍看看，再回頭看看海面，海神却沉下了海底。

造橋渡海

神猴聽到海神的指示，立刻要求蘇格禮下命令叫猴兵到山上搬運石頭和樹木，分配停當，他一個斛斗雲去邀請納拉去了。

納拉是一隻聰明的綠色猴子，自幼跟父親學了好手藝，聽了哈紐曼的邀請，也想顯顯本領，便立刻趕到海峽來。

這一件偉大的工程開始了，哈紐曼指揮猴軍搬運木料和石頭，納拉很快的就將橋圖繪好，大家同心協力，只費了五天功夫，就速成一座大橋，將海峽連接起來了。

（編者按：如今在印度半島南端通往錫蘭附近的小島，還保留這一座橋，印度人稱它爲「羅摩橋」，也有人叫「哈紐曼橋」，就是這神話留下來的遺蹟。」

納拉修好了橋，大軍便通過了海峽，到了接近楞伽的一個小島。原來楞伽的外圍是由許多小島連接起來的，他們爲了加速行程，哈紐曼指了羅摩，納拉指了拉克，便從這個小島跳到另一個小島上，這樣就很快的到了楞伽平原。

大軍正式登陸了，哈紐曼指揮猴軍，連夜趕到十頭魔王的京城前面，安下營寨；衆猴兵

敲鑼打鼓，殺聲連天。拉伐那也早做準備，但見城頭上旌旗招展，刀劍林立，妖魔們吹起號角，唱着古怪的戰歌。

羅摩正與哈紐曼商量攻城的策略，忽然一個猴兵跑進帳內，大聲喊道：「報告將軍們！對方敵陣有人過來啦！」

「來的有多少兵馬？」羅摩鎮靜的問。

「只有一個人，騎一頭雄獅！」

「奇怪！」羅摩招呼哈紐曼出帳觀看，那頭雄獅已經跑到猴兵陣內，哈紐曼向羅摩說：「這個人好面熟，我認得他，啊！對了！他是十頭魔王的四弟，在我大鬧楞伽的時候，他却沒有動手，反而向拉伐那求情釋放我，現在他是一人一騎來的，其中定有甚麼道理。」

「不管他，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拉克向羅摩說道：「將他捉來再說。我願意立一個首功！」說着，他向猴王借了大刀，跳上馬立刻迎上前去。

兩匹坐騎看看接近了，騎獅子的那個勇士，正要向拉克說話，拉克性急，叫聲「看刀」！拍！就向對方的頭上砍去。

「將軍且慢動手！」騎獅子的勇士將身體一閃，躲開拉克的刀尖，他當胸抱拳，帶笑的說道：「讓我講個明白好不好？」

「你是那裏來的？」拉克也收住刀，在馬上喊道：「膽敢闖進我們的大營！」

「我名叫卡皮沙，是十頭魔王的四弟……！」

「啊！」拉克一聽他說是十頭魔王的弟弟，心中像一把火在燃燒着，這個年青的王子，不等他說完，便又一刀砍來。

「我是向你們靠攏來的！」卡皮沙一面躲閃一面大叫。

「靠攏的都是壞蛋，我們也不想利用你！」拉克是個性情粗魯的人，那裏聽得進去這些話。仍然是一鼓作氣，大聲的喊道：「別說廢話，舉起你的槍來吧！」

卞皮沙被迫得沒有辦法，也只得舉槍迎戰，兩個人一來一往，在戰場上各顯身手。這時，羅摩與哈紐曼都聽到了雙方的講話，急忙上前迎救，但是，兩個人正殺得難解難分，誰也不敢鬆懈；哈紐曼看到這樣情形，只有吩咐猴兵們在一旁觀看，不許動手。

兩個人大戰數百回合，不分勝敗，到底是拉克年青力壯，越殺越勇，卞皮沙的槍法却漸漸凌亂了。

「我看須要馬上叫他們停戰了！」哈紐曼向羅摩說。

「我弟弟的性格是暴躁的！」羅摩點點頭說：「他在作戰時非打到底不可。而且，大家亂嚷，我們的聲音他也聽不清楚，還是等他們打疲倦再說吧！」

「哎呀！卞皮沙已經不行了！」哈紐曼急躁的說：「你看！他只能有招架之力，而且他的槍已被拉克的刀纏住，抽不開了。」

「好！只有一個辦法！」羅摩立刻抽出一根神箭，看定他們的刀槍碰在一起的地方，一箭射去，叫聲「開！」

這兩件武器立刻脫離他們的手，飛在半空，拉克和卞皮沙都空着手，莫名其妙的對看着。

「羅摩王子命令你們停戰！」哈紐曼到陣前大聲喊道：「現在請拉克王子將敵將帶來問話！」

兩個人手無武器，想打也打不起來了，只有並肩前來，羅摩和哈紐曼也迎上去。

「卞皮沙先生，你認得我麼？」哈紐曼在馬上欠身說。

「你就是神猴哈紐曼？大鬧我們楞伽的？」

「是的，謝謝你那次幫忙，現在我們是敵國，那你爲什麼一個人跑來？」

「我被我哥哥趕出來的！」卞皮沙從雄獅上跳下來，向猴軍的將領一一見禮，又轉向哈紐曼說：「你走後，我們開一次軍事會議，他主戰，我主和。我想只要將息妲送給你們，再

道歉就行了，他不但不聽，反而將我痛罵一頓，說我對他不忠心，而且要我離開楞伽，不然他要將我殺死，所以我今天趁此機會就投奔過來了！」

「你的話我們不敢十分相信！」哈紐曼搖搖頭：「說不定你是十頭魔王派來做間諜的呢！你有什麼方法證明你的心志嗎？」

「我可以對天神發誓！」卞皮沙淚眼汪汪的說：「如果……」

「不要發誓！」拉克笑道：「等到天神處罰你的時候，我們已經吃了大虧了。」

「那叫我怎樣表白我的眞心呢？」卞皮沙向羅摩說：「羅摩王子，你是一個國家的首領，你替我想一個辦法吧！我什麼都願意做，如果你也是頑固得像你的弟弟，那麼，請你將我送給我的哥哥吧！叫他將我的心剖開給你看！」

「不要着急，卞皮沙先生！」羅摩沉思一下說：「我們並不是喜歡打仗的，不過你的哥哥橫行霸道，叫我們實在不能忍受了，現在，爲了證明你的眞心！」羅摩向楞伽的城頭指一指。

大家舉目觀看，城頭上人山人海，中間豎立了一面大紅旗，上面畫着死人的頭骨，正在迎風飄揚。

「好！我命令你！」羅摩向卞皮沙說：「現在你就將那擎着旗的羅刹射死！」

卞皮沙聽了，立刻取出弓箭，喊道：「做惡的人應該倒下了！」

只聽得一聲箭弦響，那個擎旗的羅刹立刻從城頭上滾下來。

羅摩、哈紐曼、蘇格禮一看到這樣的情形，連忙上前和卞皮沙握手，請他到帳內休息，拉克也向他道歉。卞皮沙嘆息的說：「承你們待我這樣好，我現在將許多情報告訴你們。不過，你們要知道，你們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爲什麼呢？」哈紐曼說：「難道我們都不是拉伐那的敵手嗎？」

「除他以外，楞伽還有許多本領高强的勇將！」卞皮沙說：「上一次你不是被蛇箭綑住

了嗎？當然，蛇箭綑不住你，可是別人就不容易逃走了！」

「照你說，」拉克不服氣的說：「我們沒有希望了？」

「不！天神永久是幫助正義的人，所以我才背叛我的哥哥。不過，你們不能驕傲，驕兵必敗！」

羅摩點點頭，向卡皮沙說：「謝謝你對我們的指教，我們不應該驕傲，但也不自餒。現在，我們來商量怎樣對付敵人。」

卡皮沙點點頭，立刻先將楞伽的地形和兵力分佈的情形告訴羅摩，正談論間，忽然帳外喊聲連天，一個猴兵跑進來說：「諸位將軍！羅刹大軍向我們進攻了！」

兵對兵將對將

猴王立刻發出令箭，率領衆將官走出帳外，只見羅刹軍，像一羣黑色的螞蟻，人山人海，向漫山遍野的猴陣衝來。

「弟兄們！」哈紐曼一縱身跳上帳幕前的旗杆上，大聲喊叫道：「我們作戰的機會到了，爲了保持我們猴國的光榮，每個戰士只許前進，不許後退。」

猴軍們聽到哈紐曼的鼓勵個個吶喊響應，聽候猴王的作戰命令。

猴王看到羅刹軍快要來到的時候，急忙向羅摩道：「羅摩王子！這麼大的場面，我的眼睛都要看花了，你看用什麼戰法？」

「我看先要來一次大混戰，兵對兵，將對將！」羅摩向蘇格禮說：「快一點下命令，不能延遲了！」

「好！」猴王搖動一根白色的令旗，張開粗大的喉嚨喊道：「戰士們，我們現在全體出動，跟敵人拼個死活，兵對兵，將對將，照我們平時演習那樣！」

「衝啊！」衆猴兵聽到命令，即刻按照原有的隊形，各路縱隊一齊前進。原來猴兵平時的編制是以毛的顏色分隊的，蘇格禮是白毛的猴類，他的部隊也是白色的。紅毛的猴子由尼拉率領，綠毛的原子由達文率領，哈紐曼的毛是金色的所以他的猴兵，都是黃毛的，在猴陣中最多，兵力也最大。

羅刹軍的隊伍也是以領兵的大將的形相而分的，有豬形的，狗形的，鬼形的，人形的，種類更爲繁多。

猴子軍的武器，多數是鐵棒，也有使用刀的，每個口袋裏都裝滿石頭。羅刹軍的武器更多了，刀槍劍戟十八般武器樣樣都有，還有以鼻子，尾巴，脚爪做武器的。

金色的陽光，照在綠色的原野上，閃耀着美麗的光芒。雙方戰鼓齊鳴，戰歌齊唱，眞是驚天地，動鬼神，一場大規模的惡戰，就像暴風雨樣的來臨了。

猴軍和羅刹軍大戰起來。

牛隊衝鋒

一場惡戰，眞打得天昏地暗，雙方都是傷亡慘重。猴子軍幸虧羅摩和哈紐曼指揮有方，眼看漸漸佔了上風。

「弟兄們！衝啊！」猴王蘇格禮大聲的喊道：「我們要一戰成功，打到他們的魔宮去！」

猴軍們聽了，更爲奮勇廝殺，眼看羅刹軍支持不住了，他們一面戰，一面退，猴子軍乘勝追到城前。

「努力啊！我們不要讓一個敵人逃走！」哈紐曼高興的大喊大叫，他笑着向羅摩說：「王子！我們也衝上前去！」

正當猴子軍猛攻直追的時候，忽然城頭上響起一聲嗚嗚的號角，每個城垛上都站起了十幾個羅刹的弓箭手；千千萬萬枝毒箭，一齊射出，另外還夾着標槍、石頭、鐵彈子、像瀑布似的滾下來。

「退兵！」哈紐曼一看敵人有了準備，急忙向猴王蘇格禮報告。蘇格禮將紅旗連展三下，猴軍們大喊一聲，立刻向後面退到弓箭射不到的地方。

「今天出戰總算不錯，」羅摩向哈紐曼說：「不要太急了，我們休息一會，再慢慢想法攻城……」

話猶未了，只聽見一聲砲響，羅刹軍連聲大喊，城門大開，闖出一輛又大又快的戰車。這輛戰車是用兇惡的野牛拉着，牛身上包上鐵甲，牛角上都綁着兩把明晃晃的尖刀，軍上有十二個羅刹副將，個個拿着長槍大刀，當中站着一員威風凜凜的大將。

拉車的野牛，看見猴軍穿着紅色的衣服，立刻兇性大發，直奔猴軍隊裏，幾個來回，就將前面猴軍的隊形衝亂了。

蘇格禮一看，大爲吃驚，便要下令撤退，哈紐曼立刻向他喊道：「不能退！一退我們就要大敗了！」

「戰車上的大將，就是拉伐那嗎？」羅摩向卞皮沙說。

「不！他是陀羅！拉伐那的兒子，」卞皮沙驚慌的說：「這小子很厲害！」

「他有蛇箭！」哈紐曼說：「我嘗過它的滋味，我們跟他作戰要小心啊！」

陀羅駕着戰車衝殺了一陣，可是，猴子軍個個都會跳躍術，躲閃很快，也得不到什麼效果。這時，陀羅忽然看見哈紐曼站在一棵大樹下，和幾個人指手劃脚的談話，他知道這幾個人一定是猴軍的指揮官，於是他大吼一聲，將繮繩一抖，六隻野牛便向那棵大樹衝來。

衆猴軍看見戰車要衝向他們的主將，便發一聲喊，一齊拈弓搭箭，向野牛射去。可是野牛身上早披了鐵甲，一點也傷不着牠們的皮肉，仍然向前猛衝。

「快射野牛的眼睛！」哈紐曼向羅摩兄弟喊道：「你們的箭術很好！快點射吧！」

羅摩和拉克急忙抽出箭，嚓的一聲，將兩隻野牛的眼睛射瞎了，那兩隻野牛受傷負痛，但並不倒下，反而跑得更快；等到羅摩和拉克又射出第二枝箭時，只見車上六個羅利副將，忽然跳到牛背上，一面用盾牌擋住將射來的箭，一面拿出一件東西，掛在野牛的眼睛上。

「呀！原來他們給野牛戴上眼鏡了！」衆猴軍大聲喊起來。

蘇格禮火燒野牛

「眼鏡也可以射穿的！」拉克又搭上一枝箭，用盡力氣，一箭射去；只聽見噹啷一聲，那枝箭却反彈出來。原來野牛的眼鏡，是用透明膠做的，又韌又滑，不但不會射破，反而富有彈性，那枝被彈出的箭，却打傷了一隻綠毛的猴子。

陀羅在戰車上哈哈大笑，他指着哈紐曼說：「你們還不投降嗎？眼看就要將你們壓成肉餅了！」

「猴軍是永遠不投降的！」蘇格禮大聲的回答。

「噢！」陀羅向蘇格禮打量了一下，看見他頭上戴了一頂金色的王冠，他諷刺的笑道：「啊！你是猴王，失敬失敬！你這老猴子敢跟我的野牛撞一下嗎？哈哈！我的野牛想穿一件猴皮大衣哩！」

蘇格禮平時驕傲慣了，那裏受得這樣侮辱，他大吼一聲：「氣死我了！我要將你們這羣羅刹鬼都打死，不然，我這猴王也不幹了！」說着，他將兩隻手抱住身旁的一棵大樹，用盡平生力量，喝聲「起」！將那個大樹連根拔起來，當做武器，直向戰車衝去。

「好啊！」哈紐曼在一旁看見蘇格禮拔起大樹，忽然急中生智，連忙向猴軍們說：「快一點，你們快放火箭，將大王拔起的樹點着火。」

衆猴軍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大家都抽出火箭，有的點起一枝火把，扔向猴王手裏的大樹，有的冒險在上面洒了硫磺，這棵大樹立刻燃燒起來。

「大王！快將你的火樹去燒他的野牛！」神猴喊起來。

蘇格禮聽到神猴的喊出，也就跟着大吼一聲，就像舞起一條火龍，奮勇的直向戰車衝去。

那些野牛一看見火光，便不聽陀羅的指揮了，亂跳亂竄，立刻將拉車的繩索掙斷，回頭就跑。

蘇格禮乘勢將火樹拋在戰車上，一霎時，那輛戰車也被燒成了火車。

陀羅看到野牛車被蘇格禮破了，慌忙帶着副將從車上跳下來。他也氣得連聲怪叫，一揮手，十二個副將便一齊向蘇格禮衝去。

飛來一條小蛇

蘇格禮大吃一驚，回身想逃，原來他手裏沒有兵器，怎能抵擋敵人呢？正當這危急的當兒，猴軍將領，紛紛向前，將陀羅擋住；拉克大喝一聲，抽出劍，也跳進重圍，手起劍落，兩個羅刹副將的腦袋就像西瓜似的滾在地上。

陀羅一見大怒，從身邊掏出一對銅錘，就向拉克衝來。羅摩和哈紐曼剛要出陣協助，只見一團綠光直飛向前去，原來是造橋的納拉，手拿着二條鐵算尺，也向陀羅迎面打來。陀羅大吃一驚，用銅錘將鐵算尺架住，他奇怪的喊道：「你不是工巧神的兒子納拉嗎？」

「你怎麼認得我？」納拉停下算尺來回答他。

「我們的王宮，就是你父親設計建造的呀！」陀羅笑道：「那時你還是一隻小毛猴子哩……」

納拉聽見陀羅侮辱他，「拍」的又是一算尺向陀羅的胸口戳去。

「你這小畜生！」陀羅用一隻銅錘擋住，另一隻銅錘跟向納拉打來，納拉舉起左手的算尺架住銅錘，叫聲「開」，只覺得手腕酸麻，原來陀羅的力氣比他大好幾倍。

「我問你！」陀羅收回銅錘說道：「前些時，我請你父親設計一輛新戰車，他爲什麼擺架子，不願來！」

「因爲你們羅刹作惡多端，哼！我們怎能給你造武器！」

「噢！我想起了！」陀羅的臉色大變：「那座橋一定是你造的，好！你這小毛猴子竟敢跟我作對，等我將你們打死了，再去找你爸爸算賬！」

「好！現在我們就拼個輸贏吧！」

兩個人再不說話了，一來一往大戰起來，陀羅雖然氣力大，但他的身體沒有納拉靈活，兩個銅錘，兩條算尺，都呼呼作響，誰也不能打勝對方。

正在兩人惡戰時，忽然聽見羅刹副將們一聲聲慘叫，陀羅回頭一看，原來哈紐曼和羅摩已加入戰圍，蘇格禮找到了借給拉克用的大砍刀，也跑過來。

這十二個副將，那裏是羅摩哈紐曼的對手，不到幾個回合，就被殺死了八九個。剩下兩三個，一個慘叫着向陀羅求救，兩個丟下武器，大敗而逃。

陀羅看見他的部下死的死，傷的傷，眞氣得混身發抖，連忙想去迎救他們，可是納拉跟他死纏不休。他心裏想，如果哈紐曼和羅摩都來助陣，他更要吃虧了，想到這裏，他用盡混身氣力，向後一跳，立刻從身邊掏出蛇箭，向納拉射去。

納拉正要迫上來，忽然看見一條小蛇向他飛來，他連忙舉起算尺，那知那條小蛇已經變成一條繩子纏住他的頸子，陀羅大喝一聲：「拿人！」那個受傷的副將跑過去將納拉拖過來。

「好！」陀羅提住納拉，恐怕哈紐曼和羅摩上來迎救，大聲喊道：「猴子們！明天再戰，我要回家吃猴肉了！」

羅摩一看大驚，便要衝上前去，哈紐曼連忙止住他，低聲的說：「別忙！他的蛇箭利害極了，我們想別的辦法救他吧！」

陀羅看見衆人不敢向前，哈哈大笑，轉身就走，迎面卻看見一頭雄獅跑來，上面坐着卞皮沙，還有兩個受傷的副將，他向卞皮沙喊道：「你這奸賊，怎麼反去幫助敵人打我們？」

「好小子！你竟敢教訓叔叔來了，」卞皮沙氣得臉色發青，大聲喊道：「你的父親無惡不作，我好心好意的勸他改邪歸正，將息姐放回，雙方免動干戈，他不但不聽我的話，反而將我趕出，不顧兄弟之情，你說這樣的人，還可以做我們羅刹國的領袖嗎？」

「啊！好心的叔叔！」陀羅冷笑道：「我看你心裏是害怕敵人，不敢和他們作戰吧！羅摩傷了姑姑，你怎麼不怪他們呢！」

「開始還是怪妹妹啊！人家在林裏修行，並沒有得罪我們呀！」卞皮沙嘆口氣道：「你還是棄暗投明，將納拉放下，回去勸你父親投降吧！」

「少說廢話！」陀羅大喝一聲：「看錘！」

卞皮沙將銅錘架過，還不忍心打他的侄子，但是陀羅一點也不客氣，兩柄銅錘像雨點似的向他猛擊。

「好小子！」卜皮沙勃然大怒，挺起鋼矛，分心就刺，兩個人大戰了五十回合，卜皮沙殺得興起，展開槍法，將陀羅打得腰酸臂麻，看看就要打勝了，陀羅連忙將銅錘一收，轉頭就跑。

「那裏走！還不束手就擒！」

卜皮沙擺動雄獅隨後趕來，看看就要趕到了，只見陀羅回身喊道：「着！」

一條小蛇忽的一聲飛過來，卜皮沙躲閃不及，他的手臂立刻被蛇箭綑住，從雄獅上跌下來。陀羅喝令羅刹們綁了，他騎上雄獅，得意洋洋的向哈紐曼說：「再見！猴子們！明天我們再戰！」

這一戰，雖然羅刹軍損失重大，又戰死了十員副將，但是猴軍的納拉和卜皮沙也被陀羅捉去，雙方鳴號收軍。

卜皮沙躲閃不及，一條小蛇就把他的手臂纏住。

神猴二次探魔宮

哈紐曼與羅摩一面指揮猴軍安營，一面商量怎樣迎救納拉和卜皮沙，當天晚上就開了一次重大的軍事會議。

在軍事會議中，猴王蘇格禮愁眉苦臉的說：「在頭一陣中，我們雖然殺了十個羅刹大將，又燒燬了陀羅的戰車，但是，我們也損失了兩員大將，眞是氣煞人也！」

羅摩也嘆息道：「這兩員大將一位是幫助我們造橋的納拉，他辛苦了幾個月，我們還沒有報答他的大恩，就被敵人活捉去了，可嘆可嘆！一位是剛剛向我們投降的卜皮沙，他一片

赤心，想不到得此下場，現在又落在敵人手裏，看來性命難保，我們眞是對不起他們啊！」

「我看趁今天晚上，來個總攻擊，搭救他們兩位如何？」拉克一拍桌子站起來，就要帶兵將攻城。

「且慢！」神猴哈紐曼慌忙拉住拉克的手腕：「敵人一定有準備的，黑夜作戰對我們很不利，你看，卞皮沙畫的地圖，楞伽城的構造多麼複雜啊！現在我們還是先將納拉和卞皮沙救出來要緊！」

「怎樣救他呢？」大家都楞楞的看着哈紐曼。

哈紐曼笑一笑：「還是讓我再去探一探吧！如果有機會，我就將他們救出來，如果不得手，我就寫一封信給十頭魔王警告他，假如他傷害了納拉和卞皮沙，我們也就將捉來的兩個羅刹副將和俘虜的八百個羅刹兵殺死，作爲報復！」

「妙計！妙計！」大家一齊誇獎哈紐曼想得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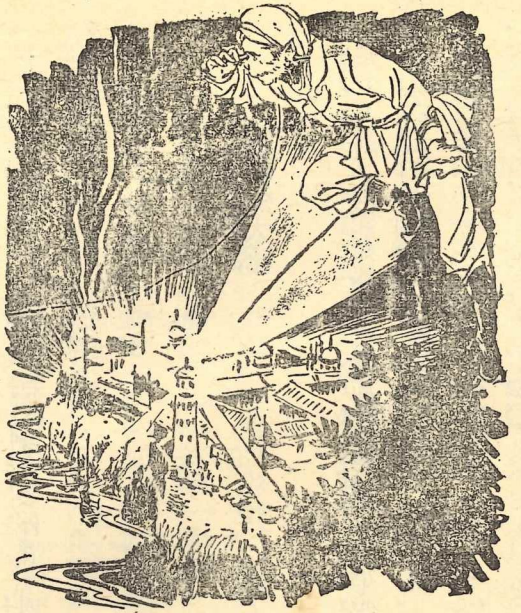
「好！現在我去了！」神猴將周身束裝停當，叫聲：「諸位！再見！」手一招，腰一躬，就去得無影無踪。

神猴變大猪

風高月黑，萬籟無聲，神猴施展飛行術，在半空中看到楞伽城內燈火明亮，旌旗招展，忽然一道白光在他的眼前亮起來。

「啊！那邊不是魔宮嗎？」神猴定眼一看，才知道自己已經飛到魔宮的上空。那道白光就是從魔宮的一個塔頂裏放射出來的，很像是現在新式的探照燈；大概是防備敵人乘黑夜來偷襲他們。

好神猴恐怕他自己被白光照到，連忙拔出一根猴毛，放在嘴裏，叫聲「變！」立刻變成一隻小飛蛾，趁着燈光，嗡的一聲飛到魔宮門前守衞的羅刹身上。



神猴夜探魔宮。

那守衞的兩個羅刹，長得都像豬形，長耳朵，大鼻孔，雖然站着，但已經呼呼的睡了覺，神猴有意戲弄他，便將一根猴毛伸在牠的鼻孔裏，亂搔亂撓。

「啊……嚏！」那羅刹忽然覺得鼻內奇癢，重重的打個噴嚏，揉一揉眼睛醒了。自言自語的說：「眞倒霉！站了這麼久，也沒有人來換班，肚子餓了！」說着，他便推醒他的同伴說：「仁猪！我餓了！你口袋裏有什麼東西吃嗎？」

「沒有啊！大豬兄！我也餓了呢！」那個小一點的豬形羅刹道：「現在人都睡了，那有東西吃呢？」

大豬忽然笑道：「啊！我想起來了！地牢裏今天捉到一個猴軍的將領和我們大王的四弟，現在大概審完了，我們大王向來是喝血肉的，我去看看，如果有剩下來的頭腳內臟，拾來吃不是很好嗎？」

二豬聽了，饞涎欲滴，連說：「好好好！大豬，我在這裏守衞，你去看看，回來時給我帶點人骨頭來，不要獨吃了！」

大豬滿口答應，喜笑顏開，精神也來了，他向二豬說：「如果有人來查問，你就說我到廁所去了！」

說着，大豬將武器交給二豬，搖搖擺擺的向後殿走去，神猴在他身上聽了，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納拉和卞皮沙現在性命如何；喜的是無意中找到了他們的下落。

走過幾道宮殿，大豬輕輕的向一個地洞爬下去，又走了一段黑路，看見一個很大地下室，裏面燈燭輝煌，陰氣逼人；他聽到卞皮沙痛苦的喊叫。

大豬從門縫裏一看，嚇得連忙後退，原來十頭魔生帶着一班羅刹大將，正在土牢裏審訊，並且有一個羅刹拿着鋼鞭正在拷打卞皮沙。

神猴當然也看得清楚，心中憤怒，他恐怕大豬嚇跑了，便將猴毛變成一根長長的鋼針，猛刺大豬的後腦，大豬連喊叫都來不及，立刻斃命。

好神猴立刻現了原形，將大豬的衣服剝下，穿在自己身上，搖身一變，變成大豬模樣，輕輕推開牢門走進去。

十頭魔王忽然看見大豬走進來，立刻停止了審問，向他說道：「你不是守衛的大豬嗎？外面有什麼事麼？」

神猴乘機答道：「剛才探照燈在西北角山上照到一個人影，恐怕是哈紐曼來了！」

「不會吧！」十頭魔王立刻叫陀羅說：「你出去看看，如果那猴子來了，就用蛇箭綁住，捉來一起受審！」

神猴看見最利害的敵人走了，心中大喜，再看看卞皮沙和拉納坐在地上，身上都綁着繩子，卞皮沙已被打得鮮血淋漓，但他們並不屈服，仍然雄糾糾，氣昂昂。

「好！我們再審！」十頭魔王忽然向假扮大豬

王大頭十見往豬大了變猴神。

的神猴說：「大豬！你不去守衛，還在這裏幹什麼？」

神猴學着大豬的聲音道：「大王，我餓了，我想吃他們的肉！」

「哈哈！」十頭魔王笑道：「好！大豬！你有功勞，不過，你想吃肉，也得盡些力氣呀！」

「大王！」神猴高興的說：「我知道你的意思，要我拿棍子打他們，是不是？」

「大豬變聰明了！」拉伐那又笑了一聲，指着剛才動刑的羅刹說：「將鋼鞭交給大豬，他力氣大！」

納拉和卞皮沙都嚇得冷汗直流，心裏想：「這回要死了，只要大豬一鞭打下，就沒命了！」

假大豬接到鋼鞭，就要動手，十頭魔王急忙說：「別忙，我叫你打你就打，我還要問話哩！」

「好！好！」假大豬舐舐舌頭，搖搖尾巴，站在十頭魔王的身後，他本身想用鋼鞭將拉伐那打死，可是拉伐那有十個腦袋，前後左右都有眼睛，神猴知他利害，因此不敢動手。

十頭魔王說道：「卞皮沙！你雖是我的義弟，但是你現在是叛賊了，如果你向我道歉，我就饒你一死。」

「死就死！」卞皮沙搖着頭說：「還談什麼兄弟，我看你也作惡到頭了！」

十頭魔王又向納拉說：「喂！小猴子！你如果答應給陀羅造一輛可以避火的新戰車，我就不殺你了！」

「殺就殺！」納拉也搖搖頭：「我不能幫助你們害我們自己的兄弟！」

神猴看到他二人的强硬態度，心裏暗暗佩服，但卻想不出法子援救他們。

「大豬！」正當神猴低頭思量時，拉伐那忽然怒氣沖沖的喊道：「動刑！」

假大豬吃了一驚，故意高興的說：「將他們打死嗎？」

「給他們留一口氣！」拉伐那背後的腦袋，輕輕的向他說：「不要將他打死，他要答應了，就住手！」

好神猴舉起一根鋼鞭走到納拉身旁，他表面上好像用了全力，落下去卻輕微。

納拉這時已閉目等死，忽然覺得鋼鞭落下來一點不痛，他睜眼一看，認得大豬是神猴變的，神猴對他眨眨眼睛，他懂得意思，便大聲喊痛，神猴又打了兩鞭，他便一聲不響，裝着被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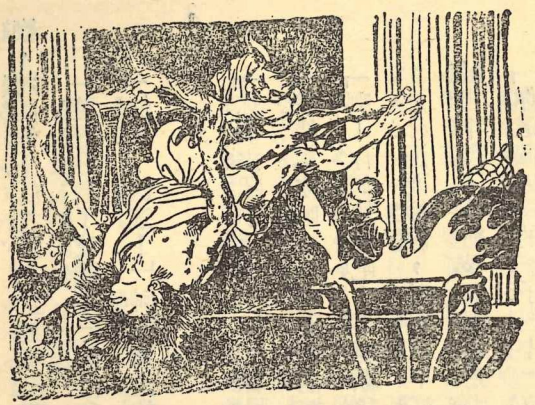
這時，十頭魔王已喊住手，拿了一杯冷水，親自走下來想將納拉噴醒，噴了兩口，納拉覺得水流在頸上，又冷又癢，却忍不住笑起來。

「這猴子眞可惡！原來他在裝死！」十頭魔王氣得哇哇怪叫：「大豬，快將鋼鞭給我！」

神猴看見十頭魔王要親自動手了，不覺嚇出一身冷汗，幸虧他急中生智，急忙拔一根毫毛，手指一彈，那根毫毛立刻從門縫飛出土牢，變成神猴，在院內喊道：「拉伐那！莫傷我弟兄，快快出來受死，我哈紐曼來了！」

拉伐那一聽神猴喊叫，立刻跳起身來，向假大豬說：「你留在這裏帶着兩個弟兄看囚犯，其餘都跟我去捉拿哈紐曼，等捉來一齊吃！」

說着，呼的一聲，跳出了牢門。



假大豬看魔王出了，立刻將兩個小妖打死。

劫獄

神猴一看十頭魔王去了，只剩下兩個小妖，舉起鋼

鞭，將兩個小妖打死，立刻現出原形，割斷了綑綁納拉和卞皮沙身上的繩索。

「謝謝你救了我們！」納拉和卞皮沙齊聲的說。

「快逃！快逃！」神猴驚慌的說：「等一會他們又回來了，我使用分身術，瞞不了他們！」

「你們去吧！」卞皮沙流着眼淚說：「我的傷很重，走不動了！」

「我揹你走吧！」神猴替他擦了擦身上血跡。

「啊！你們快走吧！不要顧我了！」

卞皮沙還要拒絕，神猴也不答話，立刻將他揹在身上，又扶起了納拉。跳出牢門，哈紐曼迎面看見十頭魔王手裏拿着一根猴毛，氣得雙脚亂跳。

「你這個狡猾的猴子啊！」拉伐那發現神猴從土牢裏跳出來，心知上當，便破口大罵道：「哈紐曼我要剝你的猴皮！吃你的猴肉！」

「你去吃大豬吧！」哈紐曼笑着說：「烤豬不是很好吃麼？」

「呀！氣死我了！」十頭魔王大聲的喊叫：「來人哪！哈紐曼在這裏！」

「啊！糟了！」神猴看見衆羅刹飛奔前來，團團的將他圍住，別說還揹着受傷的卞皮沙就是單身一人，也難衝出重圍，正在危難關頭，忽然心生一計，仍然裝出鎮靜的神情，笑嘻嘻的說：「你們眞傻啊！我也是假的神猴，那面才是眞的來了！」

拉伐那果然回頭觀看。神猴乘機和納拉一縱身跳到半空。

「那裏去！野猴子！」十頭魔王指揮衆羅刹，在後面緊緊趕來。

神猴哈紐曼揹着受傷的卡皮沙，和納拉飛到空中，十頭魔王明白了受騙的情形，一面集合幾百名凶惡的羅刹大將，也飛上天空追趕，一面連聲催促他的兒子陀羅：「兒啊！快放你的蛇箭啊！快放你的蛇箭呀，別讓那個狡猾的猴子跑了。」

話猶未了，只聽見人叢中有一個清脆的孩子聲音怪叫道：「哥哥！看我去將那猴子眼睛挖來！」

十頭魔王一看，原來是他最小的一個兒子。眞是又驚又喜，但來不及喝止，他已經起飛了。這個小羅刹名叫小野狼，人雖小，性情却像他的父親一樣的凶惡殘暴，平時有人得罪他，便等到人家睡覺的時候，偷偷的將仇人的眼睛挖出來，他到山上打獵，也將虎豹的眼睛挖出來，所以他的口袋裏常常裝了許多眼睛，他將這些眼睛用白糖烹熟，做成葡萄乾，平時當點心吃。

猴車大戰的時候，十頭魔王看他年紀還小，力氣不大，本領也沒有學好，所以不叫他出陣，只在宮裏學武藝。

這一次機會來了，他看到兩個囚犯被一個猴子救走了，他心裏想：這個神猴的身體和自己差不多大小，身上還揹着一個人，自己一定可以戰勝他，而且還有幾百羅刹幫他忙，所已便大膽的趕上去。

十頭魔王和他的小兒子小野狼——

哈紐曼正在天空飛行，看見四面八方都有羅刹們飛來，他心裏想：「這次要完了，我一個人倒有辦法衝出去，可是，身上揹着這個又大又重的卡皮沙，跑又跑不動，打仗又不方便，怎麼辦呢？」

「啊！神猴！」卡皮沙在他背上嘆口氣說：「不要救我了，你們逃命去吧！」

「你不要怕，卞皮沙！」神猴大聲的說：「我們想辦法衝出去！」

好神猴抖擻起精神。將鐵棒使得呼呼作響，撲上來的幾十個羅刹，都被他打得腦漿崩裂，納拉也舞起鐵算尺，前遮後護。羅刹見兩隻猴子打得凶惡，便聯合起來，將哈紐曼等人團團包圍。

眞假神猴

好神猴看見羅刹們人多勢衆，急忙在胸前拔下幾百根猴毛向天空一撒，叫聲「變」，立刻變成幾百個猴子，個個手拿鐵棒，和羅刹們混戰起來。

陀羅本來想放蛇箭將哈紐曼捉住，但一看天空中到處都是神猴，分不出那個是眞，那個是假，弄得眼花瞭亂，反而無法下手。他想，假的神猴一定不耐久戰，等一會就可以看到眞猴子了。

這時候小野狼也飛在空中助戰，他聰明伶俐，想到眞神猴是身上揹着卞皮沙的，便鑽在猴羣中到處尋找，找了一會，忽然看到有一隻猴子正在東逃西避，汗流滿面，有一個人伏在他的身上，小野狼大叫一聲：「哈紐曼，你騙別人，騙不了我啊！」

哈紐曼正想奪路而走，只覺得頭頂上一陣涼風掠過，面前忽然閃起兩隻手指，向他眼睛挖來。

「你是誰？」神猴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頑皮的小羅刹，他穿着紅衣紅帽，尖嘴縮腮，很像一頭凶惡的野狼。

「我是來向你要東西吃的！」小野狼笑道：「別人想捉你，我只要你的兩隻眼睛，啊！你的眼睛那麼亮，一定很好吃哪！」

「胡說！」哈紐曼舉棒欲打，只聽見背上的卞皮沙說：「這孩子是拉伐那的小兒子！不要打死他，免得驚動他父親，那就更難突圍了！」

「啊！」哈紐曼聽說是十頭魔王的兒子，忽然計上心來，連忙說道：「好！好！我將眼睛送給你吃，那你就要放我走了！」

「那是當然囉！」小野狼哈哈大笑：「你倒是聰明，兩隻眼睛換了三條性命，就這樣吧！我吃了你的黑葡萄，便要求父親放你回家，現在你將兩隻手放在背後，不准動，我要動手了！」

「好！」哈紐曼果然將兩手背好，動也不動的等着他。

小野狼一看大喜，立刻撲過來，兩根手指凶狠的向神猴的眼睛抓來。

就在這緊張的當兒，神猴「啊」「啼」一聲，打了一個噴嚏，嘴裏鼻裏噴出的口水，像泉似的向小野狼臉上射來，小野狼嚇得向上一跳，神猴乘機一手抓住他的雙脚，用力一抖。

小野狼頭朝下脚朝上懸在半空。

「哎呀！我們的小王子被神猴捉住了！」羅刹們齊聲的喊起來。十頭魔王和陀羅聽見叫喊，也立刻騰空而上。一時，幾百件兵器都向神猴衝來。

交換三個條件

哈紐曼一看羅刹們不要命的來救小野狼，索性向那些假猴子一指，那些假猴子們都變成毫毛向他飛來，然後他不慌不忙的一手提起小野狼，一手將鐵棒頂在他的肚子上說：「你們來吧！誰要一動手，我就先將這孩子戮死！」

羅刹們大驚失色，誰也不敢向前，恐怕傷了他們的小王子。

「來呀！來呀！」哈紐曼哈哈大笑：「你們怎麼不殺他呢？眞沒出息啊！」

「神猴先生！你放下我，」小野狼一面掙扎，一面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希望你永遠記着！」神猴將小野狼向上一拋，又抓住他的耳朵。

「哈紐曼！」陀羅氣得跳起來說：「快將我弟弟放下，我要放蛇箭了！」

「放呀！放呀！歡迎得很！」哈紐曼笑道：「只要你的蛇箭一出來，我就將你的弟弟腦袋拔下來去餵蛇！你願意嗎？」

陀羅氣得一聲不響。

「啊！十頭魔王也來了！」哈紐曼又向拉伐那打招呼：「你喜歡你的兒子嗎？十頭魔王！你看，小野狼快變成死兔子了！」

「你殺他好了！」十頭魔王陰沉沉的說：「反正我有好幾個兒子，死一個也不在乎！」

「我才不殺他哩！」哈紐曼仍然是笑嘻嘻的說：「我將他帶回去眞的餵狼哩！」說着，哈紐曼將小野狼的耳朵一擰，痛得他哇哇亂叫。

「爸！你們快來救我呀！」小野狼哭了，向十頭魔王喊道：「我耳朵痛死啦！」

「小畜牲，誰叫你來的？」十頭魔王又生氣，又疼愛，但一點也沒有辦法。

「我要抓他的眼睛吃！」小野狼一面哭，一面還天眞的說：「這猴子騙我，我上了他的當了！」

「誰騙你啊！」哈紐曼笑着說：「你這沒有管教的小流氓，怎能將人的眼睛當葡萄吃哩！好！」他說着，從口袋裏抓出一把葡萄乾，塞在小野狼嘴裏：「這才是葡萄乾哩！」

陀羅看見小野狼的耳朵被神猴越拉越長，先前還大哭大叫，一會兒已經哭得沒有聲音了，他想，再拉一會，這個小弟弟就要性命難保。於是，他忍住氣說：「哈紐曼！我還以爲你是大英雄大豪傑哩，怎麼大人欺負孩子呀！」

「你說的對！」神猴笑哈哈的指着背的卞皮沙說：「你們幾百個身强力壯的人，怎麼欺

負兩個病人呀！」

「你說的也有理！」陀羅紅着臉說：「這樣吧！我們談和好嗎？你放了我的弟弟，我放你們走好啦！」

「這樣交換便宜了你們！」神猴滿不在乎的說：「哼！我不放他，也可以衝出去！這樣，我們不上算！」

陀羅的心肺氣得幾乎也要爆炸了，但他臉上還得裝出笑容來：「你想怎樣呢？說出來給我們聽聽！」

去下扔要狼野小着提倒猴神。

神猴看到陀羅的口氣溫和了許多，便指着十頭魔王說：「我提出三個條件，你要答應了我，便放你的孩子！」

「我說過我不在乎少一個孩子的！」十頭魔王氣得眼睛冒火，但他還裝出大方的神情說：「好吧！你說說看！那三件？」

「第一件！」神猴大聲喊道：「你下命令教你的部下都退回去，放下武器，躲在屋子裏！」

「可以！」十頭魔王揮揮手，吹了兩聲口哨，羅刹們都紛紛退回去了。他又急忙的問：「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神猴想一會說：「剛才你們的部下罵我，現在你教他們一齊喊『神猴爸爸萬歲』，表示向我道歉。」

十頭魔王沉吟不語，陀羅倒向他說：「這猴子愛佔便宜，我們就答應他吧！」於是，他帶着喊一聲『神猴爸爸萬歲！』地下羅刹們也跟着大喊『萬歲！』

「還有什麼呢？說吧！」十頭魔王氣得大叫起來。

「你將卞皮沙打得這樣慘！」神猴也氣憤的說：「現在你自己打自己三下！表示悔過！」

「這簡直在侮辱我啊！」十頭魔王氣得哇哇怪叫。

「你不答應了，好！」神猴舉起小野狼就要扔下去。

「好！好！這條也答應你！」十頭魔王就在臉上打了三個耳光，打了好一會才打完，因爲他有十個腦袋，每個三下，合起來就是三十下。

「現在你該將我的弟弟放下了！」陀羅說道：「哈紐曼，你也將我們搞慘了！」

「別忙！」神猴沉思一下說：「現在還不能放，因爲我一放，你們就追上我了，必須等我們飛到我們的營地，那就不怕你們了！」

「他一個人怎能回來呢！」陀羅沒奈何的說：「我陪你去怎樣？」

「可以！」神猴說：「請你將蛇箭丟在地上，我才答應。」

陀羅沒辦法，只好一一照辦，然後赤手空拳的說：「這樣可以了吧？」

「好！」神猴看看計劃完成了，便向陀羅說：「麻煩你啦，將你的叔叔指着！我有點累了。」

陀羅一聲不響的指起了卞皮沙，網拉拿着鐵尺跟在後面，神猴向十頭魔王說：「謝謝你們，再見！」

十頭魔王氣得亂跳，眼睜睜的看見神猴大模大樣的走了，也只得在後面喊道：「你們說話要算數啊！」

幾個人飛了一會，飛到猴營上空，哈紐曼果然將小野狼交給陀羅，又將卞皮沙接過來。

微笑的說：「陀羅，天太晚了，原諒我們不能招待你！明天見！」

以哭止笑

神猴哈紐曼將卞皮沙和納拉救回猴營，天色已經快亮了；羅摩王子與猴王蘇格禮都出來迎接，連忙將卞皮沙送到軍醫處去治療，納拉在營帳內休養，神猴也因爲辛苦一夜，便倒在床上睡着了。猴軍將士們爲了慶賀神猴的功勞，大家飲酒作樂，其中猴王却皺着眉頭說：「陀羅的蛇箭這麼利害，我看這次戰爭是打不贏他們了！」

「只要將陀羅的蛇箭破了，我們就有辦法了！」拉克向羅摩說。

「可是我們都不會破他的妖法！」羅摩嘆口氣道：「你的嫂子息妲現在不知道怎樣了，她眞是度日如年啊！」

納拉聽見羅摩弟兄淒苦的聲音，忍不住從床上爬起來安慰他們說：「我們到外面散散步吧！清晨的空氣很好，人的頭腦也清楚，好好的想辦法，別急！」

大家聽了納拉的話，都走出帳幕，呼吸清新的空氣。這時天剛破曉，一輪紅日，慢慢的由海面昇起，啊！多麼美麗的太陽啊！在它的四週圍繞着各種顏色不同的雲彩，還有許多海鳥展開白翅膀在紅色的霞光裏，撲撲亂飛。

「弟弟！你看大自然，風景眞美，」羅摩王子感慨的說：「要不是十頭魔王將你的嫂嫂搶去，我們在這裏看日出，多麼美妙啊！」

「是呀！」拉克說：「拉伐那眞是破壞和平的魔鬼呀，大家本來平平靜靜的過日子，都是他作惡作亂。」

「啊呀！我想起來了！」大家正在談天，納拉忽然跑過來，大聲的喊道：「哈紐曼呢？

哈紐曼呢？我要找他！」

「他辛苦了一夜，現在剛剛睡覺呢！」猴王蘇格禮說：「是不是你想到好計策，告訴我，我教我的軍隊都聽從你的指揮！」

「不！我要找哈紐曼商量！」納拉沒頭沒腦的說：「你們不是看到海鳥嗎？」

「是呀！」拉克奇怪的說：「那些海鳥正在尋找食物，魚類給嚇跑了，大概它們餓極了，連海蛇也捉來充飢哩！」

納拉不說什麼，回身就往營帳裏跑去。

大家看見納拉這樣奇怪的舉動，都以爲他被十頭魔王嚇怕了，連說話也半吞吐的說不清。於是羅摩急忙的說：「我們趕快去，看他幹什麼？」

走進帳內，納拉看到神猴哈紐曼正在熟睡，急忙推動他，可是，神猴是太疲倦了，微微的睜開眼睛說：「不要鬧，讓我再睡一會兒！」

「哈紐曼！醒來！」納拉不停的推動他：「我想起一個辦法了！」

神猴還是呼呼大睡。

「你這個人怎麼啦？」納拉大叫道：「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啊！」

「他就是這樣的！」蘇格禮笑着說：「平時他很精靈，樹葉掉在地上他都聽得見，要是睡了麼，就是天塌下來他也不管，往往一睡就是三四天！」

「三四天！那不得了！」納拉着急道：「哎呀！你們看！現在天都亮了，十頭魔王就要派陀羅放蛇箭來捉我們了！」

聽說蛇箭，大家也着急起來，蘇格禮知道納拉不是發神經病，一定有要緊的事，連忙說：「教哈紐曼醒來很容易，他怕癢，快去找什麼東西給他搔癢。」

拉克聽了，急忙跑到帳幕外找幾根狗尾草交給納拉，這種狗尾草長得很像狗尾巴，上面有許多白毛，又軟又滑，小孩子們常常拿來捉弄人，放在別人的頸子裏，這個人便覺得渾身

發癢。

納拉拿了狗尾草，掀開神猴的被子，在他的頸上、腋下、脚心、手心、鼻孔裏，凡是人身怕癢的地方他都搔到了，果然，哈紐曼驚惶的坐起來，揉揉眼睛嘻嘻的笑個不停。

「哈紐曼，我問你一件事？」納拉搖着他說。

嘻嘻嘻！哈哈哈！神猴先是小笑，現在却變成大笑了。

「別笑！哈紐曼！我有要緊的事呀！」

哈哈哈！哇哇哇！神猴好像沒聽見納拉的話，笑得更利害了。

「怎麼辦呢？」納拉向蘇格禮：「他只是笑，怎麼不講話呢？」

猴王想一想，搖搖頭說：「糟了，你搔得太多了，他有這個毛病，笑起來也可以笑個三四天不停！」

「有什麼方法呢？」

「必須有人哭了，他才停住笑！」

羅摩心裏想神猴的性情眞怪，睡起來不醒，笑起來不止，現在我就哭幾聲試試看。說着，他咿咿呀呀的哭起來；先是假哭，可是這一哭却想起了十幾年來的遭遇，本來，他的王子做得好好的，爲了王位，凱姨陷害他，但他爲了實現父親的諾言，跑到森林裏過着苦修的生活。後來父親死了，他的十四年的苦刑也快滿期了，正準備回國的時候，萬惡的拉伐那搶去他的妻子息妲。如今請來猴兵，雙方爭戰不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那可愛的家鄉？什麼時候才能跟妻子團聚？這些事一幕一幕的出現在他的腦裏，想着，他倒變成眞的大哭了。

神猴正在笑，忽然看見羅摩王子淚流滿面，他揉揉眼睛，說：「啊！奇怪！我爲什麼笑呢？你又爲什麼哭呢？這不是做夢吧！」

納拉看哈紐曼不笑了，也勸止羅摩不要哭，他將剛才的情形記了一遍，哈紐曼才明白了，他說：「納拉！你要和我商量什麼事呢？」

「等一會陀羅就要來向我們挑戰了，我們用什麼辦法破他的蛇箭呢？」

神猴怔了一怔，搔着頭皮，沉吟不語。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破他呢？」拉納又問。

「這個東西眞是很利害！」哈紐曼想了一想道：「有了！我想將他的蛇箭偷來就好轉了！」

「不行！」納拉搖着頭說：「第一，你去鬧過兩次，他們一定防備周到。第二，蛇箭是陀羅的寶貝，他一定收藏很嚴密。第三，那隻箭本來是一條蛇變的，蛇是很聰明的，牠看到不是牠的主人，你不但偷不到，說不定還要被牠咬一口哩！」

神猴一聽有理，失望的說：「難道我們就束手待斃嗎？」

「別着急！哈紐曼！」納拉看到神猴着急了，反而輕鬆的說：「早晨我看到海鳥捉了條海蛇，想到了陀羅的蛇箭，你知道蛇最怕什麼嗎？」

「野鶴，牠是吃蛇的！」神猴不假思索的說：「可是，野鶴也吃不了他的神蛇呀！」

「你想想看，那裏有神鶴？」拉納笑嘻嘻的說。

「啊！我想起來了！」神猴大叫道：「我怎麼忘記了，我父親不是有一隻神鶴嗎！納拉！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因爲我要提起你的注意！」納拉正色的說：「老伯是風神，他願不願意借給你倒是個問題哩！」

「是呀！我父親是不願和十頭魔王爲敵的，」哈紐曼愁眉苦臉的說：「我去求他吧！可是，我的父親是多麼頑固呀！唉！」

「你有辦法的！」納拉笑道：「求他也沒有用，老年人是不愛惹事生非，他們只顧自己，不顧別人！」

「有了！」哈紐曼想一想：「我就說我被陀羅打敗了，身上裝出傷痕給他看！」

「那不行！」納拉說：「他老人家一定罵你沒出息，並且還將你送到醫院去檢查！」

「是呀！」神猴又想了一想，高興的說：「有了，我就說陀羅罵我，也侮辱他，他老人家一定氣極了，幫我去打陀羅！」

「也不大好！也不大好！」納拉微微搖頭：「老年人沒有我們年青人的火氣大，他一定淡淡一笑，寫封信給拉伐那去責罰陀羅，要陀羅向他道歉就完了！」

「啊！是呀！」神猴忽然大叫道：「有了有了，實在不行，我就偷，偷爸爸的東西不算賊呀！」

「對啦！對啦！」納拉高興得拍手叫好：「我就是叫你偷呀，告訴你，不但偷你爸爸的神鶴不算賊，就是偷陀羅的蛇箭也不算賊，因爲這是爲了正義的戰爭呀！」

神猴聽了，高興異常，他立刻收拾一下，向大家拱拱手說：「好！我就去，你看我的手段吧！」

「祝你成功！」羅摩說：「哈紐曼！我們全軍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了。」

「啊！我想起來了！」神猴回頭向蘇格禮說：「大王，在我沒有回來的時候，決不可與陀羅開戰！讓他挑戰好了，我們只是防守，他們來時，大家就一齊射箭，因爲陀羅的蛇箭一次只能捉一個人，我們的大軍不出戰他就沒有什麼用處！」

猴王答應了他，哈紐曼這才向大衆告別，大叫一聲：「我去也！」一個觔斗，便翻到半空中。

陀羅討戰

正當神猴乘空而去，忽然帳外一陣號角聲，幾個猴軍跑來報告：「大王！陀羅已經帶着

羅剎軍前來討戰了！」

大家走出帳外，來到陣前，果然見到陀羅帶了幾千個羅剎軍，耀武揚威的喊道：「猴子們！趕快去通知哈紐曼前來受死！」

蘇格禮想起了哈紐曼臨走的話，不敢應戰，只教猴軍前去傳話：「我們的神猴大將昨晚很累了，要休息幾天才跟你比武哩！」

「這猴子不中用啦！」陀羅大笑道：「也好，就叫羅摩出戰吧！」

蘇格禮無可奈何，又教猴軍前去傳話：「羅摩王子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過幾天就來回你了！」

「哈哈哈！」陀羅笑得更厲害：「我的蛇箭天下無敵，誰敢應戰呢？」

「我們今天要點名發餉錢，不得閒。」蘇格禮老皮厚臉的又叫猴軍前去傳話：「明天再戰吧！」

。戰討來前軍羅剎千幾了帶羅陀

陀羅大怒，立刻叫羅剎們前進攻擊，但這面猴軍早已躲在戰溝裏，箭如雨下，陀羅沒有辦法，只有放蛇箭捉了幾個猴軍，收隊而去。

第二天，陀羅又來討戰了，這一次他派了幾千個羅剎，大聲辱罵，罵神猴沒有勇氣，罵羅摩膽子小，一個個都罵到了；拉克只氣得大叫，就要出戰，羅摩勸止他：「我們不要忘了哈紐曼的話啊！」

第三天，神猴還沒有回來，可是陀羅又來罵陣，這一次比前兩次還兇還狠，他把捉到的猴軍，將猴毛都剃光了，綁在竹杆上，推在陣前，連

笑帶罵：「沒勇氣的猴子們！你們三天都不敢出戰，大概是餓了吧！我現在請你們吃一樣名貴的大菜——猴腦！」說着，他叫一個羅刹將捉來的猴兵牽過來，用鐵錘在猴子的頭蓋上一敲，頓時腦漿崩裂，他就將腦漿一口吸盡，大叫道：「這味道眞鮮啊！好吃！好吃！」

猴軍們眼看自己的同伴，死得這樣慘，眞是又恨又怕；這邊拉克有點忍耐不住了，大吼一聲，跳出陣去。

第二個猴腦又打開了，這次喝猴腦的是小野狼，他一面喝，一面叫：「我還要吃葡萄哩！」說着，他將猴兵的眼睛挖出，血淋淋的就向嘴裏送。

拉克再也忍耐不住，翻身上馬，直衝敵陣，人未到，箭先發，一箭射傷了小野狼的眼睛，瘋狂似的喊道：「我要將你們這些慘無人道的羅刹們都殺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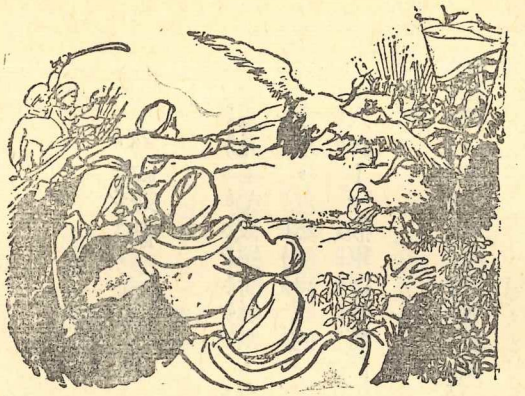
「來的好！」陀羅一面派人救起小野狼，一面射出一支蛇箭，拍的一聲，拉克就被一條小蛇纏住。

羅摩看見弟弟被蛇箭射倒，急忙向前迎救，他殺退了幾個羅刹兵，將拉克抱着就往後跑，剛跑了幾步，忽然聽得颼的一聲，第二支蛇箭也將他纏住了。

「救人呀！」猴軍這邊將領紛紛追上前去，陀羅又一枝枝蛇箭飛出去，大叫一聲：「誰敢前來！」

蘇格禮一看形勢不好，就要下令撤退，正當這危急的當兒，只聽見天空中大喝一聲：「我來也！」

大家抬頭一看，只見神猴喜氣洋洋的，肩上站着一隻白鶴，直向敵陣中俯衝而下。



陀羅看見神猴忽然在這時候出現，眞是又驚又喜，喜的是在這一陣可以將猴軍將領一齊捉住，正愁拿不住哈紐曼，想不到他不早不晚也趕來送死了。驚的是神猴突然從天而降，不知又要出什麼新花樣；但是，現在不容他考慮了，急忙大聲喊道：

「弟兄們趕快立功啊！不要捉活的了，就將羅摩兄弟的首領割下來吧！」

羅刹軍聽到了命令，吶喊一聲，有的拿槍，有的舞刀，都發狂的向羅摩躺着的地方跑去，眼看羅摩弟兄在地上動彈不得，只好閉目等死。

「哈！哈！誰敢傷害羅摩王子！」神猴大笑起來，用手指向肩上的白鶴頭上一摸，那隻神鶴立刻展開翅膀，長鳴三聲，聲震九霄。

羅刹軍們正要動手，忽然聽見尖銳而又響亮的聲音，轉頭向神猴猛看，不知道他在玩什麼戰法。

「二位王子！」神猴大叫道：「你們爲什麼不起來抵抗他們啊？」

羅摩王子正在閉目等死，忽然聽到哈紐曼的聲音，知道是救兵來到，便用盡全身的氣力掙扎，那知他一動，就毫不費力的跳起來。

「哥哥！你來替我解開啊！」拉克不知蛇索已解，還躺在地上大叫。

「傻子！」羅摩跑過去看一看，說道：「你身上什麼也沒有，還不快起來。」

拉克伸伸腿，搖搖臂，舒舒懶腰，果然全身活動自如，他奇怪的向羅摩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啊！蛇箭那裏去了？」

「我也不明白！」羅摩四處張望，只見兩條青蛇在草叢裏蠕蠕游動，拉克拔出劍，立刻

將蛇頭砍下來。

陀羅看見羅摩弟兄忽然行動自由，却不知道怎樣解開了蛇箭，但他看得很清楚，神猴還離他很遠，並沒有去幫助他，他心裏想，一定是那兩根蛇箭失靈了，才被他們僥倖的解開。

「陀羅！你的蛇箭呢？」神猴高聲喊道：「快點放啊！我要試試你的本領哩！」

「哼！剛才便宜了你們！」陀羅大怒，立抽出一根黑色的蛇箭，搭在弓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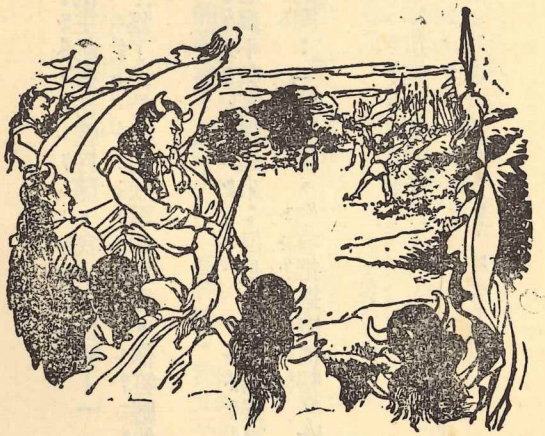
打賭

原來陀羅的蛇箭有兩種，一種是黃色的，一種是黑色的，黑色的是用楞伽最毒的黑風蛇鍊成的，因爲要活捉敵人，平時他喜歡使用無毒的金色蛇箭；可是要遇到勁敵的時候，他便殘忍的使用黑色的蛇箭了。這黑色的蛇箭毒性非常厲害，要是被它射中了，立時斃命。

「好！好！射吧！我要是跑了不算好漢，」神猴笑道：「不過，你若是射不中我呢，那怎麼樣？我們先說個清楚。」

「你想和我打賭麼？」陀羅本來想將它一箭射死，聽到神猴的口氣，心裏想道：「我何不就利用這機會和他打賭，不但可以將它射死，並且還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條件。」於是，他大聲的說道：「哈紐曼！由你提出條件吧？」

「好！」神猴說：「我讓你先射我三箭，如果你勝了，我們猴軍立刻向你投降，並且賠償你們的



。箭三射先羅陀讓曼紐哈

損失，至於羅摩王子的事，我們也從此不管了！」

「你說話算數嗎？」陀羅笑道：「必須要你們的主帥蘇格禮答應，我才相信哩！」

「那當然，」神猴轉回頭向蘇格禮說：「大王！爲了保持我們猴軍的榮譽，你答應他好了！」

蘇格禮本來很害怕蛇箭，又聽說要投降賠償，心裏不禁慌張起來；但是，他想到猴軍的榮譽，又不好向敵人低頭，他向神猴看一眼，輕輕的問：「哈紐曼，你有把握勝他嗎？」

神猴不聲不響，只向他作一個眼色，點點頭。

「好！」蘇格禮大叫道：「我以主帥的身分，答應這個比賽的條件！」

「要是你射不中呢？」神猴又向陀羅喊道：「你敢與我比賽什麼呢？」

陀羅想一想，立刻說道：「我也照樣好了！」

「我們只要求你將息妲交給羅摩王子，同時，你們從此改邪歸正。」

陀羅含糊的答應一聲，就拉開弓弦，忽然一個羅剎副將喊道：「慢點射啊！這樣打賭不公平！」

「怎麼不公平呢？」羅摩說道：「你說出一個公平的辦法，讓大家評評理！」

「你陀羅射不中也不算輸，」羅剎副將喊道：「既然是比箭，等到哈紐曼也射陀羅三箭，那才能斷定輸贏！假使哈紐曼也射不中，就算沒有輸贏，大家平手，這才算公平！」

原來這個羅剎副將想到神猴沒有比蛇箭更利害的箭，普通的箭怎能射中陀羅呢！這樣，陀羅只有贏的機會，或者打平手，絕對不會輸的。

哈紐曼當然知道他的意思，但他仍是那麼笑嘻嘻的說道：「好！你們有蛇箭，我又不會射箭，那麼我請人做我的代表好嗎？這才算是公平呢！」

「不論是誰都可以！」陀羅笑道：「難道我還懼怕你們不成！」

「好！」神猴說道：「現在你射吧！」

好神猴說完，叫附近的猴軍離開他遠遠的，他站在空場的當中，兩隻手向上舉，胸脯挺出，嘴裏喊道：「一、二、三。」

神猴的「三」字剛說出口，只聲得一陣弓弦響，大家舉目觀見，陀羅已經射出一枝黑色的蛇箭，那枝蛇箭離開弓弦，起先明明是一根長箭，可是飛到半途，立刻變成了一條黑蛇，搖頭擺尾，張口后舌，直向神猴的胸口飛來。

陀羅看看黑蛇飛到了，伸手一指，大叫一聲「中！」

「不中！」神猴也跟着大叫一聲，那條黑蛇忽然落在附近的草叢裏，滾了幾滾，不一會連踪跡也看不見了。

兩方的戰士也覺得很奇怪，不知神猴用什麼法力，除去他肩頭的白鶴攝了幾下翅膀，此外並沒有一點動作。

「這是第一箭？」神猴豎起一根指頭：「陀羅，大概你的力氣不夠，怎麼半路就掉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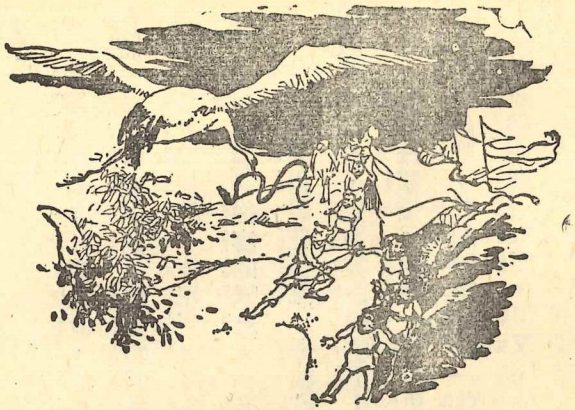
陀羅也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心裏很着急，也以爲是剛才的力氣用少了。於是，第二枝箭他將弓弦拉得滿滿的，使盡兩臂氣力，一箭射來。

這枝蛇箭比第一枝蛇箭快得多了，霎眼間就飛到神猴的臉前，大家都替神猴捏一把冷汗，可是神猴還是從容的喊道：「第二枝了，又是不中！」

大家眞看得眼花撩亂，這枝蛇箭到那裏去了，誰也沒有看清，站在近一點的羅刹軍忽然喊道：「哎呀，蛇箭被白鶴吃了！」

衆人仔細觀看，果然一條黑色的尾巴還在白鶴的嘴裏擺動，神猴又大聲的喊道：「陀羅，射第三枝吧，我的神鶴才吃一點點心呢！」

陀羅頓時嚇得獃了，但又不能畏懼不射，他心裏想道：「怪不得這猴子不怕我的蛇箭，原來他弄來一隻神鶴，會吃我的蛇箭呢！」



神鶴又出動了，把蛇箭全部盡箭蛇吃光。

「快點！再不射就算輸了！」神猴大叫起來。

「當然要射的！」陀羅忽然想到一個方法，他想，這一次我將剩下的九枝蛇箭一齊射出，就是白鶴能吃蛇箭，也只能咬住一條，其餘八條就可將神猴射中了。

「看箭！」陀羅一聲未了，九枝蛇箭已經飛在空中。這時，神猴也沒有想到這麼多的蛇箭一齊飛來，心中正感慌張，忽然聽見鶴聲嘹喨，那隻神鶴却向蛇羣迎面飛去；大家抬頭一看，那些蛇箭有的被神鶴啄死了，有的掉在草叢裏，不到片刻時間，只剩下三條黑蛇，都沒命的向高空飛去；那神鶴也急快展翅高飛，將三條飛蛇都吃盡了，然後落在天空中一個老人的肩頭。那老人原來是神猴的父親，發覺神猴偷去了神鶴，恐怕出了大事，便跟踪尋來，他躲在雲層裏看得很清楚，當時也不便擾亂他們，便帶着神鶴去了。

「好了！你輸了吧，陀羅！」神猴喊道：「而且你第三枝箭不照規定，將九枝蛇箭一齊射出，但還是射不中呢！」

陀羅正痛恨神猴將他的蛇箭破了，又聽到神猴說他破壞規定，氣得雙脚亂跳，瘋狂的喊道：「好！射吧！我看你也未必能射中我！」

「羅摩王子，請你代表我射他一箭！」神猴微笑一下，向羅摩做一個手勢。

羅摩王子本來有是神箭的，他恐怕敵不住蛇羅的蛇箭，所以沒有用過。現在，他看到蛇箭被神猴破了，立刻提起精神，抽出神箭，搭上弓弦，叫聲：「陀羅看箭！」

忽然一聲霹靂，像打了一個沉雷，接着聽見一聲慘叫，陀羅便倒在血泊裏。

神猴大喊道：「陀羅輸了，你們還不投降嗎？」

「哼！我來也！」大家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好一會才看清楚，原來是十頭魔王拉伐那親自出戰。

衆猴兵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人，頭上長着十個腦袋，披頭散髮，青面獠牙，身上還長着十隻手臂，拿着十件兵器，兇猛異常，衆猴兵以爲是凶神出現，發一聲喊：「哎呀！救命喲！」

十頭魔王出陣

衆猴兵看到十頭魔王出陣，紛紛後退，大呼救命，神猴哈紐曼連忙大叫道：「弟兄不要害怕，這個魔王生來就是這樣的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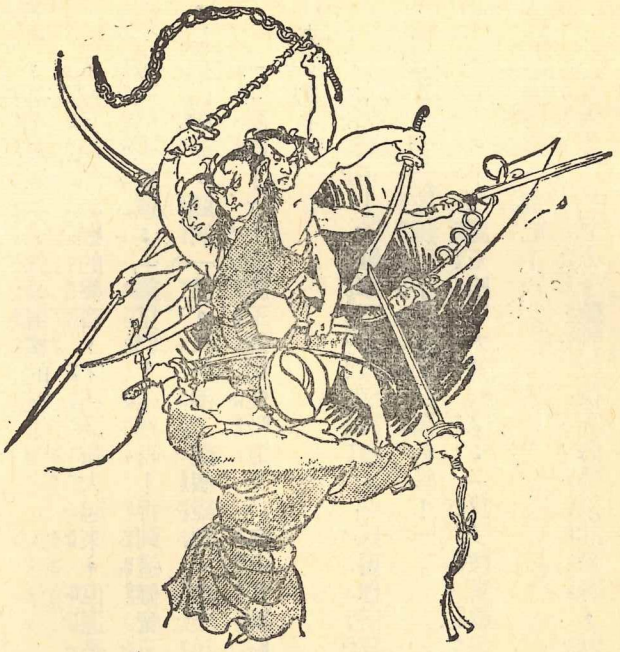
衆猴兵聽到神猴的聲音，才稍爲膽大起來，但還是站得遠遠的不敢向前；羅摩王子連忙在一旁鼓動士氣道：「弟兄們！前進呀！捉到這個魔王，你們就可以光榮的回國了！」說着，他抽出神箭，颼的一聲，又射倒了幾個羅利，衆猴兵這才敢大膽前進。

「哇呀呀！」十頭魔王連聲怪叫道：「你這個羅摩小兒，膽敢射傷我的兒子，還不趕快出來受死！」

「十頭魔王！」羅摩王子仗劍說道：「只要你將我的妻子息妲放出來，我們就和平解決，而且我負責將陀羅和小野狼的箭傷治好！」

「啊！」十頭魔王哈哈大笑起來：「我多麼喜歡息妲呀！她嫁給我也比你幸福得多，我看你還是另娶一個吧！」

「胡說！」拉克王子聽到拉伐那侮辱他的哥哥，勃然大怒，便提着劍飛奔過去。



拉克大戰十頭魔王。

「啊呀！」拉伐那微笑道：「你這個小娃兒還敢和我一戰嗎？」

「看劍！」拉克不由分說，一劍刺去，但是十頭魔王有十條手臂，每個手臂都有一件兵器，只要一隻手舉動，便將拉克的劍撥開，其餘九條手臂若無其事的連動也不動。

拉克一劍未中，心中又氣憤，又害怕，順手在猴兵手裏奪過一把尖刀，於是他一手舞劍，一手輪刀，向拉伐那亂刺亂砍。

「哈！這算什麼？」十頭魔王笑道：「我還有八隻手空着哩！除非你們一齊上來！」一句話提醒了羅摩，他連聲大叫道：「我們一齊上呀！看他有多少手臂！」大家都看出十頭魔王的利害，也只有用車輪的戰法，才能取勝，便發喊一聲，衝上前去。

拉伐那抬頭一看，神猴哈紐曼拖着鐵棒，已經跳到他的背後，納拉揮動兩根鐵尺從右面攻來，猴王蘇格禮擎着大砍刀由左進攻，只有羅摩拿着神箭站立不動。

「來得好！來得好！」十頭魔王手舞足蹈的大笑起來：「今天眞打得痛快呀！機會難得，我要將你們一網打盡！」

「他們的人這麼多呀！」兩旁的羅刹副大叫道：「我們快上去幫助大王呀！」

「用不着！用不着！」十頭魔王向他的部下擺擺手：「再多兩個我也不怕！」

好一個凶惡的十頭魔王，一個人抵擋四個人六件兵器，仍然沒有一點畏懼。只看他十個腦袋亂搖亂擺，十條手臂上下飛舞，前面兩手撥開拉克的刀劍，右面兩手擋住納拉的兩根鐵算尺，左面一手架着蘇格禮的大砍刀，後面用雙手與神猴的鐵棒廝殺，還餘剩三隻手，兩手指揮羅刹兵，一手指着羅摩王子，笑嘻嘻的說：「你也來吧！站在那裏看什麼？……」

「我來戰你！」十頭魔王話猶未盡，只聽得一聲喊叫，猴軍陣中一員大將舞動兩隻長柄大銅錘，勇猛的撲來，拉伐那冷笑一聲道：「啊！原來是你！我的好弟弟！」

「誰是你的好弟弟！」卞皮沙氣憤憤的喊道：「你也不配做我的好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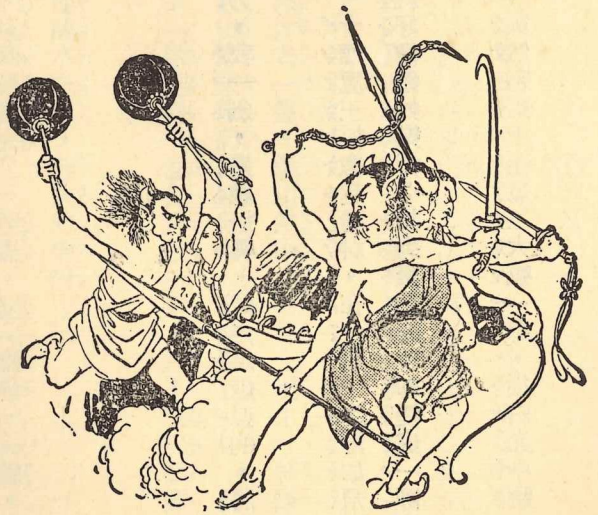
「哼！」十頭魔王氣得雙脚亂跳，撇開衆將，一縱身就跳到卞皮沙的面前，前面兩手作鋼矛向他分心刺來，一面潑口大喊：「卞皮沙，我要將你這反叛的奸賊，碎屍萬段，方洩我胸中之恨！」

卞皮沙忙用雙錘架開雙矛，但是拉伐那另外兵器却紛紛打來，眼看卞皮沙就要死在他的刀劍下，幸虧神猴和拉克雙雙趕到，才替卞皮沙解了圍。

「叛賊！」拉伐那冷笑一聲：「當年我們結拜爲異姓兄弟，說明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現在你通敵賣國，還有什麼話說？」

「今日就是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反悔！」卞皮沙氣喘吁吁的說：「拉伐那，你的惡也長的太凶了，我們羅刹國大禍就在眼前，你還是執迷不悟嗎？」

「少說廢話！」十頭魔王惡狠狠的喊道：「不是我死，就是你活，你們上來吧！」



卞皮沙與拉伐那兩柄銅錘衝來。

魔法

這一場大戰慘烈的展開了，猴軍率領你一刀，我一劍，邊戰邊轉，像走馬燈似的，將十頭魔王圍在當中。

「哼！你們以爲我害怕這種車輪戰法嗎？」十頭魔王抖擻起精神，在包圍中跳躍如飛，兩邊戰士們只看到一片刀光劍影，叮叮噹噹，就好像銀蛇亂舞；打到緊張時，却變成一團白光，連人影也分不清楚了。

「小子們試試我的魔法吧！」正在混戰中，突然聽到十頭魔王大喊一聲，從白光中跳出來。

「那裏去！」衆將挺劍趕上，十頭魔王大笑道：「好！來得好！」

「不要趕啊！」卞皮沙忽然收回雙錘，大喊道：「諸位將軍，提防他的魔法呀！」

衆將立刻停下來，只見十頭魔王狂笑未已，忽然張開嘴巴，呼的一聲，吐出十條火焰，直向衆將燒來，哈紐曼、納拉、拉克身體靈便，閃避及時，只有猴王蘇格禮退得稍慢一些，頭髮和眉毛都被燒著了。

猴兵們看見主帥受傷，正要奔逃，只見神猴大喝一聲，舉起鐵棒，叫聲「變！」那條鐵棒立刻變成一條水龍頭，像消防隊救火一樣，放出水來，馬上將十條火焰撲滅。

十頭魔王看見魔火被神猴撲滅，冷笑一聲：「你這猴子也會變戲法哩，好！我就要你們喝點水吧！」

「呀！他要放水了！」卞皮沙大叫道：「他的水有毒，趕快防備呀！」

十頭魔王大笑道：「你知道也好！我看你們逃到哪裏去？」說罷，他「啊啼」一聲，打

一個噴嚏，二十個鼻孔噴出一道道水花，嘩啦啦的流個不停，片刻間，地面變成了一個小水塘。接着，他用手一指，水花波濤洶湧，直向猴陣流來。

衆猴兵聽到卞皮沙說過水中有毒，都紛紛向高地逃避，眼看陣角就要被水衝亂了，只聽得神猴大叫道：「諸位弟兄，不要害怕，看我破他的魔法。」

好神猴又將鐵棒舉起，叫聲「長」，那條鐵棒立刻長有十幾丈長，水桶般粗，他運用渾身氣力，向地下一搗，地面立刻現出一個大洞，一會兒就將十頭魔王噴出的毒水吸盡了。

「啊呀！」十頭魔王眼看魔水都流向深洞去了，摸摸鼻子，奇怪的看着神猴說：「你這個鬼計多端的猴子，倒是一個優良的打樁工人，大概你是做過建築商的吧？」

神猴笑一笑說道：「老妖精！怪不得你長了十個腦袋，原來你的嘴可以噴火，倒可以到鐵工廠做一個工人；鼻子又能噴水，可以去當消防隊員了！哈哈！你還有什麼妖術嗎？都使出來吧！」

「他還會放毒霧哩！」卞皮沙輕輕的向神猴說：「你要注意呀！」

「我知道！」神猴聽說十頭魔王會放毒霧，心裏已作準備，但却靜靜的觀看他的動作。

十頭魔王大吼一聲，突然將頸子伸長，每個腦袋都像長頸鹿似的昂起來，然後他閉起眼睛，十手向上舉，口中輕輕的喊着：「一、二、三、四」就像現在學生們做晨操的深呼吸。

衆將看見十頭魔王的怪樣子，都哈哈的笑起來，以爲他在運氣使力，那知道不到五分鐘，他的頭頂上冒出一股熱氣，那股熱氣漸漸變成黑色的菌狀雲，漸漸的昇高散開。

毒氣戰

當十頭魔王正在作法冒出毒氣的時候，這邊神猴也脫下帽子，露出光光的猴頭，也在運

氣用力；不一會兒，哈紐曼的頭上也是熱氣騰騰，在熱氣中冒一道金光，像探照燈似的射向天空。

十頭魔王想不到神猴也在做法，只是全心全意的噴出毒霧。一會兒那毒霧瀰漫了天空，將天空的陽光都遮蔽了，猴軍們睜開眼，好像是黑夜，鼻端忽然嗅到濃烈的臭氣，每個人都覺得頭腦昏沉，眼睛流淚，好像是中毒的味道。

正當這危急的當兒，神猴頭上的金光，在天空中發散開來，黑氣臨到金光，便立刻消失了，接着金光在每個人臉上掃射過來，大家睜眼一看，頓覺腦清眼明，精神抖擻，這才知道十頭魔王的毒霧已經被神猴的金光破了。

十頭魔王眼看毒氣不行，勃然大怒，他厲聲喊道：「氣死我了，羅刹們，快將那個禿頭猴子給我捉來啊！」

雙方在此時正要大戰，突然一個沒有鼻子的女羅刹，慌慌張張的跑來，向十頭魔王說：

「哥哥！不好了，陀羅斷了氣！」

「哇！哇！」十頭魔王忽然悲哀的痛哭起來：「啊！我的兒子呀！你是我們羅刹國的英雄，連天上的諸神都怕你，想不到今日被凡人殺死！啊！你怎麼能夠先死呢？我正要將羅刹國的寶位傳給你啊！」

「侄兒臨死時還要你替他報仇哩！」蘇巴娜也啼哭起來：「哥哥！他死得好慘啊！」

「當然我要爲他報仇的！」十頭魔王擦乾眼淚，十隻手臂舞動起十件兵器，像一隻瘋狂的野獸，凶猛的向猴軍衝來。

「我們快迎戰啊！」神猴哈紐曼向衆將一招手，納拉、蘇格禮、卞皮沙，和拉克王子都一齊出陣，又展開了車輪大戰。

拉克慘死

「那個使雙劍的就是羅摩的弟弟，」蘇巴娜大聲喊道：「哥哥！我的鼻子就是被他割下的，你要替我報仇呀！」

十頭魔王聽見妹妹的喊叫，便向拉克道：「你們弟兄殺死我的兒子，現在先要你償命啊！」說着，他避開了車輪大戰的隊形，直向拉克衝來。

「那裏走！」卞皮沙當面攔住，大喝一聲：「看錘！」

「我跟你們拼了！」十頭魔王舉起鐵鞭，向銅錘迎去，叫聲：「開！」只聽見噹郎一聲，卞皮沙的銅錘已飛在半空。

「好！」蘇格禮大叫一聲，用盡渾身氣力，當頭一刀向十頭魔王劈下，好個十頭魔王又大吼一聲，舉刀上迎，喀嗦一聲，火花亂飛，蘇格禮的大刀已被他斬了兩截，只震得猴王兩臂酸麻，險些做刀下之鬼。

「快來呀！」納拉向神猴大叫道：「這魔鬼發瘋了！」

「哼！你這打不死的小猴子！看鞭！」十頭魔王舞起雙鞭，向納拉打來，納拉舉起鐵尺還擊，十頭魔王將鞭一抖一纏，便將納拉的鐵尺捲去，再順手一鞭，向納拉雙足掃來。

說時遲，那時快，神猴恰恰趕到，急忙舉棒架住，這一下兩人都用力過度，各人向後退了兩丈。

神猴看見十頭魔王凶不可擋，急忙向拉克喊道：「快退下啊！」可是話猶未了，十頭魔王一根鐵矛飛出，拉克想躲避也來不及了，那隻鐵矛正刺中拉克的後胸，將他直挺挺的釘在地上。

十頭魔王大叫道：「兒啊！我已經替你報仇了，但我還要將他碎屍萬段！」說着，他拿着刀向拉克的屍首跑去。

羅摩失聲痛，體屍的克拉着抱摩羅。

羅摩在後面看得清楚，連忙拉開神弓，向十頭魔王射來，嗖的一聲，射中了拉伐那的王冠，十頭魔王剛要躲避，又一枝神箭射中他的一顆腦袋的眼睛，於是，這老魔急忙跳起，從衆將頭上飛掠而過，退回自己的陣中。

衆將又拾回兵器，本來要去追趕十頭魔王，神猴大叫道：「別忙，我們快去救拉克吧！」

衆將跑到拉克面前，拔去他背上的鐵矛，只見鮮血流了滿地，他已經慘死了。羅摩抱着拉克的屍身大哭道：「唉！我的親愛的弟弟呀！爲了我，你死在戰場上，這教我心中多麼悲痛啊……。」

回生草

羅摩王子抱着弟弟拉克的屍首，哀哀痛哭，諸將和神猴哈紐曼連忙跑過來安慰他說：「王子！請你不要傷心，我們想辦法救活他吧！」

「唉！」羅摩王子擦擦眼淚向神猴說：「人死了怎能復活呢？」

「我們去請教神醫沙顯那，」哈紐曼無可奈何的說：「他見多識廣，也許有什麼辦法哩！」

不一會，神醫沙顯那來了，原來這位神醫也是一隻猴子，他摸摸拉克冰冷的屍首，露出失望的神情，但他還是將流血的傷口包好，再摸摸拉克的胸口，覺得還有一點兒餘溫，神醫嘆口氣道：「只……有一點……希……希望，可……可是……！」

「可是什麼呀？」羅摩和衆將都大叫道：「說啊！說呀！」

原來這位神醫是有點口吃病的，越急越說不出話來：「可是……找……不到……回回……回生草。」

「什麼回生草啊！」大家驚喜的看着神醫。

沙顯那費了挺大的勁，才說清楚，原來靠近印度邊境的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最高的山峯，出產一種藥草，這種藥草有起死回生的效力，所以它的名字叫「回生草」。可是，這種藥草是很難找的，有的人費了幾年功夫，才能得到一枝，而且時間一長，藥草枯萎了，也就沒有了效力。

神猴聽了沙顯那的話，心裏不勝喜悅，便連聲嚷道：「好哇！我去採回生草去！」

「不……不行！」神醫還要向他解釋清楚，哈紐曼已急不可待，跳在半空中，大叫一聲：「事不宜遲，我去了！」一條黑影，便消逝在黑黝黝的天空中。

神猴去後，衆將把拉克抬回營帳，神醫在一旁看守，他向羅摩說：「唉！唉！王……王子啊！哈曼紐……也救救不了你……你的弟……弟弟啊！」

「爲什麼？」羅摩又失望的哭道：「你不是說回生草可以起死回生嗎？」

「他……他是不……不認識回生草……草的形狀！」沙顯那嘆了一口氣。

「啊！那怎麼辦呢？」衆將都頹喪起來，誰也知道神猴的騰空本領，猴營中沒有一個人有他快，而且又去了很久，再也沒法趕得上了。

羅摩聽到了神醫的解釋，想到弟弟的生命已經絕望了，痛哭一陣，便拔出長劍，憤怒的喊道：「我羅摩如不能爲弟報仇，再也不願活在這世界上。」

眾將看到羅摩的神色，知道他已是憤不欲生，卞皮沙本來想去勸慰他，只見羅摩舉起長劍在臂上用力一刺，鮮紅的血立刻流出來，他將鮮血塗在拉克的手上，跳起來說：「自古道，弟兄如手足，現在我弟弟被十頭魔王害死了，我非去殺他，不然，就讓他殺死我好了！」

偷營

眾將看到羅摩王子這種對弟兄的情義，也都深深感動，猴王蘇格禮立刻喊道：「羅摩王子，你要怎麼樣，我們都願幫助你，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我們猴軍也不願忍辱偷生！」

「好！我們也要爲拉克報仇！」眾將也隨聲響應。

「謝謝各位！」羅摩王子忍淚說道：「我不能拖累各位，此去明明是死路一條啊！」

「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眾將舉起戰刀，一齊向羅摩致敬。

「好！」羅摩說道：「諸位既是如此，我們就萬眾一心，今夜趁十頭魔王受傷的時候，前去偷營！」

「怎樣做呢？」猴王蘇格禮道：「你說出計策，我立刻下令！」

「請你挑選一千名體力强壯的猴兵，」羅摩說：「今夜由我指揮。」

「好！」蘇格禮拍了三下掌，表示有重要的軍情發生了，立刻吩咐一個傳令的猴兵：「吹起號角，點起火把來！」

「不行！不行！」羅摩連忙拉住了猴王：「這樣進攻是不行的！」

「那怎樣呢？」蘇格禮怔一下：「天這樣黑，不點燈怎麼可以呢？」

「天越黑越好！」羅摩說：「進攻十頭魔王，只可智取，不可明戰！現在就請大家下令，叫猴軍輕輕到戰場去，剝上一千套死羅刹的衣服來，然後繞到後城，我們就冒充是被衝散

的羅刹軍。

衆將聽了羅摩的話，都認爲這個計劃很妙，便輕輕的帶着猴兵，到戰場上拖來一千名戰死的羅刹兵，大家換好衣服，打扮成羅刹的形狀，故意向北去了二十里，又轉向西走，再回頭跑向楞伽城。

一小時後，這個計劃已經完成了，來到楞伽城下，羅摩教衆猴兵模仿羅刹的聲音，故意引起敵人的注意。

守城的羅刹軍早已發現有一隊黑影向城邊走來，便拋起百餘個火球，照得如同白晝，大聲的喝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們要射箭了！」

本來，羅刹們的語言猴軍們是聽不懂的，羅摩便教卡皮沙回答他們：「我們是羅刹軍，中午在戰場上，有的被大王的神風吹散了，也有的被猴軍衝散了，現在才聚攏回來！你們快快開城，讓我們進城啊！」

「等一下，讓我看看清楚！」守城的羅刹軍，又射出一個大火球，在火光中看見自己的軍服和旗號，又聽到卡皮沙的羅刹話，便一點也不懷疑，立刻下令開城。

城門開了，衆猴軍一鬨而入，其中有些猴軍沉不住氣，便弄槍使棒，向前進攻，連猴王蘇格禮也忍記了自己是化了裝的，興奮的喊道：「弟兄們！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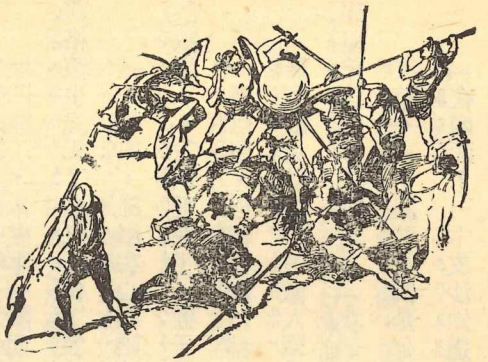
這一聲喊，羅摩在心裏暗暗叫苦，剛要阻止他，但已被守城的羅刹軍識破了，他們也大聲喊道：「我們受騙了，猴子軍混進城啦！」

一聲巨響，整個楞伽城都驚動起來，羅刹軍立刻從四面八方趕來。

羅摩眼見計策已被敵人識破，但他還是把握住機會，下令叫猴軍們熄滅了火把，也帶頭學着羅刹的聲音喊道：「我們受騙了！猴子軍進來了！」

這樣一來，羅刹軍倒是分不出敵人和自己，只有大聲吶喊：「猴軍在那裏呢？」

「在西面！」卡皮沙知道這是羅摩的妙計，連忙大喊道：「西面！東面也有，啊！他們



一場混戰羅刹軍自己打起來。

在城頭上呢！」

猴兵們也跟着他喊：「在西面，東面也有……」

羅刹軍一時被迷惑了，到處亂追，猴軍却乘勢攻擊，誰也分不清敵人，便亂打起來。

這一場混戰，眞是打得胡堡，羅刹們自己和自己打起來，猴軍們却有暗號，佔了很大的便宜。

「我們衝到十頭魔王宮裏去！」羅摩暗暗傳下軍令：「大家跟着卞皮沙走！」

卞皮沙自小就在楞伽城長大，閉着眼睛也可以找着道路，他領着猴軍，專走偏僻的小路，向前直衝。

「準備火把！」猴王傳下命令：「將十頭魔王燒死在魔宮裏！」

衆猴兵剛剛點起火把，正要向魔宮衝去，只看見天空中一個巨大的火球亮起來，接着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弟兄們！你們趕快停止戰鬥，不要自己打自己了！猴軍在我們宮前呢！」

羅摩聽了這是十頭魔王的妹妹蘇巴娜的聲音，叫一聲苦：「糟了！我們被那女魔頭發現了！這個計策不行啦！」

「快退！」卞皮沙急忙向蘇格禮喊道：「我們的後路就要被截斷了！」

「你們先走吧！」羅摩喊道：「我一個人在後面對付十頭魔王！」

「不！不！」卞皮沙拉着羅摩的手說：「要退，我們一齊退！怎能留下你一個人？」

「我要爲弟弟報仇！」羅摩取出弓，站着不動。

「如果你死了，弟弟的仇永遠也報不了！」卞皮沙一手拉着羅摩，一手指着城頭的缺口：「快！快從那裏衝出來。」

「衝啊！」猴軍們大聲喊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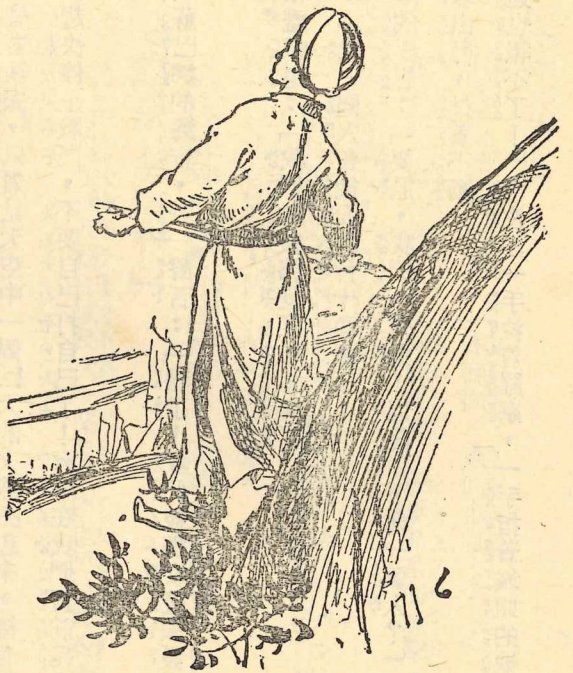
「殺啊！」羅刹軍也找到了目標，向猴軍包圍過來。

一陣慘烈的廝喊，畢竟是寡不敵衆，猴軍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數激戰而死，羅刹軍死亡的更不計其數，蘇格禮立刻下令要猴兵將戰死的弟兄都抬着走，不讓有一個留在城裏。

好容易衝出了城門，天色已經大亮，羅刹軍也因爲死傷太多，不敢出城再追。

猴軍檢點了人數，差不多死亡了五百名精銳的戰士，羅摩看此情形，灰心已極，一個人走出營帳，默默的禱告：「天啊！我的弟弟爲我戰死了，今夜幾百名精銳的猴軍，反爲我壯烈的犧牲了，我還有什麼面目活下去呢！」

好羅摩決心自殺，以報死去的英靈，他抽出寶劍，仰天長嘆。



羅摩對天默默的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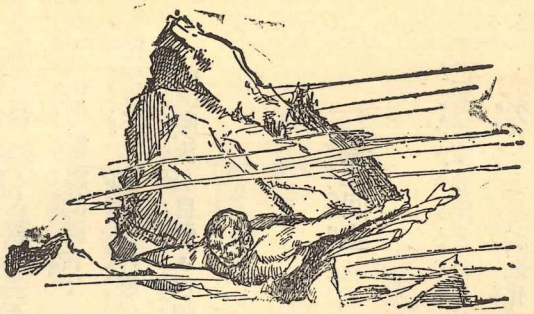
起死回生

正當羅摩要舉劍自殺的時候，忽見一個巨人從空而降，兩手托着一個山峯，羅摩仔細觀看，原來那巨人是神猴化身，他將山峯放在營幕的後面，才顯出原來的形狀，笑嘻嘻的向羅

摩王子打招呼。

「你怎麼差來這樣大的山峯來呢？」衆將七嘴八舌的向他詢問。

「哈哈！」哈紐曼大笑道：「我聽了神醫的話，到喜馬拉雅山去採回生草，到了目的地才想起沒有問清楚回生草的形狀，要是再回來，又恐怕躭誤了時間，所以我只有用這個方法，將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最高的山峯搬來了！」



神猴把喜馬拉雅山峯搬回來了。

「好極了！好極了！」神醫沙顯那高興的說：「有……有辦法……救活拉……拉克了，還……可……可以救……。」

神猴連忙問道：「我們又有人被十頭魔王打死了嗎？」

「好……好幾百呢！」神醫說。

羅摩覺得神醫的口吃毛病，講得很辛苦，便將夜間攻擊楞伽城的情形，向哈紐曼述說一遍。神猴又驚又喜，便帶着神醫爬到那個山峯上去尋找回生草。

這座山峯原來是在喜馬拉雅山最高的地方，終年積雪，現在被神猴搬到溫暖的印度楞伽島來，山峯上的積雪便開始融化了，露出青青的嫩草，像披了一件綠色的毛衣。

神醫在山峯上尋找了一會，果然在一個山巖的石縫中找到幾棵寶貴的回生草，他高興極了，便小心的採下來，向營幕裏走去。

大家都沒有看過回生草的用法，也都跟着神醫走進帳幕，只見沙顯那拿着回生草，放在拉克的鼻端，不一會，拉克就有了呼吸，慢慢的睜開眼睛。

「好了！好了！」衆將都大叫道：「回生草救活了拉克王子！」

「我是在做夢嗎？」拉克亳不費力的坐起來，向着羅摩說：「哥哥！你們在做什麼呢？」

羅摩看見弟弟復活的情形，又驚又喜，連忙扶着他坐起來，又將預備好的熱湯給他喝，然後才告訴他當時作戰的情形。

拉克聽了，連忙向沙顯那和哈紐曼道謝，再看那枝回生草，已經變得枯萎，原來它的精華已被拉克吸盡了。

「快拿這些去救那些猴軍吧！」納拉大叫道：「回生草眞是神奇啊！」

「這一枝不行了！」沙顯那搖着頭說：「一枝回生草只能救活一個人！」

「還有幾百人呢！」拉克站起來：「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回生，那是多麼自私啊！神醫！能不能將它烹成湯。給他們灌下去，試一試呢？」

這句話提醒了神醫，他立刻將採來的幾枝新鮮的回生草搗碎了，在每一個死去的猴軍鼻孔裏塞一點，然後再將那枝枯萎的回生草烹成藥汁，給受傷的猴軍們喝下去。

傷亡的猴軍們敷了藥，喝了湯，經過幾個小時，都慢慢的復活了；雖然沒有拉克復原的快，但是總算得回了生命。

「神奇的回生草！」猴軍陣營裏都歡天喜地的喊起來。

「如果我們能多採些回生草，」哈紐曼向神醫說：「連健康的人也喝一口湯，那不是長生不老嗎！」

衆人大喜，都高興的向山峯上奔去，可是，走到近處，只見是一座光禿禿的山峯，連一根青草也枯死了，神醫恍然大悟，想到這些植物只能在喜馬拉雅山生長，一到溫暖的平原，反而不能活下去。

大家雖然採不到回生草，但是看到救活了許多戰友，都不禁高興起來，爲了慶祝這件大事，猴王蘇格禮大犒三軍，戰士們有的飲酒猜拳，有的打鑼打鼓，有的唱歌唱戲，猴營中到處都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決心殺死息妲

再說十頭魔王被羅摩射傷後，連日內又被猴軍偷襲，鬧得全城人心惶惶，他自己也覺得萬分苦悶，忽然聽到城外鑼鼓喧天，殺聲震野，又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連忙叫一個狡猾的小羅刹前去偵察敵情。

這個小羅刹倒是詭計多端，他將一個戰死的猴軍的衣服剝下來，穿在身上，打扮成猴軍的模樣，偷偷摸摸的混進了猴營。

猴軍們正在興高采烈的慶賀拉克和五百個戰友的復生，他們在哈紐曼搬來的山峯下面，圍成一座廣場，又築了一個高臺，蘇格禮和衆將們就在臺上飲酒取樂。

小羅刹混在猴隊裏聽到了猴軍們的談話，知道神猴得到了喜馬拉雅山的回生草，救活了許多猴軍。起初他還不大相信，忽然看見了拉克精神奮發的也坐在臺上，直嚇得魂飛魄散，急急忙忙的回去向十頭魔王報告。

衆人發覺山峯上頂的草都死光了。

「不好了！大王！」小羅刹戰戰兢兢的說：「羅摩的弟弟又復話了，聽說是哈紐曼得了仙丹妙藥救活的。」

「胡說！」十頭魔王大怒道：「人死了豈能復活，一定是你編的謊話，要不然就是你看花眼了。」

「一點沒有錯，他們還在打鑼打鼓慶祝呢？」

「是嗎？」十頭魔王將信將疑的說：「你有沒有聽說是用什麼仙丹妙藥救活的？」

「聽說是喜馬拉雅山的回生草。」

「啊！」十頭魔王大吃一驚，他也曾聽說過喜馬拉雅山有一種回生草，幾年以前，他派了許多羅刹去尋找過，都沒有發現，怎麼神猴能在一兩天之內找到呢！想到這裏，他又搖搖頭說：「我不信，這種草是不容易找到的啊！」

「大王！」小羅刹說：「聽說是哈紐曼將那個山峯搬來，他們有一個神醫名叫沙顯那，又認識那種草，所以很快的找到了。你到外面看一看，猴營旁邊不是多了一座小山峯嗎？」

十頭魔王聽了小羅刹的話，果然走到魔宮樓上，在陽臺上向城外一看，果然看見猴營旁邊多了一座小山，成千成萬的猴軍們正在跳躍取樂，他不覺嘆了一口氣，悲傷的說道：「想不到我十頭魔王一世無敵，但爲了一個女人，弄得國破人亡，眼見就要敗在哈紐曼之手！」

「難道我就這樣失敗了嗎！不……不……」十頭魔王心問口，口問心，低着頭尋思對付猴軍的計劃。

「哥哥！你在這裏？」正在十頭魔王低頭尋思的當兒，忽然蘇巴娜氣喘吁吁跑到來：「你看見拉克了嗎？他現在又活了，而且……」

「我知道！」十頭魔王低低的說。

「你看，他在城下辱罵你哩！」蘇巴娜說：「拉克要你出去與他再打三百回合！」

「唔！」十頭魔王嘆口氣說：「沒用，他們得了回生草，打死了還會救活的！」

蘇巴娜冷笑一聲：「要是你將他的頭割下來，看他還有什麼辦法復活！」

十頭魔王心內一動，暗想到底是女孩子聰明；不過，神猴很難對付，他的法術又被他破了，而且羅摩的神箭也很厲害啊！

「哥哥！你難道怕他們嗎？」蘇巴娜乘機向拉伐那挑撥：「你就是不想爲你死去的兒子報仇！也應該爲我出這口氣啊！」

「唔！」十頭魔王聽到蘇巴娜提起舊事，心中着實不大高興，他向蘇巴娜惡狠狠的瞪一眼：「都是爲了你，才弄得我國破家亡！」

「哈！」蘇巴娜看到十頭魔王對她的憎惡表情，立刻微微一笑，反而冷冷的說：「哥哥！你應該說都是爲了息姐呀！」

蘇巴娜這句話，像一枝利箭刺痛了拉伐那的心，一剎那間，他轉而痛恨起息姐來。

「不過！」蘇巴娜冷笑一聲：「可憐你白費心機，息姐還是不愛你哩！」

十頭魔王又恨又怒，默默的說不出話來。

「我看息姐不久又要回羅摩王子的懷抱去了，你呢？」蘇巴娜故意來激怒拉伐那。

「哼！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先殺了她，也不讓他與羅摩在一起。」

「對呀！對啦！」蘇巴娜高興的說道：「你早該將她殺死了，也許羅摩便不來攻打我們了！她，她才是我們的禍根哩！」

「好！這一次我非要將她殺死不可！」十頭魔王這時對息姐愛心已去，惡念頓生，立刻跳起來，拿了兵器，一縱身，就跳到半空，直向息姐的囚宮無憂樹林裏飛去。

閉目等死

可憐的息姐，這時還正在囚宮裏等待羅摩的來臨，自從哈紐曼告訴她的消息後，她整天都在盼望着，盼望她的好運來臨。

果然，羅摩和十頭魔王開戰的消息傳來了，服侍她的女羅刹們，起初還想瞞着她，後來也不知不覺的談起戰爭的情形了。有時息姐聽到羅摩戰勝的消息，她便喜形於色，有時聽到戰敗的消息，就整天流淚，女羅刹爲了使她快樂，反而編些好消息說給她聽，恐怕她灰心自

殺。

這一天，息妲正在向天神祈禱，希望羅摩早一天戰勝惡魔，忽然窗口一道白光，有一條黑影從窗口飛進來，他定睛一看，原來是十頭魔王站在她的面前。

「你來幹什麼？」息妲驚慌的喊叫。

「我來告訴你！」十頭魔王奸滑的笑道：「猴軍和羅摩都被我打敗了！」

「眞的嗎？」息妲看到十頭魔王驚惶的神色，有點不大相信。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的話？」十頭魔王雖然心虛，還是嘴硬。

「可是！」息妲靈機一動，也乘機試探的說：「昨天神猴哈紐曼還來告訴我，你已經被他們打敗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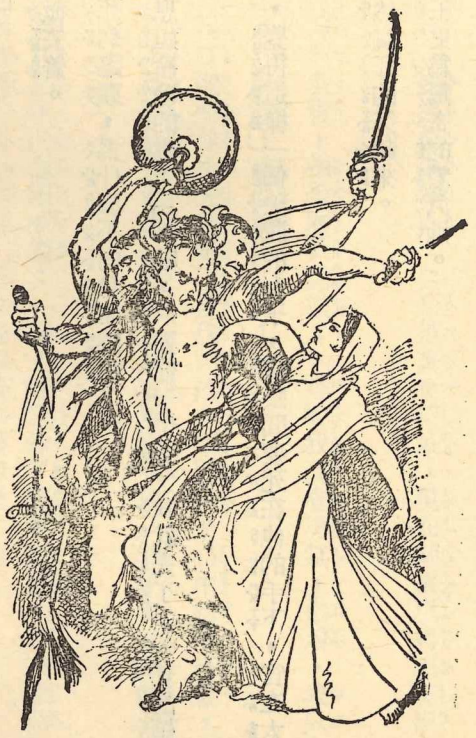
「神猴？」十頭魔王立刻驚慌起來：「他……他曾來過？眞的？」

「眞的！」息妲神色很安靜。

「他說什麼？」

「他很快就可以救我回去了，我看你最好還是向他們求和吧！」

「哼！」十頭魔王惡狠狠的舉起了十件兵器，向她胸口刺來，還大聲叫道：「息妲！你的死期到了。」



十頭魔王要殺死息妲。

息妲看到十頭魔王突然舉起兵器向她刺來，不覺大吃一驚，她心裏想道：「一定是十頭魔王戰敗了，所以才對她下毒手，現在即使牲犧也值得了。」想到這裏，她反而安定下來，

嘴角露出了微笑，閉目等死。

「咦！」十頭魔王奇怪的看着她，怔了一下，不知不覺的將兵器放下，莫明其妙的說：「奇怪，難道你不怕死嗎？」

息姐沒有回答他，仍然微笑着。

「你這個人眞是瘋了，死到臨頭，爲什麼不向我求饒呢？」

「我早已決心死了！」息姐冷冷的說：「刺吧，只要你一舉手，我就完了，一切的煩惱也就完了！」

十頭魔王又向她看一眼，覺得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子，轉眼間要死在他的手下，實在太殘忍了！

「哈哈哈哈！」息姐忽然瘋狂的笑起來。

「你笑什麼？」十頭魔王更爲驚奇的看眞她。

息姐笑完後，才冷靜的說：「我笑你這個人，自命是萬世英雄，現在却表現得這樣沒有勇氣！」

「怎麼？」十頭魔王氣得臉色發青，拍着胸脯說道：「誰說我沒有勇氣，你看，我只有九個頭了，那一個頭就是和羅摩大戰時，被他射掉了的！」

「啊！」息姐死志已決，現在聽到他丈夫射傷了拉伐那的一個腦袋，心中暗暗得意，又連連笑了兩聲：「可是，你現在不敢去和强敵決一死戰，却有勇氣來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

十頭魔王聽了這些話，又羞又怒，向息姐喊道：「好！等我殺了羅摩以後，再來殺你！」說着，他轉臉就走，出了無憂樹林，駕起妖風，瞬息間便回到了魔宮。

「啊！哥哥回來了！」蘇巴娜正在魔宮等候十頭魔王的好消息，現在看見他回來了，笑嘻嘻的迎上來：「你將息姐殺死了嗎？」

「哼！」十頭魔王向蘇巴娜瞪一眼，一語不發，便向魔殿走去，吩咐守衛的羅刹們快點打鼓，吹喇叭！叫文臣武將都到大殿裏集合！

「哥哥！」蘇巴娜還在一旁嘮嘮叨叨的說：「究竟是怎樣啊！你殺了息妲沒有？」

「別提了！」十頭魔王憤怒的拍一下桌子：「我沒有殺她，反而被她嘲笑一頓！」

蘇巴娜嚇得不敢作聲。

「她說我沒有勇氣！」十頭魔王繼續的說：「不敢和羅摩決一死戰，只能殺一個沒有反抗力的女子！眞氣死我了，所以我現在要召集衆將開會，和羅摩決一死戰！」

羅刹國的救星

這時衆將已經齊集魔殿，十頭魔王大聲喊道：「各位聽了，想我羅刹國自建國以來，雄霸一方，誰也不敢欺負我們，可是現在被猴子軍弄得不成樣子，我請各位來商量一下，看看各位有什麼意見！」

「我們願意聽大王的命令！」羅刹大將們有氣無力的答應。

「那麼，我想天一早，就出城和敵人決一死戰，各位以爲如何？」

衆羅刹們都知道十頭魔王甯死不屈的性情，誰也不敢反對，但是，想起哈紐曼和羅摩的威風，又不覺氣餒起來。

「難道你們不敢應戰嗎？」十頭魔王看到衆將懼怕的表情，又氣又恨，一手捉住一個小羅刹，向魔殿的石柱上一摔，那個小羅刹頓時腦漿崩裂，然後他瘋狂的喊道：「誰怕死，我就先摔死他！」

衆羅刹都嚇得跪下來，口中連連說道：「大王，我們都願意和猴軍一戰！」

「大王息怒！」正當十頭魔王盛怒之下，忽然有一個年老的羅刹站起來說：「大王，你怎麼聰明一世，胡塗一時呢！」

十頭魔王抬頭一看，原來是他小時候的老朋友，這個老羅刹名叫巴哈，年青時也是一員戰士，後來老了，十頭魔王對他很客氣，便將他養在宮中，天天陪着他的兒子小野狼玩耍。

「你難道叫我投降嗎？」十頭魔王說：「老朋又！你也是我們羅刹國當年的勇士呀！」

「當然！爲了保持羅刹國的榮譽，我們甯可戰死，也不能投降！」

「那你也想參加戰鬥嗎？」十頭魔王笑道：「啊！老朋友！我很感激你，我從來沒有忘記你是羅刹國最偉大的勇士呀！」

「對啦！」巴哈微笑的說：「你正是忘記了我們羅刹國最偉大的勇士呢？」

「誰？」十頭魔王怔一下，想了一想：「你說是誰啊！我怎麼想不起來呢？」

「你氣得神智不清了，」巴哈故作神祕的說：「就是咱們羅刹國的前任大王，我從前的老主人，你的大哥呀！」

「啊！康巴喀那！如果他願意參戰，我們羅刹國就有救星了，」十頭魔王高興的跳起來，但想了一想，又嘆了一口氣：「唉！可是他已經成了廢人，天天睡覺還有什麼用處呢？」

老巴哈微笑一下，高興的說：「昨天，我和小王子到他住的山洞去玩，看見他還是酣睡，我計算一下時間，大概這幾天快要醒了！」

「啊！我們看看他去！」十頭魔王站起來，緊握着巴哈的手，「但願他能醒來，只有他才能救我們的羅刹國！」

原來，這位愛睡覺的巨魔名叫康巴喀那，在十頭魔王沒有統治羅刹國以前，他是羅刹國最有威名的魔王。他的氣力大得嚇人，身體又長得高大，平常人和他站在一起，就好像小孩子站在大樹下。不用說，他的本領在妖魔世界中是舉世無雙的。（編者按，康巴喀那在印度神話中是有名的兇魔，他的英文名字是 Kumbh—khrna）。

康巴喀那具有這樣的神力，當然是愛胡作亂爲了，他不但在妖魔世界中稱雄稱霸，而且吞食了楞伽附近的人類。這樣，諸神便來干涉他的行動，致而引起了一場神魔大戰。

那場神魔大戰慘烈極了，但是，康巴喀那還是得到了勝利，連諸神的主將因陀羅也被他打敗了。

諸神看到降服不了這個魔王，便請求諸神之王婆羅出戰，婆羅是一個慈悲爲懷的天神，不願意用武力降服他，當諸神與康巴喀那戰鬥時，他只在陣後唸動經言，這段經言具有催眠術的力量，康巴喀那聽了以後，便覺得渾身無力，只想睡覺，果然，一會兒便在戰場上睡着了。

這樣，諸神才活捉了康巴喀那，但是天神仍然不願傷害他，規定他天天睡覺，每六個月才准他醒來一天，醒來時，大吃一頓，第二天仍然沉沉大睡。

這個事情的經過，十頭魔王本來是知道的，不過在危難的時候，他只得去碰碰運氣了。他立刻帶領所有羅刹，來到康巴喀那睡覺的古洞裏。

「醒來！醒來！」十頭魔王高聲喊道：「大哥！我們羅刹國有了大難，你還不快醒來救我們呀？」

可是，康巴喀那還是沉沉大睡。鼾聲像沉雷似的震動。

「醒來啊！大魔王！」羅刹將士們都一齊大喊。喊了半天，這個大巨魔仍然是充耳不聞，好像沒有一點感覺。

「怎麼辦呢？」十頭魔王苦眉愁臉的嘆起氣來：「他好像死了一樣，就是鼻孔裏還在呼

吸。」

「我們將他推醒吧！」羅刹們紛紛提議。

「好！推醒他！」十頭魔王點點頭：「沒有辦法，只好對他不客氣了。」

衆羅刹們立刻動起手來，幾個力氣大的羅刹一齊用力推動他的身體，可是一點也不動，再加上十幾個人，仍然推不動他。最後，十頭魔王也參加推，才將康巴喀那推翻了身，但這位巨魔還是不醒，只是像皮球似的滾來滾去。

「怎麼辦呢？」十頭魔王擦一擦頭上的汗，急躁的喊道：「他好像石頭一樣，只會滾動，却不會站起來！」

「我們用石頭將他打醒吧！」羅刹們又紛紛建議：「或者用刀刺痛他！」

「不行！」十頭魔王搖着頭說：「他的皮膚比鋼鐵還硬，刀槍刺不痛他，而且，這樣對他太不尊敬了，我想，還是趕大象將他踢醒吧！」

衆羅刹們立刻趕來了象羣，將牠們玩弄，等大象發了怒，才將牠們趕進古洞裏去。成百個大象憤怒的竄進古洞去，瘋狂的踏着康巴喀那，過了兩個小時，羅刹們以爲這位巨一定被象羣踢醒了，或者是被踏死了，大家進去一看，大象都疲倦的躺在地下，可是那康巴喀那連一根汗毛也沒有損失，仍然大睡不醒。

「唉！天亡羅刹國，我們失望了！」十頭魔王帶着羅刹們，垂頭喪氣的走出來。

「我有辦法！」在一旁沉思的巴哈，忽然高興的笑起來。

「你有什麼辦法呀？」十頭魔王急急的問：「快點說出來我們聽聽，老朋友！」

「我知道老主人有一個脾氣，」巴哈微笑着說：「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害怕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衆羅刹們七舌八舌的鬨起來：「我猜是火，是水，是雷電……」

「都不是！」巴哈笑道：「不是利害的東西，是世界上最溫柔、最美麗的東西，你們猜

猜吧？」

什麼是最溫柔最美麗的東西呢？羅刹們亂猜一陣，可是沒有一個人猜對的。

「告訴你們，」巴哈大笑着說：「就是女人，快將我們羅刹國最美麗最溫柔的女人找來，我有辦法叫他醒來！」

羅刹美女

十頭魔王聽了巴哈的話，立刻下令教人去挑選羅刹美女。一時，冷清的楞伽城熱鬧起來，每一家年青的女羅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向古洞裏跑來。

挑選出來的羅刹美女在世人看來是奇醜無比，但是在羅刹們看來，個個都是貌若天仙，她們也都故意賣弄風情，擠盲弄眼，發揮女性的魅力。

巴哈看到城裏的美女都到齊了，便叫男羅刹們打鼓吹號，女羅刹們按着鼓音，一個個搖胸擺臀，扭扭捏捏的跳起了惡舞。

鼓點越打越急，舞蹈也越舞越快，巴哈看一看康巴咯那，仍然睡得很甜蜜，不過臉上現出了笑容，大概他在睡夢中也受到這奇怪的舞曲影響了。

「你們跳到大魔王的身上去！」巴哈向幾個跳得最賣力的羅刹女招招手。

這幾個羅刹女連舞帶跳的跑到康巴咯那的身邊，嚇得大叫起來。原來大魔王肚子上的毛，長着像刺蝟似的鋼針，她們都是赤着脚，怎敢踏在鋼針上面。

「趕快穿上你們的舞鞋！」巴哈一面叫，一面教羅刹們取了銅頭鐵底的舞鞋來。

女羅刹穿上了舞鞋，仍然不敢跳在大魔王身上。巴哈着了急，便教羅刹副將們一人抓起一個女羅刹，拋在康巴咯那身上，眞想不到大魔王的肚子彈力大極了，那些女羅刹好像跌在

彈簧床上，彈起了一丈多高。彼起此落，像乒乓球似的跳上跳下。

女羅刹們起初都嚇得叫喊，後來覺得大魔王肚子上的長毛，並不刺人。毛茸茸的，倒像一條長毛的俄國氈子，在上面跳舞反而更舒服，也就高高興興的跳舞起來了。

「這才好呀！」巴哈大笑道：「在大魔王身上跳舞是多麼光榮呀！快點！快點！你們都上去跳呀！」

巴哈這樣一喊，女羅摩們都爭先恐後的跳上去。

「誰敢去吻一下大魔王呢！」巴哈大叫道：「我們羅刹國有一個傳說，誰被康巴喀那擁抱一次，就有一年好運氣，吻一下，可以一輩子稱心如意！」

女羅刹們聽了，都驚喜萬分，有的抱着大魔王的頸子，有的伏在大魔王的肚子上，先到的可以吻大魔王的嘴唇，後來的只能吻他的脚，好在康巴喀那是個龐然大物，百十個人一齊吻他，也不嫌太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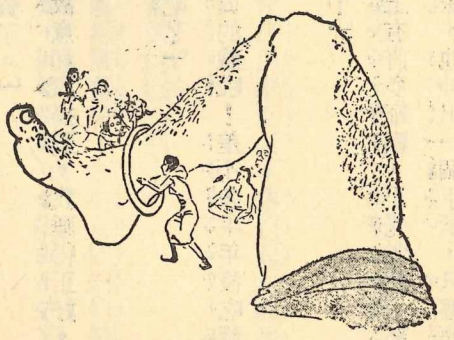
一小時後，康巴喀那幾乎變成一隻梅花鹿了，滿身都是紅色的斑點，原來女羅刹嘴上的唇膏，將他滿身上下都沾滿了。

正在女羅刹吻得高興的時候，忽然康巴喀那的大腿一抬，手臂一揚，肚皮一鼓氣，砰的一聲，幾十個女羅刹都被拋到了半空。

原來大魔王舒一個懶腰哩！

「啊！大魔王要醒了！」巴哈大喊道：「快！快！打鼓，吹喇叭！」

「嗚！嗚！嗚！」康巴喀那打呵欠像公鷄叫的一樣，喘了幾口氣，一骨碌坐起來，他揉揉眼睛，射出兩道怕人的紅光。



腳的魔巨着吻女美刹羅多許

「好了，大魔王醒來了！」巴哈帶着羅刹們都一齊歡呼。

「混蛋！」康巴咯那大聲吼叫：「你們都給我滾，滾出去！」

「哥哥！」十頭魔王連忙說道：「我們羅刹國被人欺負了。」

「胡說！誰敢欺負我們？」康巴咯那怒喊道：「你們故意和我搗蛋，我睡得正好，你們爲什麼叫那些女人來弄醒我！」

「大魔王請息怒！」巴哈跪下道：「我想你大概餓了吧？」

「對啦！」康巴咯那打一個呵欠，摸一摸肚子說：「眞的餓啦！差不多半年沒吃飯啦！」

巴哈微笑的說：「是的！我們知道你餓了才來叫醒你！」

「你很好！」康巴咯那點點頭，擦一擦嘴唇，看看身上有許多紅點，不覺勃然大怒：「好呀！你們竟想喝我的血啦，你看，這麼多的血點！」說着，他伸出一個手指，只輕輕的一

擺，就將跪在他面前的一員副將的腦袋上，擺了一個大窟窿。

「哎呀呀！」那個羅刹副將在地上痛得打滾，大聲喊叫道：「大魔王！那是美女的口紅啊！」

「噢！女人的口紅！」康巴咯那更加憤怒起來：「我平生最討厭女人，你們偏弄那些狐狸精來戲弄我！這還得了！」

「不！不！大魔王！」巴哈巴忙磕起頭來：「那是給你預備的點心啊！」

「是啊！」康巴咯那哈哈大笑，他的笑聲將古洞裏的灰塵都震落來：那些女羅刹們個個都嚇得玉顏失色，膽小的就向外逃跑，猛不防康巴咯那手一欄，就抓住兩個女羅刹，一下子塞進他的血盆大口，他一面咀嚼，一面又向其餘的女羅刹招手。

「救命呀！大魔王要吃我們啦！」站在洞裏的女羅刹們大喊救命，站在洞外的早已嚇得四散驚逃。

康巴喀那吃完兩個女羅刹，向巴哈笑道：「女人的肉眞好吃啊！就是太滑些，大概是油太多了！好吧！叫她們不要走，我要吃個飽。」

「大哥！」十頭魔王也跪在地上說：「你怎樣吃起自己人呢？」

「管他哩！」康巴喀那搖搖頭：「有一次我和諸神大戰，他們將我困在荒山上，想將我活活的餓死，後來我急了，只有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吃，有了精神，我才將他們打敗了！」

「自己的肉能吃，」十頭魔王說：「女人可不能吃呀！」

「爲什麼？」康巴喀那睜着圓眼。

「如果你將我們羅刹國的女人吃光了，那我們不是要斷了後代了嗎？」

「你說得有理！」康巴喀那說：「可是我餓了，古人說，饑不擇食呀！其實，女人的肉也不大好吃，太軟，太嫩，還有些酸味，我現在就有點倒胃口！但是，你們怎不給我預備別的呢！」

「已經預備啦！」巴哈說：「你剛才吃了女人，抬食物的人都嚇跑了。」

「快點！快點！」康巴喀那大叫道：「我肚子等不了啦！剛才吃兩個女人。現在更想吃東西哩！」

十頭魔王連忙招呼羅刹大將們將食物抬進來，不一會，他們抬來了兩隻烤豬，一頭熟牛，還有兩隻燒羊。

康巴喀那這才高興起來，不消片刻就將這些食物都吃光了。他抹了抹嘴，大聲叫道：「還有沒有，最好拿些活動物來。」

「活的動物，」巴哈眉頭一縐，心裏生了一條妙計，裝着悲痛的樣子，跪下來說：「有！有！有！可惜呀！可惜呀！」

「可惜什麼？」康巴喀那奇怪的看着他。

巴哈嘆了一口氣：「我們羅刹國本來是出產野獸的地方，可是自從來了猴寇後，把我們

的野獸都嚇跑了！」

「什麼猴軍？」康巴喀那更爲奇怪起來。

「哥哥！」十頭魔王也懂得巴哈的意思，接着說：「你睡了，不知道國內的大事，猴軍將我們圍困了幾個月，眼看就要亡國了。」

「猴國離我們很遠！」康巴喀那有點憤怒起來：「我們平素沒有邦交，無仇無恨，我又沒有吃過他們的猴子，爲什麼要來攻打你們呢？」

「是啊！」巴哈也故意表示出憤怒的樣子：「我們開始也想和他們和平解決，可是那些蠻不講理的猴子，成心想侵略我們，他們說，我們羅刹國自從大魔王死了以後，就沒有人是他們的敵手了！」

「怎麼？」康巴喀那詫異的喊道：「他們說我死了，這不是咒罵我嗎？」

「是呀！」巴哈眞是編謊的能手，一本正經的說：「我們告訴他你沒有死，只是睡了覺，可是他們不信。有一個名叫哈紐曼的神猴，聽了還哈哈大笑。他說就是你醒來也打不過他。同時，他知道大魔王食量大，就叫猴子們將我們楞伽附近的野獸都驅逐了，他說你就是醒來，也要活活的餓死！」

「哇呀呀！」康巴喀那氣得大叫道：「這還得了，我非把猴子們吃光不可！」

「大哥！」十頭魔王也乘機說：「猴子們很利害呢！你也不見得打得過他們，你看，我的十個頭現在只剩下九個了！」

「是誰吃的？」康巴喀那奇怪的問。

「一個名羅摩的王子，他用神箭射掉的！」

「沒有關係！」康巴喀那反而輕鬆的說：「少一個也好，要是我有十個頭，更沒有東西吃了！而且理髮也麻煩！」

十頭魔王看看沒有激怒康巴喀那，連忙轉口說：「你可要小心啊！因爲你只有一個頭，

要是射掉了就沒有吃飯的傢伙了！」

「哈哈！放心！放心！」康巴喀那狂笑的說：「我是銅頭鐵腦殼，箭射上去就好比搔癢一樣！」

「可是神猴的鐵棒才利害呢！」巴哈故意譏笑的說：「他說打你的頭就好像打一個爛西瓜！」

「噢！他有什麼本事？」

「這猴子神通廣大！」巴哈豎起了一個大姆指：「棒法精，力氣大，又能變大變小，他說他是世界無敵哩！」

「我才是世界無敵哩！」康巴喀那又生起氣來：「呀呀呀！後生小子敢在我的面前驕傲嗎！好！我現在就去出戰吧！」

「大魔王！」巴哈看見康巴喀那自動願意出戰了，心裏暗暗高興，但嘴裏還說：「算了吧！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我等不及了！」康巴喀那摸摸肚子說：「哎呀！我餓的緊啦！我要去吃猴子的肉啦！」

十頭魔王看見時機已到，高興的喊道：「衆將們！快點預備，大魔王要出陣了！」

「喊什麼，」康巴喀那笑道：「我去吃猴子，也大驚小怪！」

「大哥！」十頭魔王低聲下氣的說道：「猴兵倒容易打，就是羅摩王子和神猴哈紐曼最難鬥，我們必須人多，才能將他們一網打盡呢！」

「我不管這許多！」康巴喀那搖搖頭：「我只是想吃些活猴子罷了，打仗是你們的事！」

原來康巴喀那被諸神捉到時，曾經答應過除去吃東西，再也不參加任何戰爭，如果違反了誓言，他就要犯了死無葬身之地的誓約，這位大魔王雖然橫行霸道，但說過的話還很守信

用。

十頭魔王和巴哈看到這樣情形，不覺嘆了一口氣，以爲是白費心機，這時，忽然，蘇巴娜匆匆的跑來，向康巴喀那說：「大哥！你好！」

「你是誰？」康巴喀那奇怪的看她一眼。

「我是你的妹妹呀！」蘇巴娜笑道：「難道你眞是睡昏了嗎？連你的妹妹也不認識了。」

「咦！」康巴喀那奇怪的喊起來：「你不是，你是冒充的，我的妹妹又美麗，又年青，那裏像你這樣又老又醜，而且連鼻子耳朵也沒有了！」

蘇巴娜羞愧得低下頭。

「是的，大魔王！」巴哈在一旁乘機向他挑撥：「公主的鼻子耳朵被羅摩的弟弟割去了！」

「爲什麼？」康巴喀那向蘇巴娜端詳一會：「是啊？這是我的妹妹，爲什麼他們將她的耳鼻割去了呢？」

「拉克王子向我求婚，」蘇巴娜哭訴道：「我不答應，誰知他惱羞成怒，反罵我是個妖精，不要臉，就將我的鼻子耳朵割去了，現在他還帶領猴兵來攻打我們，哥哥呀，你要爲妹妹報仇啊！」

這些慌話都是蘇巴娜平時說慣了的，所以他向大魔王說起來頭頭是道。

「是呀！」巴哈又接着說：「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們將蘇巴娜送給他，否則就將羅刹國踏爲平地！」

「前幾天陀羅出去跟他們應戰！也被神猴哈紐曼打死了！」十頭魔王也學會這套奸滑的計策：「唉！我的兒子啊！他死得好苦啊！」

「啊！我的好侄兒啊！」康巴喀那也感覺傷心，張着大嘴哭起來。

「還有……」十頭魔王向康巴喀那說：「大哥！別哭了，我想你不會像卞皮沙吧！」

「卞皮沙怎樣？」大魔王擦擦眼淚：「他難道也死了？」

「比死還恥辱！」巴哈冷笑道：「他看到猴軍勢大，就在陣前向敵人投降了！」

「好啦！好啦！」康巴喀那怪叫一聲：「快點給我一樣兵器，我要剝那些猴子們的皮！吃他們的肉！」

巨魔上陣

巴哈看到康巴喀那願意出戰了，立刻教羅刹們抬過一把大刀，這把大刀是用生鐵鑄成的，重有五百多斤，長有一丈，當時沒有人有力氣拿它。十頭魔王心裏想，只有大魔王才配使用它。

「不行！不行！」康巴喀那連連的搖頭：「這傢伙是我小時候的玩具，這怎能打仗呢！你們看，又短又輕！」

羅刹們看到大魔王拿着那把大刀，還沒有他的手臂一半長，眞像小孩子的玩具。

「快去抬那桿神槍來！」巴哈喊道：「就是我們兵器房的鐵柱子。」

幾十個羅刹飛也似的跑去了。原來那桿槍是康巴喀那大戰諸神時得來的兵器，因爲又粗又長，羅刹們將他做成兵器房的柱子。

「不成！不成！」康巴喀那擺擺手：「那是我手下敗用的，我怎麼用他的兵器呢！」

「怎麼辦呢？」大家又驚奇，又着急，蘇巴娜遮着鼻子說：「哥哥！還是你自己去選一件吧！」

康巴喀那向四處一看，忽然看到幾十個做苦工的羅刹，正在磨房裏推磨。他高興的喊道

：「有了，我就用這兩塊石磨吧！我吃猴子肉，也得送兩個石頭做的大餅乾給他們吃哩！」

十頭魔王又驚又喜，連忙帶着幾十個羅刹副將跑到磨房裏，叫推磨的羅刹立刻停止，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上層的石磨搬下來；可是，下面一層卻是連在地上，用螺絲釘釘得很牢，怎樣也搬它不動。巴哈忙得一頭大汗，忙叫羅刹們找鑿子，找鋼鋸。

「這多麼費事，」康巴喀那不耐煩的說：「還是我親自動手吧！」說着，他彎下腰，十個指頭比刀鋸還要鋒利，插在石磨底的泥土中，一掀一轉，那片大石磨便像車輪似的滾在一旁。

「呀！偉大的大魔王呀！」羅刹們都喊聲歡呼，十頭魔王和巴哈也驚得目瞪口獃。

康巴喀那將兩塊幾十噸的大磨舉起來，笑嘻嘻的喊道：「孩子們，走啊！請你們痛快的吃一餐猴子肉吧！」

這洪亮的聲音，楞伽城的羅刹們都聽到了，守城門的羅刹立刻打鼓吹號，齊聲向猴營吶喊：「猴軍們聽了，快去請你們的主帥前來迎戰！」

猴軍慘敗

衆猴軍正在造雲梯，準備攻城，都以爲十頭魔王給羅摩王子射傷了，再也不敢出來迎戰，這座楞伽城指日就可以攻破，現在忽然聽到羅刹們的喊聲，有人連忙去向猴王蘇格禮報告消息，有人以爲是羅刹軍虛張聲勢，反而跑到城門看熱鬧。

蘇格禮正和神猴哈紐曼、羅摩弟兄商量攻城大計，聽到猴軍的報告，也是半信半疑，卡皮沙懷疑的說：「據我所知，城裏再沒有比拉伐那更有本領的大將了，怎麼敢出來迎戰呢？」

「也許是來擾亂我們軍心吧！」納拉玩着鐵算尺，微笑的說：「也許他們前面向我們攻擊，後面就偷偷逃走！」

「十頭魔王不會這樣的！」哈紐曼向羅摩說：「我想他們一定請來有力的幫手！」

「別管這些！」拉克王子大聲喊道：「這是他們自己願來送死，我們不要留情，這次要將他們完全消滅！」

羅摩王子在一旁思量了一下，向卞皮沙說：「你知道十頭魔王有什麼要好的朋友嗎？」

「沒有！」卞皮沙搖搖頭：「我們附近的國家，不是被他消滅了，就是與他結了仇恨！」

「那麼你們羅刹國還有比十頭魔王還利害的人物嗎？」

卞皮沙經羅摩這樣一提，忽然跳起來說：「難道大魔王又醒來了嗎？這不會是眞的啊？」

卞皮沙言猶未了，只聽見帳外猴兵齊聲驚呼起來：「不好了，羅刹國來了一個巨人，將我們的隊伍衝散了。」

衆將聞言，立刻跑出帳外，向陣上觀看，只見十頭魔王帶着成千成萬的羅刹站在陣後，陣上有一個毛茸茸的巨人，手裏拿着兩塊巨大的磨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來。

「衝上去，弟兄們！」猴王蘇格禮將紅旗向右邊一擺，右邊猴軍們一窩蜂的向前衝去。

「來得好！」康巴喀那停住步，他等着猴軍們衝到，先將磨石放下，然後彎下腰，張開巨口，一吸氣，就將幾個猴軍吸進嘴去，然後摸摸肚皮，哈哈大笑：「巴哈沒騙我，猴子的滋味果然不錯啊！」

「這是什麼怪物？」蘇格禮驚疑的向卞皮沙詢問。

「他叫康巴喀那！」卞皮沙顫抖的說：「我們快點逃吧，連諸神都打不過他哩！」

「是不是被天神收服的那個妖怪？」神猴點着頭說：「我從小聽我父親講過，他不是被

天神弄得昏迷不醒了嗎？」

「他一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拉克王子橫劍一喝，就想跳上去。

「且慢！」神猴哈紐曼說：「看他有什麼本領，我們再動手。」

猴王又搖一搖紅旗，向左邊一指。左邊猴軍吶喊一聲，又擁上前去。

康巴喀那還在仰天大笑，不提防靈巧的猴子們已經衝到他的脚底下。他向下一看，張開大嘴，忽的吹了一口氣，頓時飛沙走石，滿地飛揚，幾百個猴兵跌跌爬爬的在地下亂衝。

「他這一口氣有這麼利害啊！」哈紐曼向卡皮沙說：「他還有什麼妖法嗎？」

「他的力量大得嚇人！」卡皮沙戰戰兢兢的說：「那還是沒有用力吹呢！要是使用全力，連我們也要被他吹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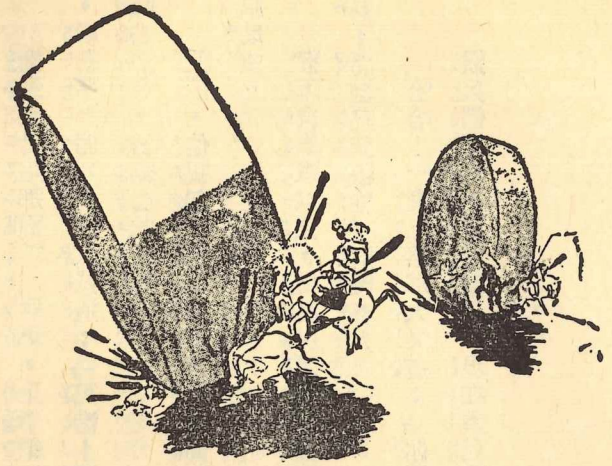
「看哪！」衆猴將喊道：「老怪物在剝衣服哩！」

康巴喀那仍然是哈哈大笑，將倒在地下的猴兵，一手抓了十幾個，將他們的衣服剝下來，像吃花生似的，一個個向嘴裏送。大聲叫道：「猴子肉沒有油水，到底沒有老虎肉肥啊！」

「氣死我了！」猴王蘇格禮看見自己的弟兄這樣慘死，大喝一聲，將白旗一展，中路最精銳的猴軍，騎着大馬，大喊一聲，向大魔王衝去。

「哈哈！我快吃飽了！」康巴喀那喊道：「謝謝你們，我也送兩塊餅干給你們吃吧！」

說着，他將兩個石磨豎立起來，用力一推，那磨是圓的，就像兩個壓路機巨大的車輪子，隆隆的向騎馬的猴軍衝來，猴軍們收馬不及，被那兩塊石磨壓成兩條血路。



猴軍慘敗。扁壓磨石被都及不馬收們軍猴

衝到康巴喀那面前，猴軍，正想舉槍刺他的腿部，康巴喀那舉腿一掃，猴兵們慘叫一聲，紛紛落馬而死，他大喊道：「可惜！可惜！這麼好的食物，都被我踏壞了，這樣，只好拿回去油炸，當點心吃了。」

說着，他提起一個個猴軍，向後面一丟，就落在方伽城內，羅刹們也幫着大喊大叫，搖旗助威。

猴軍自出戰以來，從沒有看到這樣厲害的兇魔，這三次攻擊，都沒有損失大魔王半根毛髮，而自己就犧牲了這麼多人。

「哈哈！」康巴喀那大笑道：「你們怎麼不來呢？你要我去捉你們嗎？」

猴兵們再也不敢攻擊了，現在看見康巴喀那大踏步追來，便大喊一聲，四散奔逃。

多情的妖女

猴王蘇格禮一看自己的軍隊敗下來，立即制止，但猴兵們已經嚇破了膽，那裏還敢停留，跑了一會才敢在離開戰場很遠的地方停下來。

「哈哈！」巨魔康巴喀那大聲笑道：「猴子們不敢打仗，倒會逃跑哩！」

衆將看到這樣情形，知道再沒有人出戰，整個戰局就要一敗塗地了，但是大家都畏懼巨魔的威力，連神猴哈紐曼和羅摩也低頭不語。

「喂！猴子們聽着！」巨魔又大叫起來，彷彿是晴空中響了一聲霹靂：「我肚子吃飽了，現在手又癢了，聽你們還有什麼王子、神猴，敢不敢出來和我玩一玩！」

哈紐曼鎮定的向羅摩說：「不要慌，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敵，也許他看到我方害怕和他打伙哩！只要他精神鬆懈，我們再想法取勝他！」

「喂！」巨魔果然毫不在意的說：「猴子們，你再不出來，我就要回去了。」

猴軍衆將們聽到巨魔這樣喊叫，都誇獎哈紐曼眞是一個神機妙算的神猴，可是，這時性情暴烈的拉克王子，再也忍不住這樣的侮辱，長劍一舉，飛步向前，大聲喝道：「我倒要會會你這個老怪物！」

羅摩和哈紐曼看到拉克出陣，急忙上前攔阻，但拉克王子已經衝到巨魔的面前，手起一劍，直刺向巨魔左面的小腿。

「咦！」康巴喀那不躲不閃，反而將大腿也迎上去，嘻嘻怪笑：「好！讓你多刺幾劍吧！全當是搔癢兒！」

拉克王子連刺幾劍，好像刺到鐵柱上，不但刺不破他的皮肉，反而冒出一團團火花，拉克又驚又急，心裏想到，難道巨魔的腿眞是鋼鐵做的，怎麼刺不進去呢？

「喂！」巨魔左脚向後退一步，又將右脚向前伸來，微笑說道：「再替我這條腿搔搔癢，好嗎？」

拉克眞是氣急了，用盡平生氣力，劍尖像雨點似的刺下去。刺了一會，仍然不能刺傷巨魔半點皮肉，於是想起一個辦法，狠狠的將劍在巨魔腿上亂劃一陣，這一來却剃掉一些腿毛。

「喂！夠了！夠了！」巨魔向拉克擺擺手：「小娃兒，我是要你搔癢，誰叫你替我剃毛呀，啊！我答應不吃你，要你做我的理髮師好嗎！呀！你叫什麼名字？」

「他是拉克王子，」十頭魔王在後面喊過：「羅摩的弟弟，也就是割我妹妹鼻子的仇人！」

巨魔聽了，奇怪的向蘇巴娜看了一眼：「就是他割了你的鼻子耳朵嗎？」

「是的！」蘇巴娜飛快的跑來：「大哥，你快捉住他呀！」

拉克王子聽到他們的談話，知道不是康巴喀那的對手，收回劍，轉身就跑。

「跑啦！跑啦！」蘇巴娜連忙大叫：「大哥！別讓拉克跑了！」

「跑不了！跑不了！」巨魔哈哈大笑，等到拉克跑有幾十丈遠，只將身一縱，已跳到拉克的前面。拉克發覺無法可逃，大叫一聲，又奮劍刺來；那知巨魔一彎腰，一隻手就將他抓起來，舉在半空，向蘇巴娜哈哈大笑道：「妹妹，他將你的鼻子耳朵割了，現在你也將他的耳鼻割下來，讓你報了仇，我就將他吃了！好不好？」

蘇巴娜一聽，反倒楞起來，雖然，她是那樣的凶惡，但看到了心愛的人正在生死一髮的當兒，內心還不忍傷害他。

「你……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蘇巴娜又想到拉克對她毫無愛情，而且還下過毒手，割了她的耳鼻。一剎那間，這個凶惡無比的女羅剎，內心裏充滿了愛、恨、仇、怨、的複雜情緒。

「你說話呀？」巨魔又大聲的說：「妹妹，只要你說一句話，我可以照你的意思將他處死！」

蘇巴娜不知不覺的流了眼淚，搖一搖頭，向拉克說：「王子！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便叫大哥放了你！」

拉克在半空中看了蘇巴娜一眼，毫不畏懼的說道：「死就死了，如果我向你們屈服，也算不得一個大丈夫了，好！我聽你說什麼？」

「我知道你是個不怕死的大丈夫，」蘇巴娜遮着鼻子說：「我只要你做我的丈夫！」

「笑話！」拉克王子冷冷的說：「好一個不要臉的女羅剎！」

「只要你答應！」蘇巴娜顫聲的哭道：「我不怨恨你割過我的耳鼻！」

「長舌婦，可惜我沒有將你的舌頭割下！」拉克仍然向她憤憤的大罵：「要是那樣，你

現在就閉口了。」

蘇巴娜氣得臉色灰白，擦一擦眼淚：「你眞的不答應？」

拉克點點頭。

「你既無情，我也無義！」蘇巴娜狠狠的向康巴喀那說：「哥哥！吃掉他吧！」

「吃呀！」巴哈在遠遠的喊道：「大魔王！人肉比猴子肉好吃哩！」

「人肉！」巨魔剛剛將拉克送到嘴邊，忽然打了一個寒噤，心裏想道：「不行啊！不行啊！天神規定我什麼動物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人！」

想到這裏，康巴喀那大聲叫道：「我不吃，不能吃啊！」說着，他將拉克舉起來，憤憤的用力一擲，拉克便像一塊石頭飛向天空。

各打三拳

猴陣中的哈紐曼和羅摩王子，正在爲拉克着急，忽然見他飛向半空，羅摩失聲大叫，神猴哈紐曼眼尖手快，便跳到空中，將拉克接住。

巨魔本來想將拉克摔死，忽然看到拉克被神猴救去，氣得連連怪叫：「你是什麼人？膽敢跑來救人！」

「我是哈紐曼！」哈紐曼落下地面，滿不在乎的向巨魔說：「難道你沒有聽說過我神猴的大名嗎？」

「什麼神猴？」巨魔奇怪的看了一眼，想了一下說：「對了，我聽拉伐那說過的，聽說

你有點本領！」

「不敢！不敢！」神猴微笑道：「比你老人家差得多了。」

巨魔本來怒氣衝天，聽了哈紐曼的話，怒氣先就去了一半，他點點頭說：「好！你這小猴子還懂得點禮貌，但是，你既然知道本領不及我，爲什麼還敢來欺負我們羅刹國呢？」

神猴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將羅摩兄弟如何讓位苦修，十頭魔王如何搶了息妲，如何去請他們幫助，嘮嘮叨叨的說了一遍，他以爲巨魔會懂得情理的，那知康巴喀那反而哈哈大笑說：「那個羅摩王子好好的國王不做，爲什麼跑來深山受苦呢？拉伐那搶了息妲，又有什麼關係呢？……」

神猴知道巨魔是一個不明道理的人，和他解說根本說不明白，忍不住氣憤的叫起來：「康巴喀那！這是你們羅刹國的規矩嗎？」

康巴喀那點點頭：「是的，誰有本領搶女人，那女人就是屬於他的，這不是很公平嗎？譬如說我吧！我從前被天神打敗了，我就好好的睡覺，也不是這樣嗎！」

「既是這樣！」哈紐曼乘機說：「十頭魔王已經被羅摩王子打敗了，爲什麼他不將息妲放出來呢？」

「還有我哩！」康巴喀那哈哈大笑：「如果你們能將我打敗了，全羅刹國的女人都是你們的了！」

哈紐曼低頭一想，如果要答應他的挑戰，可沒有勝利的把握，如果要臨陣懼敵，又恐怕別人恥笑，只好探試的說：「康巴喀那！你說我們比試的方法吧！你年紀大，我先讓你！」

「你眞敢與我比試嗎？」巨魔微微一笑：「好吧！我們各打三拳，看誰將誰打倒！誰就贏了，現在，我讓你先打好不好！要是打不倒我，你就要好好的讓我吃了！」

「好！」神猴心裏想：「我可要先佔這個便宜，就是打不倒他，也還有準備逃跑的機會。」

「好！咱們一言爲定！」巨魔吸了一口氣，練練筋骨，一會兒，他的肚子脹得鼓鼓的，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氣球，他指着自己的肚子，向神猴招招手。

這邊神猴也在暗暗的運用氣力，他的拳頭也立刻暴長了幾倍，好像一個巨大的鐵錘，他驀的一躍，向巨魔的大肚皮上一拳打去。

猴軍將士們都知道哈紐曼的神力，連喜馬拉雅山的山峯他都可以用手掌托來，何況是一個人的肚子，大家以爲這一拳一定可以將巨魔打死，至少也可以打一個大洞。

通！一聲響亮，大家定睛一看，原來神猴這一拳就好像打在一個大鼓上，巨魔滿不在乎的說：「這一拳打得不錯，不過氣力小了一點。」

哈紐曼發覺一拳未將巨魔擊倒，大吃一驚，想到康巴喀那是用吸收的空氣來抵擋他的拳力，這樣打他一百下也沒有用處，便停住手，在他身邊走來走去，想趁他肚子收縮的時候，再將他打倒。

「快一點呀！」巨魔以爲神猴害怕了，越發得意洋洋。

好一個聰明的神猴，故意裝做着急的樣子，逗引巨魔發笑，猛不提防的照着他的凹下的肚皮又是一拳。

這一拳打得很結實，可是却震得他手臂疼痛，就好像打在一塊鋼板上。一點也沒有效力。

「喲！」巨魔縐縐眉頭，哼了一聲：「狡猾的猴子，幸虧我的肚子長得結實，要不然就要被你打死了，好吧！還有最後一拳。」

哈紐曼想到這一拳佔了點便宜，便想趁他肚子還沒有漲起，再來一拳，就可以將他打倒了。

「來呀！來呀！」巨魔連聲大叫。

「來了！」神猴咬緊牙關，照着原來的地方，拼命的又打了一拳。

一拳方下，巨魔乘勢將大肚皮一挺，却將神猴頂在空中，他哈哈大笑道：「你打完了，看我的吧！」

神猴從空中落地，向巨魔豎起大姆指，喝一聲彩：「頂好！頂好！」

「現在該我打你了！」巨魔睜着一對凶眼，握起一對斗大的拳頭，將身體蹲下來，照神猴的胸部，惡狠狠的打過來。

「哎呀！」神猴看他來勢凶猛，急忙將身體一偏，雙臂一張，巨魔的拳頭從他胳肢的空隙中穿過，嚇得神猴連聲大叫：「好險哪！好險哪！」

「這一拳不算！」巨魔氣得大叫起來：「不許你躲避的呀！」

「怎能不算呢？」神猴大笑的說：「你自己沒有打準，還怪別人，我們事先又沒有講清楚！」

「好！」巨魔沒有辦法，只好說：「第二拳你可不能躲避了，如果我打不到你的身體，就要罰多打一倍！」

這一次，巨魔也張開雙臂，好像要將神猴攬在懷裏，他心裏想：「小猴兒，我看你這回向那裏躲！」於是，他將右臂收回，向神猴右胸猛然一擊。

這一拳果然狠毒，眼看神猴無處可逃，但神猴在這間不容髮之間，奮身向上一跳，剛剛跳過巨魔的拳頭，但他的一隻皮靴却被打掉了。

「怎麼！你又跑了？」巨魔哇哇怪叫。

「誰說我跑了？」神猴一面尋找鞋子，一面調皮的眨着眼睛。

「哼！你這狡猾的猴子！還賴？」巨魔向猴軍們氣憤憤的說：「你們都看到了吧？我的拳還未沾到他的身體，他就跳起來！」

「喂！你們羅剎也看看，這是證據，」神猴舉起鞋子大笑的喊起來：「我的鞋子都被他打掉了，他還說沒有打到我的身體！」

「好！好！」巨魔紅着臉說：「還有一拳呢！我看你這一次還向那裏逃？」

神猴心裏着實驚慌，只有硬着頭皮走到巨魔的前面，注意他的打法。

巨魔向天空大叫數聲，揮動兩臂，只聽他臂骨咯咯亂響，一會兒他將氣力運足了，圓睜怪眼，又握緊了拳頭。

「哎呀！」神猴心裏想：「糟了，看樣子他不是一直打過來，可能是從上而下，教我既不能跳，又不能躲！怎麼辦呢？」

好神猴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從身上拔下一根毫毛，就想念動眞言，使一個分身法，但是巨魔兩隻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一點機會也沒有。於是，他笑着向巨魔說：「啊呀，你看天就快要下雨來了，算了吧！明天再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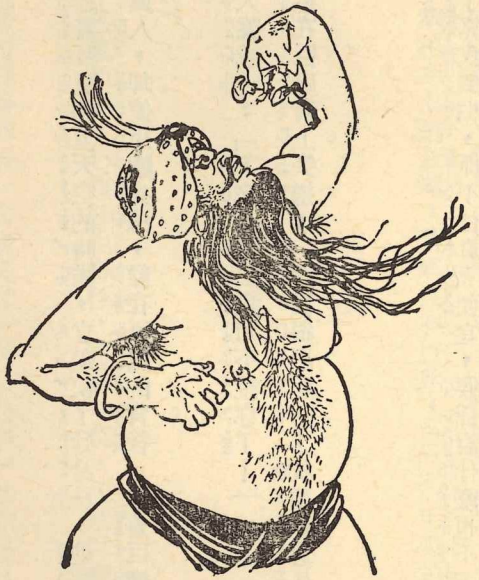
巨魔一聽，仰首向天空看，萬里晴空，連一點烏雲也沒有，馬上想到這又是神猴的詭計吧！急忙低下頭，朝着神猴的天靈蓋就是一拳。

巨魔這一拳打得又準又狠，打得神猴腦漿崩裂，因爲用力太大了，他的拳頭餘力未盡，直插進泥土裏去。

「哈哈！」巨魔一面將手拔出來，一面大叫道：「這猴子好像是紙作的，何必用這麼大的氣力，只要一個手指就可以將他戳死了！」

「別吹牛吧！」想不到神猴在他的背上大笑道：「老前輩，我在這裏晒太陽呢！」

巨魔聽到了神猴的聲音，又羞又氣，再拿起地上神猴的屍首，仔細看一看



巨魔拿起神猴的屍首，原來是……

，忽然變成了一根猴毛。

原來，巨魔又中了神猴的妙計，他趁着巨魔仰望天空的時候，立刻使了分身法，他將毫毛吹一口氣，變成自己的模樣，而他的眞人，却使用隱身法，躲在巨魔的背後。趁着巨魔彎腰出拳時，他便乘機跳在他的背上。

「潑猴子！」巨魔氣得雙脚亂跳，大聲喊叫：「下來，這回我可不饒你了！」

「我不下來，看你怎麼樣哪！」神猴在巨魔背上笑道：「這裏很舒服呀！我要休息休息哩！」

「再不下來，我可要抓你了！」

「好呀！康巴喀那你抓抓看，抓到了算我倒楣，抓不住算我便宜，猴爺說什麼也不下來了！」

巨魔一聽，心想這猴子眞是淘氣，幸虧我是銅頭鐵背，要不然可要吃他大虧了。說着，他反手彎臂，向背上猛力一抓，以爲這一下一定將神猴抓住，那知神猴在他背上看得清楚，只一跳，就跳到巨魔的肩頭。巨魔又反手一拍，神猴即刻又跳回背上，巨魔抓的快，神猴跳的也快，這樣情形，就好像小孩子用手掌拍身上的蒼蠅，蒼蠅沒有打死，自己的手倒拍的發痛了。

將計就計

雙方戰士們看到巨魔自己打自己，瘋瘋顚顚，心裏好生奇怪，再過一會，忽然巨魔向地下一躺，到處亂滾，神猴却蹲在一旁。

原來，巨魔拍、抓了一會，覺得對神猴沒有辦法，忽然心生一計，就地一躺，想將神猴

壓死，可是神猴還沒有等他滾動，就跳下地來。

「喂！別滾了，這是你們羅刹國的禮節嗎！」神猴看見巨魔滾得渾身泥漿，又可憐，又可笑：「起來吧，我看你還是認輸了吧！」

「胡說！」巨魔從泥漿裏爬起來，氣喘吁吁的說：「誰輸了，你敢與我大戰三百回合麼？」

「君子動口不動手！鬥智不鬥力！」神猴知道巨魔力大無窮，與他比賽蠻力絕對佔不了便宜，所以決定採取以柔克剛的戰術，先消磨巨魔的精力，然後再與他拼個死活。

「什麼君子不君子！」巨魔老羞成怒的吼叫一聲：「哈紐曼！我非吃了你，才消我胸中之恨！」說着，他向前一躍，向神猴撲來。

「慢着！慢着！」神猴眼快身靈，向旁一跳，閃避了巨魔的衝力，仍然笑吟吟的說：「老前輩你就是要吃我，也得斯文些，何必這樣着急呢？」

巨魔直氣得眼睛冒火了：「潑猴兒，你要是怕我吃，現在向我投降，我可以饒你不死！」

「誰怕你吃？」神猴忽然想起一條將計就計的方法，滿不在乎的說：「哼！你有本領吃掉我嗎！看你並不敢哩！」

巨魔聽了，心裏想到這猴子竟敢口出大言，待我也激他一激：「難道你敢打賭嗎？我吃了你可不要後悔？」

「當然啦！」神猴拍拍胸脯：「在我的部下面前，咱們說一句算一句！」

「眞的！被我吃了不後悔？」巨魔又驚又喜，又說了一句。

「就怕你吃了不容易消化哩！」

巨魔恐怕神猴又在使用詭計，想一想說道：「你是不是又要使用分身呢？」

神猴搖搖頭說：「不！完全用眞本領，我要試試是你的牙齒硬，還是我的皮厚！」

巨魔和神猴談判的聲音被雙方將領都聽了，猴王蘇格禮和羅摩都大叫道：「哈紐曼，你不能輕試呀，他的牙齒比餐刀還鋒利呢！」

那邊羅刹軍的十頭魔王和巴哈也喊起來：「大魔王，提防猴子的詭計啊！」

「不怕！不怕！」巨魔和神猴都齊聲喊起來。

「好！現在我們要開始了，」巨魔得意的笑笑：「是我將你吸進來，還是你自動進去？」

「要來就光明正大的！」神猴點點頭說：「好！你張開嘴巴！」

巨魔果然張開了大嘴，神猴看到他巨大的嘴巴，簡直像一個大山洞，兩排牙齒就像一根根釘耗，舌頭像一條紅紅的厚地毯，後面是喉嚨，就好像城市裏的大陰溝。

「預備好了！」巨魔大叫道：「進來吧！我的肚子又有點餓了。」

「來了！」神猴點點頭，暗暗的將鐵棒縮在袖子裏，然後大叫一聲：「神猴來了！」

巨魔正集中精神，等到神猴跳進來，乘勢將牙齒一合。只聽得咯嚓一聲，正咬到神猴的鐵棒，要是一根普通的鐵棒，早被巨魔咬斷了，要知道神猴的鐵棒原來是一個神物，能大能小，能軟能硬，巨魔咬了一會，神猴便唸唸有辭，叫聲「變」！這根鐵棒忽然變成一條香口膠。

巨魔嚼了一會，覺得鐵棒變軟了，而且嘗到又甜又香的味道，他心裏想，這猴子又搞什麼鬼？怎麼鐵棒變成糖棒哩！要不然，就是猴子被我咬死了，這糖味是他的味道哩？

「喂！」神猴在巨魔口腔內大叫道：「好不好吃，我還有桔子糖、花生糖、檸檬糖哩！」說着，神猴又喝一聲「變」，那鐵棒果然變成了一塊檸檬糖。

剛才鐵棒變的香口膠是甜的，現在却變成了奇酸無比的檸檬糖。巨魔覺得口內生津，酸得渾身出汗，但他還是勉强的說：「好啊！再變一種吧？皮猴子！」

「變！」神猴又大叫一聲，那條鐵棒忽然變成一個鹽塊。

巨魔一向是住在大山裏，很少吃過鹽，所以他才長了一身長毛，現在吃了鹽，忽然覺得滋味鮮美。

神猴想起了這個道理，便又唸動眞言，將鐵棒變成了一塊苦蓮。

「哎呀！」巨魔哇哇叫道：「怎麼又鹹又苦呀！」

「哈！」神猴笑着說：「難道你不知道我做過鹽店老闆，現在改行做了西藥房的經理了嗎？」

巨魔心想，這樣鬧下去可要吃虧了，舌頭一捲，便將神猴咽了下去。

到了一間密不透風的大屋

神猴哈紐曼滑到巨魔的肚子裏，頓覺得一片漆黑，而且充滿了刺鼻的血腥氣。

巨魔的肚子眞是大極了，他先滑到一處，定神一看，好像是一間密不透風的大屋，裏面盡是些斷腿殘肢的猴子，有的已經血肉模糊了，浸在白色的漿液裏，神猴伸出舌頭嚐嚐那白液的味道，又酸又臭。

「這原來是巨魔的胃啊！」神猴心裏想到：「那白色的酸液一定是胃酸，這些屍首都是他剛才吃下去的猴軍！」

神猴看到這樣慘狀，也不覺膽戰心寒，他連忙向下滑過巨魔的胃部，一會兒就滑到一條彎彎曲曲的隧道。

「這是什麼呢？」神猴用手摸了一摸，發覺這隧道四壁很潮濕，而且還富有彈性，他沿着這條奇怪的隧道向前行走，只覺得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一會向左，一會向右，走來走去，還是在原來的地方。

「啊！」神猴恍然大悟說：「這原來是巨魔的腸子呀！怪不得這樣彎曲哩！那麼，我只要向前走，走到腸子的盡頭，便可以出去了！」

神猴想了一下，便奮力前行，巨魔腸子裏熱氣騰騰，實在難過，走了一會，又嗅到臭氣撲鼻，一堆骯髒的穢物攔住了去路。

神猴生性最愛清潔的，當然不願意從糞便裏鑽過去，於是他避開穢物，向一條小隧道走去。

這條小隧道是巨魔的盲腸，雖然窄狹，但比較大腸裏面清潔多了，神猴走了一會，發覺前面有一個小口，便急忙爬出來。

出了巨魔的腸子，好像是到了一個很大的機器房，這裏面複雜極了，那兩個巨大的肺葉，一漲一縮，好像是一個大風箱。風箱中間還有一個好似大吊鐘的東西，原來是巨魔的心。這時候神猴覺得舒服多了，他心裏想，我現在也算看到了世界上最奇怪的奇觀了，但不知外面的情形如何，我還是在他肚皮上打一個洞口出去吧！

說着，他從耳朵裏掏出鐵棒來，念動眞言，叫聲變，那個繡花針似的鐵針，突然變成一根碗口粗細的鐵棒，神猴舉起鐵棒，向巨魔腹上用力一搗，撲通一聲，只覺得好像搗在一塊橡皮上，那個鐵棒反彈過來，幾乎打在自己的腦袋上。

神猴最初還以爲康巴喀那的肚皮，也不過像蛇母和雌龍，那樣容易搗爛，現在才知道巨魔的肚子長成這樣結實怪不得他有恃無恐呢！

「好利害的肚皮啊！」神猴心裏想：「難道巨魔的肚子是橡膠做的，怎麼鐵棒對他也沒有辦法呢！」便拋下鐵棒，仔細尋思辦法。

鐵石心腸

再說巨魔將神猴吞下後，以爲神猴這下非要命不可，等了一會，沒有動靜，因爲肚子裏多了一個活東西，就像懷了孕的婦人，到底不大舒服的！

本來，巨魔想趁此機會去衝殺猴羣，又恐怕神猴在肚子裏搗亂，於是他索性躺在地上，閉上口鼻，用力運氣，想將神猴活活的悶死。

過了一會，巨魔忽然聽到肚皮鼕鼕亂響，他知道神猴在裏面熬不過悶氣，又想打破他的肚子跑出來，於是他哈哈大笑，對着自己的肚臍眼說：「哈紐曼！你這個奸滑的皮猴子，要是別人的肚子早被你搗爛了，現在你碰到了我，就沒有一點辦法了！」

神猴在裏面，正在發愁，忽然一聽到巨魔的聲音，他也對着巨魔的肚臍眼，大聲的說：

「好啊！康巴喀那！這裏面很舒服哩，比住在暖氣房子還舒服，我也不想出來了。」

「那麼！你餓了怎麼辦呢？」巨魔也有點發愁，但還表示毫不在乎的說。

「這裏面可吃的東西可多啦！」神猴幽默的回答他：「可惜我的朋友不能進來，要不然我可以開一間暈菜館子，菜式可多啦，——紅燒大腸，炒肝尖，溜肚片，糖醋裏脊，炸排骨，還有肺兒湯！」

「哈哈！」巨魔大笑起來：「你怎麼不在我胃裏大吃一頓猴子頭，那是很名貴的菜啊！」

神猴聽了，勃然大怒，趁着巨魔大笑的時候，舞起鐵棒，照準巨魔的心房，就是一棒，只聽得噹啷一聲響亮，好像打中了一個破鐘。

「啊！」巨魔輕輕說道：「你這猴子眞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打聽打聽我的五臟是甚麼做

的，要是你能打爛，我還敢吃你嗎？」

神猴無可奈何的說：「難道你眞是鐵石心腸！」

「對啦！我告訴你吧！」巨魔洋洋得意的說：「當我母親懷孕的時候，她吃的是鐵砂子，所以我的身體比鋼鐵還結實，我肚子裏的五臟，就好像是精鋼做的！」

「那你爲什麼還要吃動物呢？」神猴奇怪的問。

「你眞傻！機器也要上油呀，我吃動物的目的就是取牠們的脂肪給肚子裏的機器上油的！」巨魔舒適的喘一口氣：「除了上油，還要有人打掃打掃，可惜沒有人敢到我肚子裏做這項工作，你來了正好，請你多敲敲啊！剛才你在我的心頭敲了一下，可眞舒服啦，你知道我年年吃飽了就睡，用不着費心思，我眞擔心它已經上銹了呢！」

神猴聽了康巴喀那的話，想到這個巨魔眞難對付，看樣子用鐵棒打他沒有甚麼用處不如用刀來割他吧！說着，他念動眞言，叫聲變，那根鐵棒就變成一把鋒利的鋼刀，他舞起大刀直向巨魔的肺葉上砍去。

「很好，很好，」巨魔對着肚臍眼大叫道：「用刀比鐵棒舒服多了，你最好多砍幾下，也好讓我的血液循環快些！」

神猴又在各處砍了幾刀，可是刀一拔出，傷口便立刻復合，只有幾點紫黑色的血液流出來。他想，各種辦法都用完了！我還是用計策逃出去吧！

於是，神猴大笑道：「老魔頭，我眞佩服你，我想人情做到底，索性替你打掃打掃吧！不過，你的氣管太大了，外面灰塵進來太多了，你能不能停止呼吸一會呢？」

「可以！可以！」巨魔點頭說道：「哈紐曼！量你也跑不出來的，你如果替我做點事，我要叫你死得痛快些。」

神猴不願和他嘮嘮叨叨，果然動起手替他打掃內臟，他拔了一把猴毛，吹了一口氣，就變了許多毛毛蟲，他將毛蟲向上一洒，那些毛蟲就爬到巨魔氣管裏。

「啊呀！癢極了！」巨魔連聲咳嗽道：「哈紐曼，我的氣管生了毛蟲了，你替我清掃一下吧！」

「好！好！」神神看見計劃成功了：「你快點張開嘴，吹一口氣，我將那些毛蟲趕出去。」

巨魔那知是計，果然張開了嘴，只顧吹氣，神猴就順着他的氣勢，向上一竄，從巨魔的口腔鑽出來。

外面空氣新鮮，神猴喘了一口氣，他不敢即刻恢復原形，就蜷伏在莫叢裏休息。

「好了！」巨魔大叫道：「時間也不早了，你還是到我肚子裏去吧！我要叫你痛快的死啦！」

巨魔喊了一會，聽不見神猴的回聲，他心裏想，難道這猴子死了嗎？他也不管這些，舉起拳頭，照着自己的肚子用力亂打。

啄眼睛的蒼鷹

「啊！」神猴實在忍笑不住，在草叢裏笑道：「老傢伙！我在這裏呢！」

巨魔大吃一驚，低頭四看，再也看不到神猴的影子，正在疑惑間，覺得頭上一陣風響，他急忙立起身來，抬頭向空中一看，只見一隻蒼鷹，向他撲來。

「啊！你這死猴子！」巨魔大喊道：「你變了蒼鷹，難道我就不認識你了！」

「啊！」神猴笑道：「那你就任我啄你幾下吧！」

「哼！你在我肚子裏都不能傷害我！」巨魔，將腦袋向前一伸拍着胸脯說：「難道我的皮膚還怕你啄嗎？」

「眞的？」神猴將鷹爪一伸，翅膀一張，箭似的直飛下來，他可不啄巨魔的頭頂，對準他的眼睛，就是一抓。

要知道康巴喀那一身上下，都是天生的刀槍不入，水火不怕，連內臟者那樣結實，但唯有一個弱點，就是眼睛部分，最怕傷害，當他看到蒼鷹的脚爪，直撲向他的眼睛，心裏也慌張起來，急忙將眼睛一閉，被神猴抓去了幾根鋼針般的睫毛。

可是，一個人的眼睛總不能永久閉上的！神猴在他的面前飛來飛去，專等他睜開眼睛，巨魔只有用雙手在眼前亂抓，一面保護自己的眼睛，一面想抓死神猴。

這一來，神猴可佔了大大的便宜，他抓了一陣，雖抓不到巨魔的眼睛，但也將他變成了活活的瞎子。

「老傢伙！」神猴大笑道：「你是跟我捉迷藏的嗎？看你這個怪樣子，眞像小孩子在做遊戲哩！」

「好！我們就賭變化吧？」康巴喀那原來也是精於變化的，不過他憑着本領高强，從來不願以變化贏人，現在被神猴逼得沒有辦法，也只有使用這小巧的本領了。

七十三變

巨魔張開兩臂，挺起脚跟，叫聲「變」！只聽得他渾身骨節亂響，跟着向上一縱，變成一隻金翅大鳥。

大鵬鳥是鳥中之王，一展翅就可以飛上九千里，然後猛向下撲，神猴變成的那隻蒼鷹，和他相比之下，眞是微不足道了。

「看你還向那裏逃？」大鵬鳥發出巨魔的聲音，咄咄怪笑，可是，一轉眼間，蒼鷹忽而

不見了，大鵬鳥東張西望，却找不到牠的行蹤。

「你變大，我變小！」一隻蚊子在大鵬鳥的翅膀下嗡嗡亂叫。

大鵬鳥是看遠不看近的，聽到翅膀下蚊子的聲音，才知道是神猴變的，巨魔心裏想起道：「我眞傻！我這麼大，他這麼小，這樣一輩子也捉不到他，啊！好吧！我變一個專吃蚊子的青蛙吧！」

想着，巨魔突然下飛，身體也越來越小，彷彿像一架噴射機的形狀，漸漸滑到跑道上。神猴變了蚊子，正在想辦法攻擊大鵬鳥，它將蚊子身上的毒液聚在一起，伸出長嘴，像一根細小的針管，他輕輕的叫道：「老妖魔，我給你注射預防虎疾疫苗吧。」於是，他伸出長針刺到大鵬鳥的皮膚上，感覺巨魔的皮膚又粗又硬，再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大青蛙。

「糟了！」神猴暗暗叫苦：「原來老妖魔這樣利害，這一次要是被他吸到肚子裏去，可就不容易出來了。」

「咯！咯！咯！咯！」大青蛙張開大嘴，將草地的蚊子都吸進去，巨魔心裏想：「我吃了這麼多的蚊子，其中總有一個是哈紐曼變的！」

大青蛙吃了一會，吐出一團白沫，嗅了一嗅，沒有一點猴子的味道。

「難道哈紐曼又變了！」巨魔心裏想：「這猴子詭計多端，提防再吃他的虧呀！」

想到這裏，大青蛙向前一躍，發覺後脚已被一團長着許多小針的蔓草纏住了，草上的針刺了他的脚心，又痛又癢，巨魔狠狠的罵起來：「眞倒霉，連野草也來欺負我，滾你的吧！」他一生氣，將那堆荆棘連根拔起，丟在大海裏。

「謝謝你，老妖魔，」野草飄在海面上，化成了一條銀鱗小魚，突然發出神猴的聲音：「我們玩了半天，弄得一身臭汗，正想洗洗澡哩！」

巨魔一看大怒，怪叫一聲，一頭鑽進水裏，變成了一條大鯊魚，張開巨口，露出兩排嚇人的白牙，一口氣吃了幾萬條小鱗魚。

「呀！好險！」神猴已被大鯊魚吸到嘴裏，一下子又滑出來，他立刻變成一個小蚪蝌，搖着尾巴說：「康巴喀那先生，你怎麼連游泳的常識也沒有？你這樣的跳水姿式醜極了，啊！你還是變成大青蛙，保管你得到一個蛙式冠軍哩！」

巨魔聽到神猴的聲音，也暗暗佩服神猴的變化本領，但他最不喜歡人家向他說刻薄話，一氣之下，在海裏大跳大滾，一霎時，海水都被他弄的白浪濤天。

神猴還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在海中翻滾，一個小小蝌蚪，那裏禁得起這樣大的風浪呢！下子就被巨浪推到沙灘上。

巨魔在海裏翻騰一會，以爲神猴被他衝昏了，或者是逃去了，他大聲喊道：「哈紐曼，你在那兒？要是不出來，就算輸了！」

「我在晒太陽呢！」一條美人魚在沙灘上向他招手：「你來不來呀！日光浴眞舒服呀！」

巨魔定睛一看，神猴已經變成一條可愛的美人魚，但這個巨魔平時最討厭女性，反而不願上前。

「怎麼，你不願意上來嗎？那麼，我就要回去了。」哈紐曼想起戰場上的情形，不知道羅摩王子和十頭魔王的戰況如何，心裏倒有點着急起來。

這兩個人各懷心事，表面上却裝着滿不在乎，巨魔心裏想，我的身體太大了，在變化上有點不方便，不能變太小的東西，所以我也要想出一條妙計，才可以捉到他。神猴心裏也在想，我得先想個方法來騙騙他。

「好吧！」巨魔表示同意的說：「我們到戰場上去，再大戰三百回合，我從水路回去！」

哈紐曼心裏想，他是從水路回去的，我還是走在前面，在海面上噴了一陣濃霧，叫他游錯了方向，我們就可以乘機攻破楞伽城，等他回來時，我們早已找到息妲，結束這一次戰爭

了。

巨魔也想了一條毒計，「我在陸地上佈了一陣濃霧，教神猴迷失了方向，我趕回去將那些猴軍都吃了，回去好好睡一次大覺！」

這一次，兩人的計策雖不同，但是用濃霧的方法倒是巧合，不到幾分鐘，海上、陸上，烟霧迷漫，天地間好像一個大蒸籠，混混沌沌的，連人影也看不清楚。

「好大的霧啊！」兩個人心裏暗暗歡喜，還以爲是自己的法力，發出這麼大的效力。康巴喀那在海裏游了一會，覺得很像在一個深淵裏，連方向也看不清楚了，便急忙上岸，向隱隱的楞伽城跑去。

神猴也是這樣感覺，走了一會，覺得大霧越來越濃，深恐在海裏碰到巨魔，便向着遠遠的猴營方向，放開了脚步。

兩個人像捉迷藏似的，在大霧裏行走，神猴走得又急又渴，巨魔也是同樣的，走得又倦又餓，便都躺在山脚下休息。

「啊！」神猴心裏想：「我還是變一隻老虎吧，在這裏安安穩穩的睡一覺，要是遇到那個老妖怪，也不會被他識破的！」

「呀！」巨魔心裏也在想，「我變一條大蟒蛇，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草地上，要是碰到哈紐曼，他也不會認識我的！」

龍爭虎鬥

濃霧漸漸散去了，太陽高高的掛在山頭上，猴軍與羅刹軍仍在戰場上等候消息，雙方都按兵不動，他們知道巨魔與神猴這次賭變化，是他們勝負的重要決定；於是，兩方面都派出

哨兵到處偵查。

羅刹的哨兵，尋找一會，在山凹裏看到一隻老虎，他們嚇了一跳，轉頭便跑，大喊大叫：「哎呀！難道這隻老虎是大魔王變的嗎？」

神猴在一旁聽得清清楚楚，仍然不動聲色的躺在那裏，又聽到羅刹的哨兵也驚惶的跑過來：「哎呀，大魔王沒有找到，倒看到一條大蟒蛇，不知是不是哈紐曼變的呢？」

果然有一條黑色大蟒蛇蜿蜒而來，追趕猴兵們，神猴明白牠是巨魔變的，故意要逗引他，在草叢發出呼呼的鼾聲。

巨魔追趕一會，覺得大蟒蛇行動實在不便，因爲蛇是靠肚皮行走的，等於人在地上爬，但又擔心神猴會發現了他。正在這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看見路邊有一隻老虎睡覺，他心中大喜：「眞巧知，一隻老虎抵過幾十隻猴子，我先吃點點心，壓壓飢火，提起精神再和哈紐曼決一死戰。」

神猴已經聽見了，但他還是裝睡，眼見大蟒蛇爬到他的跟前，突然「知啼」一聲，打了一個噴嚏。

大蟒蛇本想毫不費力的吃了老虎，現在忽然看見老虎醒來，便乘勢一捲，想將老虎捲倒，那知神猴早有準備，便就地一躍，跳到一個山崗上。

大蟒蛇一捲未成，氣得雙眼噴火，心裏想道：「百獸見我大魔王，無不伏伏貼貼，等我來吃，想不到我睡了這麼多年，連老虎也不怕我了。要不是我提防那詭計多端的猴子，現出原形，早就將這畜牲嚇死了！」說着，他身體直立，就像眼鏡蛇一樣站立起來，昂首吐舌，向小山崗的老虎猛撲過去。

老虎看看大蟒蛇剛剛撲到，轉過身來，尾巴直豎，就地一掃，像一條鋼鞭，掃中大蟒蛇的腰部。

神猴這一掃是用了全身的力量，要是普通的蟒蛇，早已被打成數段，現在掃在巨魔身上

，也使他感到腰酸腹痛。

康巴喀那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越發大怒，便施展神力，搖動蟒頭，一直向老虎撞去。

神猴看到大蟒蛇兇勁大發，知道要和康巴喀那硬拼死鬥，佔不到什麼便宜，心想正好藉這機會，消耗他的精力，立刻將身一縱，跳過山澗，在一個高高的頭上大叫一聲：「神猴救我！」

這巨大的聲音，震動山谷，大蟒蛇心中也著急起來，便也大聲喊道：「你是那方妖魔？」

「我是百獸之王，神猴的朋友！」大老虎大吼數聲：「聽說康巴喀那和哈紐曼賭變化，特來助他，想不到遇到你這千年老蛇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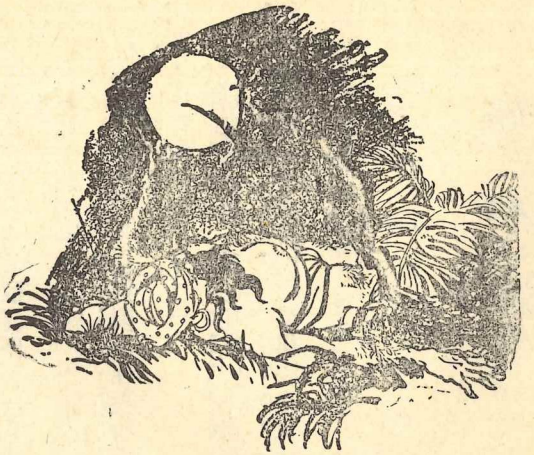
「你看見神猴那裏去了？」巨魔想向老虎打聽神猴的消息

「我看他在大海裏和巨魔鬥法，迷失了方向，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要是我看見康巴喀那出現，就去通知他！」

巨魔不知道老虎是神猴變的，更不敢現出原形，又恨老虎幫助神猴，心想：「我先吃了牠再說，不然我要餓壞了！」

好一場虎蟒大戰，老虎在亂山中跳躍自如，大蟒蛇行動遲笨，不到一個時辰，老虎將大蟒蛇引到戰場上，大蟒蛇已累得滿身大汗。正鬥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猴營陣中吹起了一片嘹喨的蘆笛。

印度人大都會玩蛇的，玩蛇的工具就是蘆笛，大蟒蛇聽到了笛聲，便身不由己的按着節奏跳起舞來。



上。場戰在躺的挺挺直魔巨

蘆笛聲先是宛轉悠揚，後來越吹越急，大蟒蛇也越跳越狂，要停止也不可能了。

原來，當老虎跟大蟒蛇決鬥的時候，猴陣中的納拉已經發覺是哈紐曼和康巴喀那的變化，便和羅摩商量，羅摩自幼就會用蘆笛喚蛇，所以立即令猴軍，吹起蘆笛，迷惑巨魔。

巨魔果然中計，牠想不出什麼道理，忽然笛聲變了，像一支催眠曲，大蟒蛇打了一個呵欠，正要入眠。

「老怪物！」老虎也變回神猴哈紐曼的原形，大叫道：「你的死期到了。」

大蟒蛇在地上一滾，現出康巴喀那的原形，呼呼大睡。一動也不動，原來他被天神戰敗時，規定他半年只有一次醒來吃東西，現在時間已到了。神猴大喜，立刻用鐵棒挖成一個大洞，將巨魔活活的埋葬。

決戰

巨魔一死，羅刹軍陣角大亂，十頭魔王大聲喊道：「羅刹國的戰士，我們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戰，誰也不准退後！」說着，他揮動十件兵器，立刻殺死了幾十個羅刹兵。

這邊猴軍看到巨魔已死，個個精神百倍，就要衝鋒上前，羅摩王子立刻向蘇格禮說：「

我們不要跟他們硬拚，先向後撤退，引他們到山谷裏，再跟他們決戰。」

神猴哈紐曼很贊成羅摩的意見，要求猴王蘇格禮將令旗交給羅摩指揮，羅摩接了令箭，神威大振，他將令箭一指，先向猴王蘇格禮說：「猴王！請帶領前哨猴軍，正面迎戰，只許敗，不許勝，將羅刹軍引到後面的山谷裏，然後急速上山。看見紅旗搖動，才准下山廝殺！遠離戰場！」

蘇格禮答應一聲，忙着點兵調將去了。

哈紐曼也接令騰空而去。

羅摩又大叫道：「納拉聽令，你帶領五千猴軍弓箭手，埋伏在山谷兩側，看見白旗搖動，即刻用亂射殺敵人！」

納拉急忙點好兵將，預備去了。

「請卡皮沙聽令！」羅摩恭敬的說：「請你率領兩翼猴軍，分成四隊，等敵軍主力進入山谷時，你便進攻楞伽四個城門！」

羅摩又將兩面旗子交給他弟弟說：「拉克，你在山頂上指揮他們，如果，羅刹軍的將領逃出來，將他們活捉！等戰事結束後，我到無憂樹林去找你嫂子！」

下完了命令，羅摩將黃旗一展，各將均依照命令，領兵而去。

十頭魔王正在等待猴軍前來決戰，忽然看到猴軍陣勢動搖，心中十分疑慮，他想一定是猴軍擺好陣勢，要將他們全數消滅，他正在思索，巴哈忽然向他說：「大王，我們不能墜入猴軍奸計，我看還是冷靜應付！」

十頭魔王點點頭，立刻說道：「老將軍，你帶領一萬羅刹軍，退入城裏堅守，蘇巴娜妹妹，你帶領衆將與猴軍血戰，我在空中接應你！」

十頭魔王安排已定，只見猴軍陣中一聲吶喊，一股精銳的猴軍向前衝來，當頭一員大將

，正是猴王蘇格禮，他不禁哈哈大笑道：「猴子眞不會用兵，先叫主將前來送死！」

蘇格禮大喊一聲，吹動號角，羅刹軍也像潮水般的擁上去，看看兩軍快要接觸，蘇格禮忽然紅旗一展，猴軍們轉身就跑。

「追呀！」蘇巴娜向羅刹軍大喊道：「你們誰最勇敢，我就嫁給他！」

羅刹們聽了，發一聲喊，爭先恐後的向前衝去。

十頭魔王一看蘇格禮未戰先退，心知有詐，連忙將身一縱，閃電似的趕上蘇格禮，大喝一聲，舉起鐵棒向蘇格禮頭上打下。

拉伐那這一棒用足了十成氣力，眼看猴王就要變成肉醬，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喀嚓一聲，十頭魔王的鐵棒發出一聲巨響，神猴哈哈大笑道：「好力氣！」

十頭魔王定睛一看，原來是神猴哈紐曼將他的鐵棒架住，眞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十頭魔王氣得哇哇大叫：「潑猴子，憑着變化害人，不算本領。你敢與我大戰一萬回合麼！」

「那個怕你？」神猴微笑道：「我還是在空中領教領教吧！」

十頭魔王聽說神猴要與他空戰，正合心意，好讓羅刹軍乘勝向猴軍追擊，當下二人同時騰空而起，在半空中大戰起來。

地面上羅刹軍看見主帥和神猴在空中大戰，更不將猴軍看在眼裏，於是一鼓作氣，直向猴軍衝去。蘇巴娜更是一馬當先，緊跟着蘇格禮，猴王看她追得近了，回身和她戰了幾個回合，又領兵後退。

羅刹軍不知蘇格禮用的是誘敵之計，只顧向前追趕，不知不覺的追到了一個四面環山的大山谷，蘇巴娜高興的喊道：「蘇格禮還不投降，看你跑到那裏！」

蘇格禮跑到山谷裏，一聲口哨，猴兵紛紛向山上爬上去，猴軍的身體個個靈活，爬山又是他們的好本領，不一會就四散開來，只急得羅刹軍在山谷內團團亂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而且後面的羅刹軍還源源而來，眼看一座大山谷已經擁滿了。

愛與罪

蘇巴娜眼看功敗垂成，只氣得連連怪叫道：「戰士們，你們在這兒休息，我去捉蘇格禮！」她仗着自己騰空的本領，一縱身飛到山腰，但一時找不到猴王，只見頭上白旗搖動，山上四面吶喊，千千萬萬枝利箭，直向山谷裏射下，接着是飛沙走石，雨點似的投向山谷裏。

蘇巴娜回頭一看，只見羅刹軍在山谷裏亂成一團，血肉橫飛，她很想飛下去接應他們，只見頭上藍旗一展，爬在半山上的猴軍，紛紛衝下山來，像猛虎走入羊陣，羅刹軍那裏還有勇氣抵抗，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剩下些沒有死傷的羅刹軍，都跪在地上，大喊饒命。

「慘啦！」蘇巴娜失聲痛哭起來，她忽然想起了山頂的藍旗，心想，搖旗的那個人，一定是猴王蘇格禮，我只要殺死他，也算替我們羅刹軍報仇了！

說着，她一縱身，向山頭上飛去，果然見到藍旗搖動，原來是拉克王子。拉克王子正在高興，忽然見到蘇巴娜站在他的面前，他冷冷的說：「蘇巴娜，你的軍隊都完了，我准許你投降！」

但這個兇惡而又多情的羅刹女，想起了過去的事情，嘆了一口氣，冷冷的搖搖頭。

「那麼，你是來找我決鬥嗎？」拉克舉起長劍。

「不！」蘇巴娜流着眼淚說：「拉克！我願意死在你的劍下！」

「你……」拉克王子怔了一怔，看着蘇巴娜愁苦的面容，心也軟了，他轉過身來，輕聲的說：「你走吧！我不殺你，希望你以後學做好人！」

「我愛你！拉克！」蘇巴娜擦擦淚：「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也不配愛你；不過爲了愛，我恨你，我與你們爲敵，我哥哥也是爲了愛息妲，惹下了這麼一場血戰，犧牲了這麼多

的生命，我們是罪人，但是，我們的愛都是眞的！」

拉克聽了蘇巴娜的話，更不忍心向她動手，反而溫和的對她說：「我明白這些好了，回去吧！你看，楞伽城已經起火了！」

蘇巴娜擡頭一看，只見楞伽城火勢熊熊，她眼見自己生長的地方化成灰燼，心裏更覺酸痛。

「還不走！」拉克大聲喝道：「否則趕快投降！」

「好！我走，我也該走了！」蘇巴娜轉過頭來，慢慢走到懸崖前面，大叫一聲：「天啊！讓愛與罪同歸於盡吧！」一縱身，她閉着眼睛從懸崖跳下去。

拉克看見蘇巴娜死了，怔怔的坐在山頂上，想到從前的情景，心中反而難過，他更懊悔少年時一時氣盛，將蘇巴娜的耳鼻割下來，又想到羅刹雖然兇惡，但在臨死時還有點人性，想到這裏，他立刻飛步下山，向楞伽城跑，他想找到卞皮沙，阻止他們同類相殘。

大破楞伽城

楞伽城已是一片火焰，到處都是哭聲和喊聲，卞皮沙手裏提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拉克一看，正是那老奸巨滑的巴哈！

「拉克王子！」卞皮沙高興的向拉克喊道：「我們勝利了，你那邊怎樣？」

拉克點點頭。

「你來了正好，」卞皮沙指一指火頭：「你快去幫幫哈紐曼！」

拉克向火光中一看，只見十頭魔王和神猴正打得激烈，十頭魔王只剩下三個腦袋了，看樣子其餘的都被哈紐曼砍掉了。

「哈紐曼！我來幫忙！」拉克大叫一聲，挺着劍向火焰裏衝去。

十頭魔王正苦戰神猴不下，一看拉克又來參戰，心裏一慌，一顆腦袋又被神猴打碎了。

一片火焰，到處是哭聲，喊聲，猴軍攻破楞伽城。

此時，拉伐那敗仗已露，拉克向神猴說：「我們快將這惡魔殺了吧！」

「羅摩的計策成功了嗎？」神猴向拉克笑起來：「你辛苦了，我要捉活的！」

「好！」拉克點點頭：「我們完全勝利了，羅刹軍都被消滅，蘇巴娜和巴哈也都死了！」

拉伐那聽見拉克的話，心中又驚又痛，一陣心慌，一個腦袋又挨了神猴一棒。

「羅摩那妻去了？」神猴笑吟吟的說：「我怎麼沒有看見他呀！」

「他救息姐去了！」

聽了拉克的話，倒提醒了十頭魔王，他心裏想：「趁我還沒有戰死，我去將息姐打死了吧！」

想着，一轉身，向拉克衝來，拉克連忙將身一讓，運劍抵擋，十頭魔王趁着空隙，閃電一樣的失去了蹤跡。

魔鬼的下場

神猴一看十頭魔王乘機逃走，立刻如影附形，跟蹤追上。但是，狡獪的拉伐那，知道神猴的飛行術比他利害，他故意在天空中忽上忽下，等到飛臨到無憂樹林的上空，便一下鑽到濃密的樹林中。

樹林裏濃蔭蔽空，昏黑如夜，神猴路途又不熟悉，正焦急間，忽然見羅摩王子飛奔而來哈紐曼大聲叫道：「羅摩，你到那裏去？」

「我去尋找息妲，我怕拉伐那要害她！」羅摩說。

「拉伐那現在躲在樹林裏。」神猴靈機一動，「你用神箭燒林吧！先解決了那個魔頭！再去迎接王妃！」

羅摩急忙拔出一根神箭，射向樹林裏去，那神箭立刻發出火光，將一座森林燃燒起來，這原始的森林從來沒人到過，枯木落葉，最易着火，一會兒便變成了一片火海，神猴恐怕燒到息妲的宮殿，便向空中吐一口氣，化成一陣大雨，保護息妲的寢宮。

「我想拉伐那一定被燒死了！」羅摩將箭收回，向神猴說。

「不會的！」神猴搖搖頭，「以十頭魔王的法力，那會燒死他；不過我們可以發現他躲着的地方的。你看！」

羅摩縱目看去，果然在熊熊烈火中，只有一塊地方仍然清綠如常，神猴笑道：「我去捉他，你在一旁躲着用神箭射他的眼睛。」

神猴跳入林中，大喝一聲，「拉伐那，你已作惡到頭，還不舉手投降嗎？」

拉伐那正在運氣休息，忽然聽到神猴的聲音，冷冷的笑道：「甯可戰死，也不能受辱偷

生。」說着，他挺身而起，將頭一搖，眼睛放出兇惡的綠光，鮮紅的舌頭吐出點點的血，舉起兵器，像一個厲鬼似的向神猴撲來。

神猴知道這是十頭魔王垂死的掙扎，不願和他力敵，只引誘他走出了樹林，然後向羅摩暗示。

拍的一聲，一點綠色的光亮熄滅了，十頭魔王揉着眼睛，痛得哇哇大叫：「是誰用暗箭傷我？」

話猶未了，神猴跳起身來舉棍就打，故意向天空一指，說：「哪裏有人，分明是天神在處罰你！」

十頭魔王心中一懍，隔開鐵棒，又拼命向神猴撲來，神猴一跳昇空，羅摩又發出一排連珠箭，射到十頭魔王身上。

十頭魔王的眼睛被射瞎了，但他飛入空中，憑着記憶力，向楞伽城飛遁。

神猴向羅摩王子大叫道：「好了，你去追他，我去迎接息妲！」

羅摩點點頭，搭起神箭，一支支的再射向十頭魔王，可憐沒有眼睛的拉伐那，身上就像刺蝟一樣。他奮力飛到魔宮上空，再也支持不住了，便像一塊大石頭跌落下來。

楞伽城裏的羅刹車正在和猴兵進行巷戰，忽見十頭魔王的屍首掉下來，知道大勢已去，便豎起白旗，一齊跪在地上。

「將他們都殺了吧！」猴王蘇格禮向拉克、納拉和卞皮沙大叫道：「不要留下一個活的！」

「不可以！」羅摩趕上來說：「現在元兇已死，勝敗已定，我們要對他們寬大，要他們變成好人！」

衆羅刹們聽到羅摩的話，齊聲感激，羅摩又轉向卞皮沙說：「你的哥哥已死，現在你就是羅刹國的國王了，我們都尊敬你，幫助你成立一個新國家！」

卞皮沙含淚答應，立刻傳令衆羅刹們，大開宮門，迎接猴王，猴王也命令猴軍，停止報復行動，然後陪着衆將走進魔宮的貴賓室裏。

自焚明志

大家坐下，正商量戰後的問題，忽然猴兵來報，神猴哈紐曼已把息姐王妃接來了。

聽說息姐到來，猴軍都蜂擁而來，大家要看一看引起這場戰爭的絕代美人，息姐像新娘似的從轎子裏高興的走出來，她向衆人行禮表示謝意，然後合着掌走到羅摩的面前，跪在他的脚下，嗚咽的流下快活的眼淚。

「親愛的夫君，想不到我們終於見面了，這是在夢中嗎？」

羅摩站起來，默默的看着她，衆人以爲他一定會高興的擁抱着妻子的，想不到他忽然仰天嘆一口氣，臉色反而黯淡下來，好半天，他咬一咬嘴唇，似乎忍耐着極大的痛苦，然後冷冷的說：「息姐，現在我們才是眞正的分開，你應該明白，我們國家的戒律，妻子不能離開丈夫與別的男人在一起，即使她的丈夫還是愛她，也爲世人恥笑！」

「那你爲什麼千辛萬苦來救我？」

「我戰勝敵人只是恢復你的自由，並不能再要你做我的妻子了。」

「天啊！……」息姐哇的一聲哭起來。

「別哭！」羅摩說：「你的眼淚不能洗去我們的恥辱，世界上沒有人會相信你和十頭魔王住在一起這麼久還能保持貞操的，一個王子不能要失去貞操的妻子！」

「我是清白的！你爲什麼這樣懷疑我呢？」息姐擦一擦眼淚站起來，「啊，早知如此，還不如死的好！天哪！」

哈紐曼看到這樣情形，忍不住憤怒起來，「羅摩！你怎麼這樣疑心，這樣封建？早知如此，我們也不來幫助你了！」

蘇格禮和衆將大喊道：「難道我們的血是白流的嗎？羅摩，你不能這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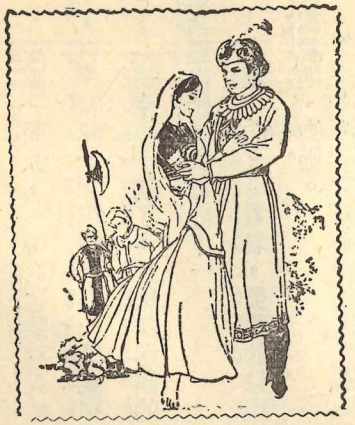
大家齊聲向羅摩喊叫，羅摩只是流淚，低頭無語，息妲向猴軍揮了揮手，冷靜的說：「我很感謝各位的心意，我也原諒我的丈夫，他愛我，但他更愛他的名譽；爲了兩全，我已經想出一個辦法！」她回轉頭向拉克說：「弟弟！請你預備一個火葬的柴堆，我要在火焰裏證明我的心跡。」

猴軍們還在吵鬧，息妲又高聲的說：「各位請聽我最後一句話，我替丈夫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人類沒有你們猴類天眞、純潔，這種貞操思想是我們人類可恥的自私行爲，但我們不能馬上打破這個陳腐的老規矩，也許在將來可以慢慢的改好；我和羅摩都感謝各位的恩德，但是各位要明白，如果我遵照各位的意見，反而教羅摩痛苦一生，要我們的國民永遠恥笑我們，這樣我還不如死的好，也許我死了，我們人類才能覺悟到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以後才可以減少這些悲劇。」

猴軍們聽了息妲的話，明白了人類和他們不同的習俗，心裏雖不滿意，但看到息妲堅決的表情，也不願多說了。拉克王子在魔宮前燃起熊熊的火焰，息妲吻一吻羅摩的脚。又向衆人行了一個告別禮，然後安靜的向天神禱告：

「神啊！爲了證明我是貞潔還是罪惡，我要回到你的身邊，求你賜福給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吧！」

禱告完畢，息妲不畏懼的跳進熊熊的火焰中，在場的人都爲她悲慟，羅摩王子忽然瘋狂的哭起來：「妻啊！等等我，我們一起到天國去吧！」



息妲了起扶中燼灰在子王摩羅。

羅摩一面哭，一縱身也跳進火堆中，大家想去阻止他，忽覺眼前一黑，那堆火忽然熄滅了，再一瞬間，天空中現出一道柔和的光亮，大家舉目觀看，只見祥光中有一位神仙厲聲的說：「羅摩王子聽了，趕快扶起你的妻子，她沒有罪也沒有羞恥，你們應該相敬相愛，快回去治理你們的國家吧！」

大家再向火場看看，美麗的息妲仍然安詳的站在灰燼中，羅摩流着眼淚走上前，輕輕的擁抱着她、吻她。

衆猴軍都高興的歡呼起來，就在火場旁跳舞、唱歌，慶祝勝利與羅摩夫妻的團圓。

回國

戰事結束了，楞伽城由卞皮沙統治，恢復了和平幸福的生活；蘇格禮帶着猴軍凱旋回國；神猴哈紐曼開始他雲遊天地的生活；納拉也回家了；大家握手告別的時候，都約定後會的日期。

羅摩王子和拉克王子送走了友人，也帶著息妲回國了，這時，國人都聽到羅摩戰勝羅刹的消息，全國人夾道歡迎。羅摩的弟弟婆羅多將寶座上那雙鞋子交給羅摩，請他正式接任國王。從此這個「印度王子與神猴」的故事，永遠流傳人間。

（全書完）

THE PRINCE OF INDIA AND
THE MARVELLOUS MONKEY
BY HSU SHU

COPYRIGHT © 1980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印度王子與神猴

水牛少年文庫 2

改寫者	徐　　速
發行人	彭　　誠　　晃
出版者	水牛出版社
發行所	水牛出版社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
電　話	3210757
再　版	中華民國69年7月15日

P69715　　S2000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書預告

- 一套聞名世界的青少年知識叢書—「知識博覽」即將出版了！
- 一套共24本，內容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傳記、文藝，並涉及地理、歷史…等多方面知識；文筆暢達，深入淺出，極富啓發性，適合國中以上之青少年閱讀。
- 本套書聘請國內知名教授、專家鑑定，保證爲當今一流的青少年叢書。
- 全套書採32K精裝本，並有美觀大方的盒套，便利讀者珍藏。

知識博覽

①天體與宇宙
②活生生的地球
③百年後的世界
④開拓未來的科學
⑤奇妙的自然界
⑥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
⑦生命的奧秘
⑧幽靈存在嗎？
⑨電腦世紀
⑩太空飛行七〇萬公里
⑪萬能機器人
⑫逃出南極
⑬鸚鵡號北極潛航記
⑭奧之孟船長冒險記
⑮金字塔的秘密
⑯神秘的瑪耶王國
⑰猛獸王國—肯亞
⑱戈壁沙漠之謎
⑲國際情報員秘辛
⑳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
㉑海倫凱勒林肯的青少年時代
㉒少女安娜的悲劇
㉓世界名醫野口英世傳
㉔我與印度豹